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安娜·卡列尼娜

 **eBOOK**
网络资源 非卖品

作者托尔斯泰

俄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列夫·尼古拉那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出生于土拉省谢金斯基区的贵族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后来就迁到监护人家里居住。16岁那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先后学习东方语和法律，对哲学也有浓厚兴趣，并开始接触了上流社会。三年以后，他退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从事农业的经营。1851年去军队服役，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尔之战。六十年代后，他决定回农村定居，一直到去世前，都在家乡生活。

托尔斯泰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塞瓦斯托波尔尔的故事》、《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自传体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等作品。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使他获得了终身的荣誉。由于他有丰富的经历，对上流社会、农村和军队的生活都很熟悉，加上对社会有深刻的独到见解，所以他的作品成了反映俄国社会的“镜子”，受到广泛重视，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和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863至1869年之间。这部巨著一共写了五百多个人物，展现了十九世纪前期俄法战争的过程和俄国的社会风貌，是一幅雄伟的“历史画卷”。书中写到的俄国军队和人民为战胜拿破仑的法国侵略军、拯救祖国的牺牲精神，刻划的几个贵族青年在国家安危的关键时刻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个人遭遇，都深深打动了人心。

《安娜·卡列尼娜》是七十年代问世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个聪明美貌、有才华有热情的女性，她大胆追求自由和爱情，不顾丈夫卡列宁的阻挠和社会的责难，毅然离开家庭，和军官渥伦斯奇一起生活。但是封建的宗教、法律严酷地束缚住她，使她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渥伦斯奇又不能真正理解她。她自己也因为孤身奋战轻率行事，在彻底失望以后，走上了绝路。安娜的悲剧深刻揭示了俄国社会对人们精神的桎梏。书中卡列宁的形象，虽然与安娜截然不同，但同样是体现了这种精神桎梏的。

小说中，和安娜的爱情悲剧并列的，还有地主列文的故事。列文为人真诚善良，但又思想保守。他极力想改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振兴农业，但不能成功，最后不得不苦恼地陷入家庭琐事中并转而皈依宗教。

1889至189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复活》。书中写贵族聂赫留道夫在法院陪审时，发现被告玛丝洛娃就是他当年曾引诱过的农家女儿。良心的谴责使他为营救玛丝洛娃而奔走，后来终于求得了精神上的“复活”。这部小说对当时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也批判了宗教。作者因此还被开除了教籍。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不仅是个杰出的作家，还是一位有强烈爱憎、热爱和关心人民的思想家。他的爱憎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写作上，而是付诸实践中。

他在家乡一直试图改善农民的生活。1856年，他还想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后来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他经常站在农民一边，调解和地主的纠纷。他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办起了农民学校，出版教育杂志，还亲自动手写了《识字课本》《俄语读本》，甚至去学校教书。九十年代初，俄国发生严重饥荒。托尔斯泰亲赴灾区访问，组织免费食堂，主持募捐。他还不顾妻子的反对，宣布放弃1881年以后自己一切作品的版权，把钱用于社会救

济。他曾经上书沙皇，指责统治者不关心人民的疾苦。

晚年，托尔斯泰有感于贫富悬殊的现状，为自己过着优裕的生活深为不安。他一再想放弃家乡的贵族生活，到外边过平民生活。他和农民一样干活，穿一样的衣服，不再参予贵族的活动。这种“自我完善”的思想和行动虽然不能改变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但是体现了这位热爱人民的作家的可贵之处。

1910年11月10日，托尔斯泰82岁。他瞒着家人出走，想到高加索去，不幸途中患了感冒。十天以后，人们在乌拉尔铁路的一个车站上（现已改名叫列夫·托尔斯泰站）发现了他的尸体。

列夫，托尔斯泰不仅是俄国，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将永留人间。

前 言

我们提倡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外国名著。好处至少有两条：一，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等等；二，让他们吸取营养，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如今是开放的时代，对教育孩子们来说，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而小说有故事有描写，都以情感人，更容易为孩子们接受。

小说有篇幅短的，有篇幅长的。有些小说篇幅较长，孩子们往往没有耐性或者没有时间把它读完，但是读一读又很有好处。我们打算改写这样的小说，让孩子们读了知道个大概，也能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再去读全译本。我们想用这个办法编成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让孩子们花比较少的时间，能够通过外国的著名小说得到开阔眼界和吸取营养的好处。

外国的著名小说多得数不清，往往一位作家就有好几部。我们打算每个作家只选一部，当然选最适宜给小读者们读的。改写的时候，努力做到保持作者的原意和风格，还要让孩子们容易读下去。每部改写本都附一篇作者的小传，作者的其它作品，拣重要的在小传中作概要地介绍，好让孩子们读了留下个印象，将来再去读译本或原本。

内容提要

安娜是位美丽迷人又真诚坦荡的女性。她的丈夫卡列宁冷酷、虚伪，只知道追求功名荣誉，他们之间从没有过真正的爱情。一个偶然的机，安娜遇到了热烈追求自己，也为自己所爱的渥伦斯奇。安娜再也不愿过互相欺骗的家庭生活，毅然出走与渥伦斯奇同居。结果，她的行为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冷遇。在强大的压力下，安娜感到渥伦斯奇对她的感情日渐冷淡。最后，安娜在痛苦与绝望中卧轨自杀。

庄园贵族列文是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列文爱上了贵族小姐吉提，经过一番波折，总算与她“美满”结合了。列文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一直在自己的庄园搞农事改革，结果失败了。在绝望中，他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他皈依了宗教。

安娜·卡列尼娜

在司忒潘·阿卡谛那维奇·奥布浪斯基公爵的家里，一切都乱了。

妻子杜丽发现他和从前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暧昧关系，立刻大闹了一场，声言再不能和他住在一起。奥布浪斯基晚上只好到书房的沙发上去睡，而杜丽，三天以来就没走出过自己房间一步。家里人都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没意思，英国女教师和女管家吵了架，准备去另谋职业；厨师走了，厨娘和马车夫也辞了工。小孩子到处乱跑，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

奥布浪斯基知道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只好忍气吞声。可妻子不见他的面，他想去认错也不行。

“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几天他一直在想办法挽回局面。到底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能帮他劝说杜丽的人，就是住在彼得堡的他的妹妹，安娜·网卡谛耶夫娜。于是，他去给安娜拍了电报，请她立刻到莫斯科来。

吵架后的第三天早晨，奥布浪斯基刚从沙发上醒来，仆人马特伟走进来递给他一封电报。他拆开一看，脸上的愁容消失了，笑着对马特伟说：“我妹妹明天就要来了。”

奥布浪斯基梳理完头发和胡须，吩咐马特伟把安娜要住的房间收拾好，就穿上皮大衣去上班。

想起妹妹安娜，自然也就联想到妹夫亚历克赛·亚力山特罗维奇·卡列宁。奥布浪斯基现在的职位，还是靠卡列宁给引荐得来的。奥布浪斯基从小就懒散又顽皮，喜欢过放纵的生活，可是他的运气不错，才三十多岁的人，就已经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里当了一名体面的官，薪金很不少。他凭着温和又开朗的性格，从不和同事们发脾气，不争论，也不嫉妒，所以得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欢心。

奥布浪斯基来到班上，和遇到的人一一打了招呼，就开始办理公务。听着秘书的汇报，他心里却在想：“半个钟头以前。他们的长官还象个有罪的小孩啊！”

休息的时候，他点着一支烟吸着，走进私室。门房跟进来对他说：“刚才有个什么人要见您，我叫他等办公完了再来……”

“他在哪儿？”

“那不是！”门房指着门外。

奥布浪斯基望过去，见一个蓄着卷曲胡须，肩膀宽阔的健壮男子正急匆匆地跑上台阶。他立刻认出来了，就迎上前去。

“哦，原来是你呀，列文！你怎么肯驾临我们这个巢穴里来了？来了好久了吗？”

他拉着列文的胳膊，走进屋里，就向同事们介绍起来：“这是我的朋友，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列文，一位运动家、牧畜家、猎手，单手可以举起五十普特呢！噢，他是卡拉金斯基县的议员。”

“不，我已经不在县议会了。”列文皱着眉头纠正说，“我和他们所有的人吵了架，不再去参加议会了。”

“为了什么？”奥布浪斯基笑着问他。

“哦，简单一句话：一方面那个议会什么也没干，也什么都干不成，简

直象个玩具，我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它又是结党营私的工具，和从前的监督裁判所一样，只不过形式上不受贿赂，而是拿薪水……”列文越说越激动，好象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他的意见似的。

奥布浪斯基连忙打趣他说：“我看你快成了保守党了。”又仔细打量起列文穿的一身新做的法国式西服，“咦？你不是常说，你不再穿西服了吗？怎么今天？……”

列文的脸突然红了，而且象孩子一样难为情，说话也不顺畅了：“我，我有件事，要和你，和你单独谈谈。哦，也就一两句话，其实，也不特别要紧。”

“什么事？”

“薛杰已兹基家里的人怎么样？一切照旧吗？”说出这话，列文的脸红到了脖子根。

聪明的奥布浪斯基立刻明白了列文的意思，眼睛愉快地眨着，“好啊！我本应该让你到我家去的，可我，我的妻子病了。这样吧，薛杰巴兹基家的人四点到五点在动物同里玩，吉提去滑冰。你可以到那里去见他们。我这里忙完了，就去找你，一道去吃晚饭。”

“好极了，那么再见！”

“当心！我知道你，说不定又一下子跑回乡下去。”奥布浪斯基露出神秘的笑。

“不会的！”列文说完，仍然是急匆匆的步子，走了出去。

住在乡下的列文，在离开莫斯科两个月以后，这次又来到这里，他要办的事，奥布浪斯基已经猜到了。他是来求婚的。那位姑娘正是杜丽的亲妹妹，薛杰巴兹基公爵的三女儿，吉提。

列文家和薛杰巴兹基家都是老贵族，彼此交情很深，列文又跟吉提的哥哥同时进的大学。那时候，他经常出入这个家庭，和每个成员都很熟悉。列文从小失去了父母。对于大家庭的生活，他还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特别是老公爵的三个女儿都那么漂亮、聪明，他简直看不出她们有什么缺点了。

在学生时代，他先爱上了杜丽：杜丽和奥布浪斯基结婚后，他又爱上了二女儿纳塔丽亚，而纳塔丽亚很快又嫁给了一个外交家。于是，他发现，他真正爱的是最小的吉提。

本来，出身贵族并拥有资产的他，向一位公爵的小姐求婚，是很简单的事，很可能成功。偏偏列文却迟迟没有表示出来。他有些自卑，总觉得吉提不会爱自己，她的亲属也不会同意。他 32 岁了，在社会上还没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同辈人，有的已经做了团长、副官，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成了银行或铁路的经理，或者象奥布浪斯基那样，当了政府的长官。而他，仅仅是一个从事农业和牧畜的乡下地主——在社交界人们看来，这是一个没有才能、没有出总的人做的事。所以，列文在和吉提相处两个月以后，断定事情没有可能，就突然离开了莫斯科回乡下去了。他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农业。

在乡下过的两个月中，他几乎天天都想着吉提，又觉得没有会被拒绝的理由。这个问题不决定，真让人片刻不得安宁。他这次到莫斯科来，就抱定了求婚的决心，如果成功了，就立刻结婚。岁数不小了。

下午四点钟，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看见薛杰巴兹基家的马车停在这里，知道吉提他们已经来了。天气晴朗而且寒冷，他沿着通往溜冰场的小路走，暗暗嘱咐自己：“别太激动了，镇静些。”可呼吸越来越感到困难了，“怎么搞的？傻瓜！”

前面传来雪橇滑动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他急走几步，溜冰场就展现在眼前了。立刻，他在川流不息的溜冰者中，一眼就认出了她。

吉提正站在冰场的那一边，和一个妇女交谈。她的衣服和表情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列文找到她，就象在尊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容易。这一刹那间，他心头狂喜又有点恐惧，虽然努力克制着不去看，可心里却只有她。

那边有人喊：“喂，列文，俄罗斯第一溜冰家，来了好久了吗？快穿上冰鞋吧！”

列文抬头望去，见是吉提的堂兄弟尼古拉，正坐在园里的椅子上，就朝他走过去，还大声叫道：“我没带着冰鞋呀！”

他马上感觉到吉提听见了他的声音。她已经转过身，迈开双脚朝他们滑过来，怕摔倒了，张着两臂以防万一。转弯之后，她才大滑了一步，过来站在尼古拉身边，拉住他的手，又向列文微笑若点点头，她那一头金发，孩子气的脸，纤小秀美的身影，尤其是温柔而诚实的目光，使列文感到喜悦。

“你来了很久了吗？”吉提把手递给他。

“我？啊，没有，没多久，昨天，不，我是说今天，我刚到。我要来，来看你。”列文说了这句话，脸已经涨红了，又忙加上一句：“不知道你会

溜冰，而且溜得很不错。”

“这里的人都说，你是最好的溜冰家呢！”吉提用带着黑手套的手拂去暖手筒上的碎冰，“穿上冰鞋，我们一起滑吧。”

“我马上去穿！”列文说着，就跑去租冰鞋，心想，“一起来滑吧！她说的。看来我有希望。好了，让胆怯滚开吧！”

不一会儿，他穿上冰鞋，脱下大衣，走到冰场上，毫不吃力地转换着方向，几步就滑到吉提身旁。她把手伸给他，两个人并肩起步，越滑越快，她把他的手也越握越紧了。

“和你一道滑，我学得就快。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相信你。”吉提笑着大声说。

“你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有自信了。”列文说出这样的话，自己也吃了一惊，脸又红了，忙瞟了吉提一眼，见她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甚至微微皱起了眉头。“有什么不愉快吗？不过，我没权力问的。”他忙说。

“不，没什么。”吉提把话岔开，“噢，琳璫小姐在那里呢！她喜欢你，你去见她吧！”

列文只得跑过去，和那位法国老妇人说了几句。等他回到吉提身旁的时候，她的脸又重现了平静的常态。两个人随便说起来。

“你冬天在乡下住着，真的不闷气吗？”

“不，不觉得闷气。我非常忙。”

“这次来，要住很久吗？”

“我，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列文决定打破这种平静的局面，就大胆他说：“真的不知道。这完全在你了。”说完，他又恐慌起来。

吉提的脸色又变了，低下头把脚踏了两下，急忙从他身边溜开，朝脱冰鞋的小屋滑去。

“我的上帝，快来帮我吧！”列文不由得祈祷了，“我说了些什么？”

他看见吉提已经换好鞋，从小屋里走出来，准备走了。她的母亲公爵夫人，已在台阶上迎接女儿。列文想了想，也去还了冰鞋，离开冰场。在公园门口，他追上了她们母女。

“看见你很高兴。”公爵夫人毫无表情地打着招呼，“我们礼拜四在家。”

“今天就是礼拜四。”

“噢，我们会高兴看见你。”公爵夫人说，脸上却没有笑容。

吉提感到母亲太冷淡了，就回过头来，对列文笑了笑，说：“晚上见！”

正在这时候，奥布浪斯基歪戴着帽子赶来了。他和丈母娘说了几句，就挽起列文的胳膊。“走吧，我们去英国饭店。”

列文跟着奥布浪斯基走了，可他耳边还不住地响着“晚上见！”这句话，还看见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吉提的微笑。他的心情也随着变得愉快了。

然而，到了晚上，列文走向薛杰巴兹基家的时候，他的心情又沉重了。刚才在英国饭店，奥布浪斯基的话总是响在耳边：“你认识渥伦斯奇吗？他是你的情敌，一个十分可爱的和藹的有教养的男人，现在正狂热地爱着吉提。而且吉提的母亲也……事情微妙得很呢！”

列文的心乱了。他感到原有的神圣的感情被“做了人家的情敌”的事玷污了。不过，他并不想示弱，还是准备来见吉提，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

此刻，吉提在自己家里，也有着青年人初临战场的感觉。她刚十八岁，可在社交界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两个求爱者：列文和渥伦斯奇，使她的双亲第一次认真考虑了她的终身大事。老公爵赞同列文，说他和吉提相配再好没有了。公爵夫人却不喜欢列文。她不喜欢列文经常发表令人奇怪的激烈的见解，不喜欢他在社交界那么羞怯，更不喜欢他专心致力于农业和畜牧，过古怪的农村生活。她顶不喜欢列文的是，当他明显地爱上吉提以后，经常上门来，却好象在观察什么，全不懂一个男子常去拜访未婚女子是应该表明来意的，甚至后来突然就走掉了，回乡下去了。

渥伦斯奇的出现，使公爵夫人异常高兴。渥伦斯奇出身望族，富有，聪敏。作为士宫生，他的前程灿烂。而且，他那么多情：在舞会上向吉提献殷勤，请她跳舞，又找上门来；表示诚意。可以看出来，吉提也爱上了他。前几天，渥伦斯奇对吉提说，他们兄弟都习惯听母亲的话，重要的事要由母亲决定，而过几天，他母亲就要从彼得堡来了，他感到特别幸福。这种暗示，使公爵夫人更加渴望把吉提的婚事定下来。所以，今天下午当列文重又出现的时候，她很冷淡，不希望再发生波折，特别担心女儿碍于名声而答应列文。当母女俩回到家以后，公爵夫人忍不住问起来。

“他来了很久了吗？”

“他今天才来的，妈妈。”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母亲那么严肃，使吉提猜出她要说的的是什么，“不，请您什么都别说吧，那种事多可怕呀！我知道，我全知道。”

“你不会对我隐瞒什么吧？”

“不会的。妈妈。”

饭后，吉提想到列文就要来了，心不由得怦怦直跳。她默想着过去和列文相处的日子，总也抹不掉对他的好感，在他面前自己总是直爽的，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愉快。可想到渥伦斯奇的时候，她又被幸福生活的远景所吸引。在决定一生命运的大事上，她还是选择了她。

七点半钟，她刚下楼来到客厅，仆人就进来报告客人的到来：“是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列文。”

这一瞬间，吉提的脸苍白了。她相信列文是故意早来的，要和她单独会面，又马上想到，为了爱一个男子，自己就要伤害另一个她喜欢的男子、残酷地伤害他……但是，不得不这样。

“我的天，我真要亲口对他说吗？告诉他，我不爱他？这是撒谎。噢，我还是走开，不见他吧。”她走到门口。可已经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不行，这是不诚实的。我怕什么呢，我又没做错事，我要说实话。啊，他来了！”

列文强壮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我来得太早了。不过，我就是要在只有

你一个人的时候来看你。”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看她。

“啊，妈妈就要下楼来了。”吉提红了脸，也不知嘴里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要在这里住多久，那……那完全看你。”

吉提的头低下去了。

“是完全看你。”列文鼓起勇气说，“我的意思是，是说……我特意为此来的……你，做我的妻子。”他终于说出了那最重要的话，然后突然中止了，望着她。

吉提艰难地呼吸着，心头一阵狂喜。第一次，一个男子向自己求婚了，她感到幸福。可她马上想到了渥伦斯奇，就抬起头，望着他，迅速地答道：

“不，那不能够……原谅我。”一瞬间，她感到和他相距多么遥远啊！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列文说，不再看她，鞠了一躬，就准备退出去。

但是这时候，公爵夫人下楼来了。她看见这两个人困惑的神态，立刻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事。“谢谢上帝，她拒绝了他。”公爵夫人心想，就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向列文随便问起了乡下的生活。列文只好坐下回话，等别的客人来了，再溜走。

过了几分钟，吉提的朋友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了进来。这个削瘦的女人在吉提家常遇到列文，可总不喜欢他，也不希望吉提嫁给这个古怪的男人。为了这个，她一见到列文，就想尽办法挖苦他，嘲笑他。今天，她也不想放过机会。

“噢，是你呀！”她把被烟熏黄的手递给列文，想起他曾经说莫斯科是巴比伦的话，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你怎么又回到我们腐败的巴比伦来了？是巴比伦变好了呢？还是你堕落了？”说完，她得意地瞧了吉提一眼。

“我的话你记得这么清楚，我真非常荣幸。”列文说。他急于退出去，就不想再说什么。

可公爵夫人又问起他来：“你忙着议会的事。不能在这里住长了吧？”

“不，我已经不是议员了。”列文有些生气，故意说，“我要多住几天呢！”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看着列文发呆的面孔，心想，“奇怪，他今天没有好辩的神气，出了什么事了吗？”就又主动进攻说，“有件事，还要请你跟我讲明白毛我们家领地里的农民和女人们把他们的东西通通吃光喝光了，现在还缴不上租子。这是什么道理？你可是常常那样称赞农民的。”

“原谅我，夫人。这种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什么。”列文说着，站了起来。

门又开了。进来的是一位太太，后面还跟着一个军官。

“这一定是渥伦斯奇！”列文心想，回头望了望吉提，见她的眼睛顿时明亮了，知道她爱那个人。列文就决定再坐一会儿，要看看，这个吸引住吉提的男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列文属于这样一种人：当遇到胜过自己的敌手，总是带着刺痛去寻找对方的长处。

渥伦斯奇的长处，真是一目了然。他身材不很高，却很健壮，脸色黧黑却十分和蔼、漂亮而又沉稳、果决。剪短的黑发和新剃的下颌，崭新的军装，都显出朴素雅致的风格。进来之后，他先问候了公爵夫人，又走到吉提面前，谦逊地鞠躬，把手伸给她：随后，对在场的每个人都寒暄几句，却独独没有

巴比伦，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繁华古城。常借指奢侈堕落的城市。

看列文一眼。

“让我来介绍，”公爵夫人指着列文对渥伦斯奇说，“这是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列文。”又转向列文，“这是亚历克赛·吉里罗维奇·渥伦斯奇。”

渥伦斯奇这才亲热地望着列文，和他握了手，说：“早就想认识你了，可后来听说你回乡下去了。”

“他一向是瞧不起并且憎恶我们这些城里人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又趁机向列文进攻。

渥伦斯奇却笑着把话引开，问列文：“你常住在乡下，冬天一定很发闷吧？”

“不，只要有事做，不会发闷。况且，一个人也不感到沉闷。”列文的语调很生硬。

“我也喜欢乡下的生活。”渥伦斯奇装作不在意。

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插话：“但是我想你总不会赞成老住在乡下吧？”

“这我不知道。我从没住过很久。可我记得，我和我母亲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时候，非常想念俄国，特别想我们俄国的农村……”渥伦斯奇侃侃而谈，把目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当别人想要说话时，他就立刻打住，让人家先说，自己也留心听。他的到来，使屋里的气氛活跃多了。

话题转到了降神术上来，相信神会降临的诺得斯顿伯爵夫人活灵活现地讲起她见到的扶乱时出现的奇迹。渥伦斯奇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笑着要求她也让他看看这个玩艺儿。伯爵夫人答应了，又望着列文，挑战似的问：“你呢？你相信这个吗？”

列文绷着脸说：“你知道我会怎样回答的。我认为，相信这种扶乱，证明所谓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不比农民高明。”

“你不相信吗？”

“我不能相信。”

“假如我亲眼见过呢？”

“在农村，农妇们也说她们亲眼见过妖怪。”列文好辩的劲头又上来了。

伯爵夫人发出不愉快的笑声：“这么说，我是在说谎话吗？”

渥伦斯奇马上大笑起来，想冲淡这紧张的气氛，对列文说：“你不相信有那种可能吗？就象电气，当初我们也不知道的。为什么就不会有另一种我们不知道的新的力呢？就象这个……”

“那不是一回事。”列文固执地反驳说，“电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后来才被人们发现，而降神术一开始就是在桌子上写字，说是有灵魂降临，后来才又说什么是一种未知的力。”

于是，争论在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了。

“让科学家去探索这种力是怎样发生的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有新的力。”

“你每次在羊毛上擦松香，就会产生电：而这个降神术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所以不是自然的现象！”

渥伦斯奇大概是感到这个争论太严肃了，不想再答辩，于是笑着转向了

是一种不借物力而使桌子摇动的降神法，类似我国的扶乩。

妇人们：“让我们马上试一试吧！”

列文却毫不放松，继续说下去：“想把降神术说成一种自然力，是徒劳的。不能一会儿说是灵魂的力量，一会儿又说是物质的力量！”

“我想你可以当第一流的科学家了！”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讥讽他说。

列文刚要再说什么，可马上意识到大家都用眼盯着他，不说话。他十分孤立，就不再说，脸也红了。

“让我们马上试试！”渥伦斯奇站起来，就要抬桌子。

吉提也过来帮忙。她见列文难堪的样子，很可怜他，心想：“这都是我给你造成的，原谅我吧！”

列文和吉提的目光相对了，象是在说，我厌恶这里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他见大家都朝桌子围过去，”就拿起帽子，准备离开。

这时候，老公爵又进来了。瞧见列文，他快活地走上来拥抱了他，“看见你真高兴。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不知道呢！”而对走过来向他致意的渥伦斯奇，只冷淡地回了一礼。

“玩什么呢？”老公爵朝桌子看了一眼，连连摇头，“扶乩吗？我看投铁环比这有趣的多！”他又盯了渥伦斯奇一眼，知道是他的主意。

渥伦斯奇微微一笑，立刻说起了下个星期要举行的盛大舞会。“我希望你去。”他对吉提说。

吉提幸福地笑了。列文等老公爵刚一离开，也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四

这天晚上，客人们走散以后，吉提把列文求婚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她拒绝了他，又兴高采烈地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父亲。在公爵夫人看来，吉提和渥伦斯奇的事已经定妥了，只等他母亲一到，他就会宣布的。可老公爵听了，立刻大发雷霆。

“什么？你这样做非给吉提造成不幸不可！我只看到一个人有诚意，就是列文。列文比那个花花公子强一千倍。那些彼得堡的公子哥，都是同一个机器造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型，都是坏蛋！”

老夫妇俩大吵了一顿，不欢而散。这一夜，全家人都没睡好。吉提和她的母亲急切地等着渥伦斯奇的最后决定。

渥伦斯奇年轻时代一直在禁卫军里受教育，他作为一个士官离开学校后，立刻就加入了有钱的军人一伙，过起奢华又放荡的生活，而且很快就染上了那伙人共有的习气：向少女们讨好可又不想同她们结婚。一直在军队里供职的他对于家庭生活是很陌生的：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曾是个出色的交际花。他向来是不喜欢家庭生活的，甚至觉得成立家庭，特别是去当一个丈夫是非常可厌又可笑的事。

不过，自从和吉提相识以来，渥伦斯奇感觉自己变了。尤其是这天晚上，从吉提家出来，他意识到与吉提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一定要决定不可了。他为此感到快乐。

“她多么可爱、单纯，又多么真诚啊！我也有了热情，变纯洁了。”离开吉提家，他兴奋地想，竟没有象往常那样去找伙伴们玩牌、喝酒或者跳坎坎舞，而是径直回到旅馆安歇了。

第二天上午，他到火车站接他的母亲。刚进站台，迎面碰上了奥布浪斯基。

“噢，阁下！”奥布浪斯基愉快地打着招呼，“你来接什么人？”

“我母亲，她从彼得堡来。你呢？”

“我？接我的妹妹安娜。一个美丽的女人。”

“是卡列宁夫人吗？”

“是的。我的妹夫，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是非常出色的人物，你也知道他吧？全世界都知道啊，了不起！”

渥伦斯奇对卡列宁的印象却不佳，他想起了一个古板又十分讨厌的人。

“噢，对了，你已经认识列文了吧？他是我的朋友。”奥布浪斯基想起昨天的事，问道。

“认识了。他昨天很早就走了。”

“他这个人很不错呀！”

“可我看有些人，”渥伦斯奇有所指他说，“挺别扭，总是摆出架势发脾气，想让人知道他多厉害似的。”

奥布浪斯基摇着头说：“不，你对列文的评价不正确。他诚实宽厚，昨天晚上是另有原因。如果他走得很早又闷闷不乐，那一定是……他爱着她。”

“原来是这样！”渥伦斯奇来了精神，想到自己是个胜利者，不由得挺了挺胸膛，大声说：“我想吉提可以得到一个更佳的伴侣！”

汽笛长鸣，火车进站了，散发着浓密的蒸气。月台震动得越来越厉害，车厢缓慢地走着，终于停住了。乘客们性急地跳下车，有穿军装的近卫士官，

有提着小包的商人，有肩上扛包袱的农民。一个乘务员走到渥伦斯奇面前，告诉他，他的母亲在那边的车厢里。

渥伦斯奇立刻朝那节车厢快步走去，到了车门口刚要迈步，他又突然停住了，忙给一位正走下车的妇人让开路。凭着他的眼力，他立刻辨别出这位妇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端庄、美丽、典雅，脸上的表情十分迷人。他不由得回过头再看她一眼，而那妇人也正掉过头来看他，目光亲切地盯在他的脸上，好象在辨认谁一样，然后转身走进了人群。

渥伦斯奇走进车厢。他的母亲，一位长着黑眼睛和卷发的老太太站起来，把布满皱纹的小手递给他吻，她也吻了儿子的面颊。然后，母子俩相互问候起来。

这时候，车厢外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渥伦斯奇听出来这一定是刚才见到的那妇人在说话，忙细听起来。那妇人果然边说边又走回到这节车厢里来了。

“请你去看看我哥哥来了没有，叫他快来接我。”那妇人正吩咐后面的一个人。

渥伦斯奇的母亲听见了，忙问妇人：“你没找到你的哥哥吗？”

渥伦斯奇立刻明白了，这妇人就是卡列宁夫人安娜。他站起来对她说：“令兄来了。对不起，我刚才不知道是您，您大概也不知道我吧？”

安娜爽朗地笑了：“我应当认识你的，令堂一路上都在和我谈起你。……可我没见到我哥哥。”她又朝外看。

“去叫他来，亚历克赛。”老夫人对儿子说。

渥伦斯奇走出车厢，朝那边高声喊：“奥布浪斯基，到这儿来，快点！”

奥布浪斯基听见喊声，朝这边快步而来。而安娜已经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下车，抱着她哥哥的脖子，热烈地亲吻起来。那动作敏捷而又高雅，渥伦斯奇不由得十分惊奇，一直注视着她。

当他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老伯爵夫人也说起了安娜：“她丈夫让她和我坐在一个车厢里，我也高兴和她在一起。我们一路上说个没完。噢、听说你有了意中人？那好极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渥伦斯奇心里想着安娜，而把吉提的事搁在一边了。

安娜和哥哥见了面，又走进车厢向老伯爵夫人道别：“您见到了儿子，我也见到了哥哥。我们该分别了。”

老夫人忙拉住她的手，“啊，不。我倒愿意和你走到天涯海角呢！你真是个逗人喜欢的女人，和你在一起真愉快。噢，你不要为儿子挂心，不能老守着他，是不是啊？”又对自己的儿子说：“安娜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还没离开过她。这次出门，她总是不放心。”

“是这样。”安娜挺直身子，大大方方地对渥伦斯奇说，“一路上，我们都在谈论自己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我谈我的儿子。”她又向他发出非常温柔动人的微笑。

渥伦斯奇心里一热，很有礼貌而聪明地回答说：“我母亲”谈起我，你一定听厌烦了吧？”

安娜立刻羞红了脸，弯下腰，让老夫人吻了，然后又挺直身子，把手伸给渥伦斯奇，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渥伦斯奇握着她纤细的手，她也有力地握了握他，随后，转身轻快地带着丰满的身体走下了车厢。

“迷人得很呀！”老夫人说。

她的儿子这时也这么想，而且一直望着安娜的背影：她走下去，他还从窗口去望她。然后，他才搀扶母亲，准备离开。

刚走下车厢，忽然有几个人惊惶地跑了过去。接着，很多往外走的旅客又都返了回来。

“出了什么事？”

“什么……有个人卧轨？死了……轧碎了！”

奥布浪斯基和安娜也惊恐地走了回来，和这母子俩站在一起。两个女人又走进车厢，而两个男人跟着一群人向前边走去。很快，他们回来了，也看清了。是一个看路人，不知是喝醉了，还是没听见声音，当火车倒过来的时候，被轧死了。

“哎呀，可怕可怕。安娜，要是你看到了……”奥布浪斯基紧张他说，“他的妻子扑在尸体上……真怕人呐！听说他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呢！”

“不能替他想点办法吗？”安娜难过地低声说。

一直沉默而镇静的渥伦斯奇听了这话，望了安娜一眼，对母亲说了声“我去去就来”，转身走出车厢。

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完事了，现在可以走了！”他说，搀扶母亲先走了下去。

到了站台门口，站长从后面追上渥伦斯奇，大声说：“等一等。您这两百卢布，请问是赏给谁的呀？”

“给那个寡妇。”渥伦斯奇耸耸肩，“这用不着问的。”

走在他后面的奥布浪斯基听了，忙对他挽着的妹妹说。“他做了件好事，真是个好顶好的人啊！”又朝渥伦斯奇喊：“好，再见啦！”

渥伦斯奇家的马车先走了。这兄妹俩走出车站，听身边的人还在议论刚才的事故。

“死得可怕极了，他被碾成两段了。”

“我倒以为这是最方便最痛快的死——一瞬间就完了。”

安娜的嘴唇在颤抖。坐进马车，她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

“怎么啦？安娜。”他哥哥问。

“不祥之兆。”

“别胡说！”奥布浪斯基忙制止她。“我请你来。还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呢，我和杜丽……”

安娜却想着另外的事，问她哥哥：“你认识那个渥伦斯奇好久了吗？”

“好久了。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大家都希望他和吉提绪婚呢！”

“噢？那好。好，来谈谈你和杜丽的事吧！”

五

安娜的到来，给她哥哥全家带来了生气。孩子们都欢喜地围着姑姑玩耍，杜丽也带着笑容迎接她。两个女人亲热而又伤感地谈了一整天。安娜凭着她的真诚和口才，终于打动了嫂子的的心。第二天，安娜写了张字条，派人送给她哥哥。上面写道：“回来吧，上帝是慈悲的。”

当奥布浪斯基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妻子已经叫他“司梯瓦”了。他已经好几天没听她这么叫了。

安娜圆满地完成了她此行的“任务”，可她自己又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苦闷。

午饭过后，吉提来了。吉提对安娜一直是敬慕的。安娜虽然是已婚的妇人，可看上去象个二十多岁的女郎。她那严肃的、带点忧愁的神情，灵活有力的动作和蓬勃的生气，都使吉提倾倒，感到自己望尘莫及。

吉提向安娜说起了下个星期的舞会，问道：“你去参加这个舞会吗？我真希望在舞会上见到你呢！”

“那，我就一定得去了。”安娜笑着，又打趣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你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那里决定，你希望大家都在场。”

“你怎么知道的？”吉提又惊又喜。

“你正在一个幸福的年龄啊，谁没经过这个呢？”

吉提低下头默不作声，心中十分快乐。

“司梯瓦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我祝贺你。他是个很好的人。我这次在火车站遇见了他，我和他母亲同车来的。他母亲不停地和我讲他的儿子……”

“他母亲说了些什么？”

“多得很呢！他是她的娇子。比如，他要把全部财产让给他的哥哥，还有，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从水里救出过一个妇女。多勇敢豪爽啊，简直是位英雄。”

安娜夸奖着渥伦斯奇，想着在火车站和他见面的情景，不觉又激动起来。不过，她没有提起他给那寡妇的二百卢布，她想到这件事就有点不自在，总觉得那象跟自己有关系。可是，渥伦斯奇的影子总也赶不掉。这也正是她苦闷的缘由。于是，她连忙岔开话题说：“噢，你姐姐和姐夫终于和好了，多让人高兴啊！”说着，就站了起来。

盛大的舞会如期举行了，这是吉提最幸福的日子。她为了参加这次舞会，花费了许多心血：穿上一身套在淡红色衬裙上的、罩上网纱的讲究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合身。镶着花边的披肩、淡红色的空心高跟鞋，梳得高高的头发，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一条黑天鹅绒带子绕在脖子上。在母亲的陪同下，她轻飘飘地走进了灯火辉煌的舞厅。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男子，都向她鞠躬，或者请求和她一起跳舞。

吉提看见了奥布浪斯基，也看见了渥伦斯奇。自从那天拒绝列文以后，她一直没有和渥伦斯奇见面，料想在今天的舞会上，他一定会宣布他的决定的。

安娜也来了。吉提看到她的时候，禁不住暗吃一惊。安娜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上面镶着威尼斯花边。乌黑的头发上有一个三色紫罗兰花环。这身打扮并不华贵，但是安娜的神态使她格外引人注目：单纯、自然、优美，又快活又有生气。她身体站得笔直，正在和舞会的主人交谈着，渥伦

斯奇忽然走到她身边，向她鞠躬。安娜象没看见似的，急忙和另一个约舞的男子跳起舞来。

渥伦斯奇这才走到吉提面前，向她表示歉意，说这么多天没有看望她。但是他忘了应该请吉提跳舞了。吉提惊异地望着他，他才感觉到，连忙请求和她跳。吉提一边跳一边充满感情地望着他，而他却没有任何反映。

两个人跳了几场华尔兹舞，又接着跳跨特立舞，相互间没说什么特别的话。吉提紧张地期待着在跳最后的玛佐卡舞的时候，听到渥伦斯奇的决定。

然而，她没有料到，渥伦斯奇并没有提出和她一起跳玛佐卡舞。当吉提和另一位男青年跳一场跨特立舞的时候，她忽然看见渥伦斯奇正和安娜一起跳。安娜的舞姿雍容优雅、准确轻快，脸上浮出迷人的微笑。渥伦斯奇那一向沉着坚定的表情不见了，微微低着头，象犯了罪一样，带着顺从和恐惧。两个人亲热地交谈着什么。

吉提的心颤抖了，失望立刻占据了她的全身，全世界都好象不存在了。只是严格的教养控制着她，还在微笑着跳着。

要跳玛佐卡了，人们都已经找好舞伴准备着。吉提却没了舞伴，她为了和渥伦斯奇跳这场舞，已经拒绝了五个请舞者，而现在连被请舞的希望都没有了。她勉强走到椅子边坐下，手无力地垂着。

“我看到了什么？是真的吗？也许是我误会了？”

这时候，诺得斯顿伯爵夫人匆匆走了过来，叫她：“吉提，怎么回事？你不跳玛佐卡舞吗？”

“不，不……”吉提含着泪颤声说。

“刚才，他可是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佐卡呢！她说‘你不去和吉提跳吗？’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吉提很清楚伯爵夫人说的“他”和“她”指的是谁，随口说道：“啊，这与我无关。”她的心好象碎了。

这里没人会知道，她曾拒绝了她本来喜欢的一个男子，而完全是因为爱上了这一个。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见吉提那可怜的样子，连忙把准备和自己跳玛佐卡的男舞伴叫过来，让他和她跳。

音乐响起来了，吉提默然地跳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寻找着渥伦斯奇。看见了，他正和安娜坐在一起，表情很严肃。安娜却仍然面带微笑。然而，她那身黑色衣裳，那松乱的头发和那轻快的动作都让吉提感到痛苦。

玛佐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安娜突然要退场了。舞会主人极力挽留她，她坚持要走。

“不，我不能待在这里了。我今天跳的舞比我在彼得堡一个冬天跳得还要多。”说着，她回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渥伦斯奇：“动身之前，我要休息一下。”

“你明天一定要走吗？”渥伦斯奇问。

“是的，我打算这样。”说完，安娜迈着有力的步子，走出了舞厅。

六

第二天清早，安娜给彼得堡她丈夫那里打了个电报，说当天就要离开莫斯科。

杜丽想挽留她，就说：“非走不可吗？你本来是打算多住些日子的。”

“不，我一定得走，一定！”安娜说着，忽然眼泪汪汪地望着杜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向你坦白。这种坦白会叫我难受，可我要说。”

杜丽惊讶地看到安娜的脸已经通红了。

“我，我破坏了昨天的舞会，吉提会恨我的。她现在一定痛苦极了。”

“我听司梯瓦回来说了，你和他跳了，而他没和她……”

“多么可笑！我本来是想成全他们的婚事，不想……”安娜这样说，可想到了渥伦斯奇，她禁不住激动起来，“如果他是认真的，我很失望。不过我想这事会忘记的。”

“可是，安娜！”杜丽的表情严肃起来，“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不赞同吉提的这门婚事。假使那个渥伦斯奇在一天之内就对你发生爱情，那吉提和他还是不成的好。”

安娜听杜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心中竟是愉快的。她明白，自己是喜欢上渥伦斯奇了。可她又马上控制住自己，“啊，不，那不行。我不能和我喜欢的吉提成了敌人。我要赶快离开，噢，我多傻呀！”说着，她就穿上了外衣。

奥布浪斯基送她上车站。当火车第三次铃响的时候，安娜已经坐在车厢里，和她哥哥挥手告别了。

“哦，一切都完了，谢谢上帝！”随着火车缓缓开动，安娜庆幸着，“我就要看到我的儿子啦，又回到老样子，一切照旧了。”

火车飞快地行驶着，外面飘起了雪花。安娜拿出一本小说读，可怎么也读不下去。和渥伦斯奇在一起的情景，不由自主地总在眼前出现，他的身姿，他的风度，他的谈吐……真叫她愉快。接着，她又为自己的感情感到羞耻。

“这是什么意思？”她问自己，“难道我害怕这个现实吗？”

火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安娜站起来，走出车厢，到了月台上。地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上下车的旅客来回跑动着。她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想回车厢去。刚走到门口，一个人影窜到她身边，挡住了路灯的光线。

安娜扭头一看，啊，是他，渥伦斯奇！他向她鞠躬，问有什么事可以让他效劳。她却凝视着他，没有回答。不用问，她就知道，他是为她而来的。

“我不知道你也去彼得堡，为什么去呢？”安娜佯装不知，却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

“为什么？你知道我要到你在的地方。”渥伦斯奇很坦白地说，“我也没办法。”

刹那间，安娜觉得眼前的风雪都是壮丽的了。他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可理智又使她冷静下来，脸上并无表情。

“如果你不高兴我说的，就请原谅吧！”渥伦斯奇说的那么谦恭又那么坚定。

“你是错了。”安娜严肃地说，“如果你是个好人，就请你忘了你说过的，象我已经忘记了一样。”

可他并不退缩，反而更坚决他说：“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我永

远也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够了！”安娜突然厉声说。她已经觉察到，刚才的谈话使他们两个人接近了，心中象有一团火在燃烧。多可怕的接近！她为此幸福又为此惊慌，立刻抓住冰冷的门柱，跨上车厢，急步走了进去。

火车继续行驶，在天大亮的时候，到了彼得堡车站。安娜走下车，第一眼就瞧见了她的丈夫卡列宁。卡列宁那高傲的威风凛凛的样子，嘴角上挂着素常有的讥讽的微笑，一双疲倦无神的大眼睛，都使安娜不愉快。她现在明白了，自己不爱他。

卡列宁走过来对安娜说：“哦，你看，你的温存的丈夫，望你把眼睛都望穿了。”他总是用一种尖细的声调和她说话。

安娜嫌恶地避开他的目光，“谢辽沙好吗？”她问。

他们一起向站口走去。正走着，从旁边闪过一个人来。安娜已经感觉到了，是渥伦斯奇，不由得回头看了他一眼。

渥伦斯奇走上前来，向他们鞠了一躬，可话是对安娜说的：“你昨晚睡得好吗？”

“谢谢你，很好。”安娜微微一笑，瞟了丈夫一眼，想看看他的反映。

卡列宁不快地望了望渥伦斯奇，想不起这个人是谁。安娜就介绍说：“渥伦斯奇伯爵。”

“噢，我想我们认识的。”卡列宁冷淡地向渥伦斯奇伸出手，“你是来休假吧？”又对安娜说，“你和他母亲一起去，又和她儿子一块回。”

渥伦斯奇对安娜说：“我希望能拜访你们。”

“欢迎。”卡列宁毫无表情他说，“星期一我们都在家。”随后，他就不再理会渥伦斯奇，而是用戏谑的口吻和安娜说起来，“巧极了。我恰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接你，表示我的忠诚。”

“你把你的忠诚看得太了不起了，我简直不能领受。”安娜也用戏谑的口吻回答，同时情不自禁地听着跟在后面的渥伦斯奇的脚步声。

回到家中，安娜的儿子谢辽沙第一个出来迎接她，母子俩亲热地谈起来。接着就有几位客人来访，告诉她这些天的一些新闻。安娜明显地感到，又回到习惯的生活中了，想想昨天发生的事，她都有些奇怪了：“发生了什么事？噢，没什么。渥伦斯奇说了些傻话，我也回答得很得体。”

卡列宁下午四点钟从部里回来。象往常一样，他来不及去看安娜，而是到书房去接见等候他的请愿上访的人，还要在公文上签字。五点钟用餐完毕，他又穿上饰有勋章的礼服，打上白领带，准备去出席一个会议。

卡列宁的生活安排得紧张而有计划，他严格地遵守着时间，差不多每天都如此。“不匆忙，也不休息。”这句话是他的格言。

安娜这天晚上没出去，照料谢辽沙睡了觉，又拿起一本英国小说读着。九点半钟，她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你终于回来了。”安娜迎着他说。

卡列宁坐下来，这才和妻子谈起她的莫斯科之行。安娜把奥布浪斯基家的纠纷说了一遍。

“你这次去了很成功，一切都圆满解决了，这就好，我很高兴。”卡列宁赞许了几句，又想起一件事。“哦，关于我在议会中获得通过的一项新法案，他们说了些什么？”

安娜对这个法案毫无所闻，也就回答不出来。卡列宁得意地谈起了他最

近提出的新法案博得的喝彩。“我非常高兴啊！”他喝了几口茶，吃了点面包，就站起来向书房走去。

每天晚上读书，是卡列宁不可缺少的习惯。安娜知道这个，就站起来，把他送到书房门口。书房里蜡烛和水瓶已经准备好了，卡列宁握了握她的手，走了进去。安娜则坐下来给杜丽写信。

正十二点钟，卡列宁从书房出来，梳洗完毕，走到安娜身边。

“是时候了，该睡觉了。”他笑着说，先走进了寝室。

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卡列宁有规律地生活着，工作着，感到很满意。他可想不到，他的妻子安娜已经厌烦这种生活。他和她之间的裂痕，已经无可挽回地出现了。

七

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大家彼此都认识。安娜在三个不同集团里也都有朋友。这三个集团，一个是她丈夫的政府官吏集团，尽是一些男性的官僚，相互间有种种利害和从属关系。安娜虽然熟悉他们，却从不愿意接近。另一个集团，是由一些年老色衰但慈善虔诚的妇人和聪明博学的男人组成。安娜以往和这个集团有很深的友谊，卡列宁对它更是十分尊重。

然而，自打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安娜变了。她在这个集团里总感到厌倦，不舒服，觉得所有人都虚伪。她很少再去拜会他们，而一心投入了第三个集团。这个集团是地道的社交界，人们都到大的交际场所聚会，跳舞、宴会，穿着华丽的衣服。

安娜的表嫂培脱西公爵夫人是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安娜过去是尽量避开她的，因为参加那些活动需要很大一笔费用。可现在，她和培脱西的交往多起来，也喜欢到交际场所去。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地方，她经常能见到他，渥伦斯奇。每次相见，她都感到激动的喜悦。还有一层更近的关系：培脱西是属于渥伦斯奇一族的，是他的堂姐。安娜到培脱西家里去的时候，见到他的次数更多。渥伦斯奇就是为安娜而来的，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他都不放过，而且找机会向她诉说爱慕之情。

起初，安娜还不注意这种追求。可有一次，她去参加晚会，原以为能碰见他，可他没有来，她立刻感到失望。安娜这才意识到，自己把能见到他，差不多当成生活的全部乐趣了。

渥伦斯奇的行为在社交界并没有被人耻笑。相反，在这个社会里，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已婚的妇人，把她引诱到手，倒是能为他增加荣耀的事。培脱西就是这么看的。她知道堂弟正在追求安娜，就不断给他鼓励。

这一天，在一个名歌星的音乐会上，渥伦斯奇见到堂姐，就走进了她的包厢。培脱西知道他在找谁，说：“她没有来，等歌剧完了到家里来吧！”

渥伦斯奇说起了他这几天正在办的一件事。和他同在一个骑兵联队的两个士官，因为喝醉了酒，向一个美丽的少妇写了求爱情。少妇的丈夫向联队告了一状，联队长就让渥伦斯奇去调解这件事。他只好带着两个冒失鬼向人家赔罪。

“真笑死人啦！”培脱西听完这个故事，大笑起来。

渥伦斯奇想到伙伴的失败和自己在同样事情上的成功，心中很是得意，胡髭下的嘴角上藏着夸耀的微笑。

没等戏演完，培脱西就坐车回家了。刚进家门口，一大批客人也陆续到了。大家寒暄，喝茶，寻找闲谈的话题。有人说到了卡列宁夫妇，彼此的话就多起来了。

“安娜从莫斯科回来，大变特变了，让人奇怪得很！”

“她是带了渥伦斯奇的影子回来了。”

“哼，有影子的女人，下场多半都不好的。”

“这烂舌根儿的！安娜可是难得的女人，我喜欢她，可不喜欢她的丈夫。”

“哟，她丈夫是出色的人物啊，在整个欧洲也少有那样的政治家呢！”

“可我看他是个傻瓜！”

她们这样谈论着卡列宁夫妇，并没有注意到，渥伦斯奇已经从门口进来了。他若无其事地和大家打起招呼，从容地谈笑起来。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培脱西一听就知道是谁来了，朝渥伦斯奇瞥了一眼。渥伦斯奇已经目不转睛地望着门口，慢慢地站起来。果然，安娜迈着快速又稳健的步子，身体挺得笔直，目光直视前方，进来了。这步子和身姿是其他社交界女人没有的。她走到女主人面前，和她笑着握手，又把一个微笑给了渥伦斯奇。他则向她鞠躬，推把椅子给她。

安娜却又皱起眉头，脸也有点红。和朋友们打过招呼以后，突然对渥伦斯奇说：“啊，我接到从莫斯科来的一封信，吉提病得很重！”

“真的？”渥伦斯奇也皱起了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你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很关心。信上还说些什么？假使我可以知道的话。”

安娜站起来，走到远处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渥伦斯奇也跟了过去。

“你们男人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嘴里老说这个。”安娜板着脸说。

“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他把茶杯递过去，见她瞥了一眼身边的沙发，立刻也坐下了。

“我早就想和你谈谈，”安娜说着但并不瞧他，“你的行为不对，太不对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自己不对吗？可，谁使我这么做的呢？”

“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安娜盯着他的眼睛，厉声问。他却迎着她的目光，大胆他说：“你知道为什么。”

这一来，安娜发窘了，脸色也缓和了，低声说：“这只能证明你的无情。”

“你是说吉提的事吗？那只是个错误，并不是爱。”

“爱？我禁止你说这个字眼。记住，可恶的字眼！”安娜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今天晚上特意来告诉你，我们一定要了结。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羞愧过，可你，使我觉得自己有了什么过错。”

“你要我怎样？”

“我，我要你到莫斯科去，求吉提饶恕。”

“不，你不会让我这样的。”渥伦斯奇听出安娜的话是勉强说出来的。

“假如，你真爱我，”安娜的声音更低了，“那就那样做，让我安静吧！”

渥伦斯奇的脸顿时开朗了，心想，“她爱我，她已经自己承认了！”于是他小声而又急切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安静，也不能给你。你难道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我不能把你和我分开想。这是一个整体。”

“为了我，你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安娜嘴上这么说，可又用充满爱的眼神瞧着他，这眼神道出了全然不同的话。

“我只要求一件事。”渥伦斯奇更大胆他说，“或者给我希望，或者给我痛苦。”要是你讨厌我，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

“我并不想赶你走。”

“那就让一切都照旧吧。”渥伦斯奇说，忽然声音一变，“啊，你丈夫来了。”

此刻，卡列宁正迈着稳重的步子走进来。他一眼就瞧见妻子和渥伦斯奇在一起，却不去理会他们。见过女主人，他就用从容的声调和大家说起了一些严肃的话题。而安娜和渥伦斯奇还坐在那边小桌旁。

“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几个妇人低声议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卡列宁却说得很起劲，一次都没朝那边看。

培脱西见此情景，悄悄离座，走到安娜身边。“你丈夫说的话多么精确呀！”

“是吗？”安娜答应着，可并没听明白培脱西说了什么，于是站起身，过来参加了大家的谈话。

过了半个钟头，卡列宁走到妻子面前，提议一起回家。安娜却不瞧他，回答说，要在这里用晚餐。卡列宁只好自己先走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安娜才垂着头走出大门。后面跟着送她的涅伦斯奇，还在说个不停。

“我要求的不是友情，而是你厌恶的字眼。是的，是爱……”

安娜默默地走着，忽然抬起头凝视着他：“我讨厌这个字眼，因为它有太多的意义。这不是你能理解的。再见！”

她把手伸给他，又迈着富有弹性的步子，钻进了马车。涅伦斯奇感到今晚的谈话使他和她更接近了。这正是两个月来，他要达到的目的。

卡列宁回到家里，照常走进书房，坐在安乐椅上，拿起一本书，一直读到一点钟。在乎时，他梳洗一下就准备去睡了，可今天，他没去睡，安娜还没回来，而他也感到无论如何要把刚才发生的事考虑一下，便背起手在屋里踱来踱去。

卡列宁不是好嫉妒的人。他认为嫉妒是可耻的感情。对人是应该信赖的，对妻子也应是这样。他就一向信赖她，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永远爱他。正因为这样，他在培脱西那里刚看见安娜和渥伦斯奇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只是在觉察到别人都在议论这件事以后，他才醒悟了，感到有失体统了。他一向在官场中过日子，对于生活中的这类事，是十足的外行。所以，遇上妻子可能爱上另一个男子的事，他就毛骨悚然了，好象掉进了万丈深渊。

“这事一定要加以制止，我要表示我的意见和决心！”他站定了，对自己说。“可表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又答不出来，“社交界的人一向是高兴和谁谈话就和谁谈，我又能说什么？不，我不能嫉妒，那会降低了我的身份。”他在屋里转来转去，思想上也反复兜圈子。

“对，我要作一个决定，然后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不能让这种无聊的事落在我的头上。她或许起过什么念头，可这是她良心的问题，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指导她，警告她，行使我一家之主的权力。”这么一想，他才心安理得了。

于是，他象写工作报告一样，在脑子里列出几条：“我要向她说明下面几点：第一，说明舆论和礼仪的重要；第二，说明婚姻的宗教意义；第三，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会遇到的灾难；第四，也暗示她自己要遭到的不幸。”

卡列宁站在屋中央，想着这些话，把手指弄得叭叭作响，等着安娜回来。楼梯上终于传来安娜的脚步声，他顿时觉得一阵恐怖。

安娜垂着头，满面红光地走进来。看见卡列宁，她抬起头，笑了一下，象从梦中醒来似的。“你还没睡？奇怪！已经很晚了。”她没有停住脚步，一直朝化妆室走去。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卡列宁大声说。

“和我？”安娜吃了一惊，随后坐下来，“谈什么？要是那么重要，就说吧。”

“安娜，我必须警告你！”

“警告我？什么事？”

安娜显得很轻松，回答得也很自然。可卡列宁看出她变了。平时，安娜的心是向他开放的，每逢欢喜、快乐或忧愁的事，就立刻向他诉说。而今天，她封锁起来了，而且并不感到羞愧。

“是的，我要警告你。”卡列宁决定找到开“锁”的钥匙。“今天晚上，你和渥伦斯奇过分亲热的谈话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由于不醒悟，你使自己遭到社会的议论。”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安娜，见她双眼含着笑意，那么秘不可测，不觉十分惊讶，感到自己的话软弱又无力。

安娜平静他说：“你老这样。有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时候又不喜欢我活泼。我现在不沉闷了，你生气了，是吗？”

卡列宁慌了，一个劲儿地接着手指，弄得叭叭作响。

“哎，请别弄出声来，我讨厌这种声音。”安娜不耐烦他说。

卡列宁只好停住手指的动作。踌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却没有按自己事先想好的四条说，而是象平常那样，语调冷淡又镇静：“你知道，我一向认为嫉妒是卑劣的感情，我决不会让自己受这种思想支配。今天晚上注意你的行为的，不是我，而是大家。大家都说你的行为不很得体。”

“哼，他不在乎，只是别人注意，他才不安。”安娜想，不由得轻蔑地耸耸肩，冷笑起来，说道：“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这个，是身体不舒服了吧？”说完，她站起来要走。

他却上前拦住了她。

“还有什么说的？我在听。”安娜感到厌恶，觉得自己的丈夫从没象今天这样丑陋。

卡列宁说出了和他准备好的话完全两样的话：“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追究你的感情，那没有益处只有害处。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职责，你的良心所在，是我的责任。我们的生活，是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

“我一句都不明白，哎呀，我想睡觉了。”安娜言不由衷地说，取下了几个发针。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子，不要这样说。”卡列宁完全软了下来，“也许是我错了。可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安娜忍不住要笑。“爱？他能爱吗？什么是爱，他还不知道呢！”

卡列宁继续说：“我的话，也许完全不必要，不适宜，也许是由于我的错觉引起的。如果是那样，就请你饶恕。不过，假使还有丝毫的根据，我就请你用良心说话，把一切都告诉我。因为重要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儿子。”

对于丈夫自作宽宏大度的话，安娜只觉得好笑，可她强忍住了，说：“我没什么说的，该睡觉了。”

卡列宁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当安娜进来的时候，他已经上床了，嘴唇紧闭着，也不看她；过了一会儿，已经打起了鼾声。安娜于是又想起了另一个男人，立刻感到一种喜悦，然而是有罪的喜悦。

从此，他们夫妇开始了新的生活。表面上看，家里没发生特别的事情，而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变了。

安娜照旧经常出入社交界，到处碰得见渥伦斯奇，不用说，来往格外的密切。卡列宁知道这些，却说不出什么。他在政治界是强有力的人物，对于这件事却无能为力。尽管他总想和她再好好谈一谈，使她醒悟。可话一开始，他又不由自主地用起惯用的语调，超脱得好象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虚伪和尊严支配了他，使他说不出应该要说的诺。

九

在求婚遭到拒绝后的第二天，列文就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乡下。开始几天，他一想到受到的耻辱就浑身发抖，满脸通红。虽然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也很自卑，对自己说：“我确实有让人讨厌的可憎的地方。我太不合群、骄傲，和那个聪明沉着的男人一比，吉提一定会挑选他，我不能说什么，都是我自己不好。我算个什么呀！一个谁都不需要，对谁都没用处，一无足取的家伙！”他以为过些时候，就会把这些忘掉的。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他对这件事不能释然于心，回忆起自己扮演过的被淘汰的角色，仍旧羞愧难当，痛苦万分。一个年过三十的男子，早就应该成家了，可他仍然是独身，而且离结婚似乎更加遥远了。每当他试着把认识的姑娘中的任何一个，摆在那个空位子上的时候，都觉得完全不可能。

冬天过去了。这年的春天格外美丽又暖和。早晨，灿烂的阳光融化了水面上薄薄的冰层，从地面上的水蒸气在空气中颤动，草地显出绿色，鹤和大雁飞过天空，牛和羊高兴地叫着。在农家院里，到处听得见农民们修理犁耙的斧头声。可爱的春天使列文受到鼓舞，他想到了自己的种种抱负，改造农村的计划还没有实行，要振作起来。他决定抛弃过去的烦恼，坚定地过孤独的生活，投身到事业中去。

这一天，列文脱下皮大衣，换上了呢子短上衣，穿上高筒皮靴，去视察农场。

他首先来到家畜场，吩咐把母牛放到草地上去，把小牛放进围场里。牧民们欢喜地动身了。放牛的女孩儿们光着脚在泥地上跑来跑去，手拿树枝，追逐着欢蹦乱跳的小牛。

列文又让把食糟搬到围场里。但是他发现围场的木栏已经坏了，又派人把木匠叫来。本来木匠在这时候应该在做打谷机，可木匠来了，他一问，才知道他们还在修理耙，而耙应该是早就修好了的。列文很恼火，对这种懒散的习惯，他已经斗争了好几年，现在还是依旧。他于是又派人找来了管家。

“为什么木匠不在做打谷机？”他严厉地问。

“这个，我昨天告诉您了。耙需要修理，您知道，是耙地的时候了。”管家不在乎他说。

“那冬天里他们干什么去了？还有，围场的木栏坏了，你知道吗？”

“我会叫他们去做的。这些农民，你拿他们就没办法。”

列文冒火了：“我看没办法的不是农民，而是你这个管家！请问，我雇了你来是干什么的？”他叫嚷着，又想，嚷嚷也没用，就叹了口气，把火压了压，说：“你看现在可以开始播种了吗？”

“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苜蓿呢？”

“我派瓦西里和密希卡去播了。只是地里泥滑滑的，不好播呢！”

“有多少亩？”

“六亩。”

列文又嚷起来：“为什么不把二十亩全播了？”按照他的理论和计划，苜蓿要播二十亩，而且要趁着还有雪的时候下种。否则就不会有好收成。

“没有人呐，有什么办法呢。”管家回答。

“人都到哪里去了？”

“有五个人在做蜜饯水果，四个在翻燕麦……”

“伊格纳特，给我备马！”列文不耐烦听，他要亲自到苜蓿地去看看。在车失去备马的时候，他又和管家谈起农事的安排，态度缓和多了。

“送肥料要趁早动手，要在割草前做完。远处的田要经常犁，作休耕地。割草得全部雇人，工资给现钱。”

管家的神情却很沮丧：“要是我们办得到的话，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他说。

列文很不满意。以往的几个管家也都象这个管家一样，对他的计划并不热心。

“怎么会办不到呢？”

“至少还要十五个人，可他们都不肯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一个夏天七十卢布。”

“他们不来，你就打发人到别处找啊。”

“我自然打发人去了。”管家还是满面愁容，“还有马，也不壮实。”

“再去买几匹来嘛！”列文苦笑着，“我知道你，总是装得这么可怜。今年我不能听你的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哎呀，那当然好了。”管家奉迎着说，“在您的监视下工作、我们都高兴。实际上，我看您一直也不怎么休息。”

车夫牵来了一匹栗色小马。列文骑上去，走出围场的大门，来到了广阔的田野。小马缓慢地又有节奏地摇摆身体，向前走着。两边的树已经发芽，草地一片青绿。列文吸着清新的空气，很舒服，脑子里又盘旋起农事的计划：在日地的南这种一排柳树，免得雪积得太久。还要把地划开，六成做耕地，三成做牧场。在田地的尽头造个可以移动的畜栏，用来肥田。种上三百亩小麦，一百亩马铃薯，一百五十亩苜蓿，没有一亩糟踏。

这么想着，已经来到了苜蓿地，一辆装种子的马车正停在一块麦田中间，麦苗被车轮和马踏践踏了一片。两个农民正坐在地头上抽烟，看见列文来了，瓦西里赶紧起来向马车走过去，密希卡也动手播种了。列文只当没注意，因为他从不轻易对农民动气。挥挥手，叫瓦西里把马车赶到田边上，瓦西里忙说：“不碍事的，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又指着苜蓿地，“您看，播得多好啊，头等的呢！就是地太难走了。您靴子上的泥，总有一普特重了。”

列文走到车边，看到用来拌种的上没有搅碎，而是压成了硬块，有的还冻着，不觉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他问。

“哦，种的时候，捏碎了就行了。”瓦西里拿起一块土揉了几揉。

列文强忍心中的火气，又去看密希卡播种，见他那费劲的样子，索性下了马，从瓦西里手中接过筛子来，要亲自播。这是他的老办法，碰到不如意的事，就要亲自傲一做。他一边朝前走，一边把种子散播在地里，地象沼泽一样难走。播完了一行，列文已是满头大汗，又把筛子递给了密希卡。

瓦西里大胆地和主人开玩笑：“老爷，到了秋天，请不要因为这一行的缘故骂我们呀！”

列文也笑了，看到两个人都有了兴致，才放心地要走。瓦西里却不放心他说个不停：“您看我去年播种的地方，播得多好！我尽了我的力了。您知道，我帮我父亲做事也不过如此。我不喜欢做事马虎，也不能让别人马虎。东家有好处，我们也有好处啊！”

“哦，留心，要搅碎泥块。”列文说着，向小马走过去，“看着密希卡。”

要是收成好，每亩给你们半个卢布。”

“谢谢，老爷。”

列丈骑上马，又去看了看准备播春麦的地方。地耕得很好，他很满意，这才走上了回家的路。

过一条小溪的时候，马蹄声惊飞了两只野鸭子。“啊，林中一定有水鹬了！”列文兴奋起来，想起应该去林中打猎了，于是纵马奔驰起来。

快到家门的时候，他听到一阵铃声。

“一定有客人来了，会是谁呢？”他急驰几步，抬头望去，见一辆三匹马的雪橇迎面而来，上面坐着一个身穿皮外衣的绅士。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你呀，司梯瓦！”列文快活地叫起来。见到奥布浪斯基，他立刻想到了吉提。“我可以向他打听她的情况。”现在他想起她，已经不再伤心了。

保养得红光满面的奥布浪斯基走下雪橇，张着手走上来，和列文拥抱、亲吻，“你想不到我会来吧，啊？我第一是来看你。第二来打打猎，第三是来卖我的厄古棱华那片森林。”

两个人走进屋里，列文吩咐备餐，就坐下来畅谈。奥布浪斯基却一旬不提吉提和薛杰巴兹基家里的事。吃过了饭，他们就出去打猎。

奥布浪斯基先跨进马车，点着一支雪前烟抽起来。“你怎么不抽烟？”他问列文，“雪茄是娱乐的标志啊。哦，你这里多好啊，这才算生活，我也真想过这种生活呢！瞧你，随心所欲，喜欢马，就有马；喜欢狗，就有狗；打猎就打猎；耕作就耕作。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也许是因为我喜爱我的东西，而并不因为我没有的东西而苦恼的缘故。”列文说。他又想到了吉提。

奥布浪斯基理会了他的意思，可仍旧不提什么，伯说起吉提会引起列文的不快，而不知道他现在很想打听她的事。

打猎的地方不太远。他们来到小溪旁边，分头隐藏在白桦树林里和灌木丛中。不一会儿，空中传来鸟的叫声，奥布浪斯基先开了枪，打下两只。列文也打了两只，可有一只没有找到。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星星开始在天空上闪耀。树林里寂静无声，没有一只鸟在飞。

“该回去了吧？”奥布浪斯基说。

“再等一会儿。”

“随你的便。”他们就继续等着，沉默着。

“司梯瓦！”列文突然严肃地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妹妹什么时候结婚的？”他觉得无论听到什么，自己都不会激动了，可没想到，奥布浪斯基的回答大出意外。

“吉提吗？她从没想到结婚。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到国外疗养去了。他们怕她活不长了。”

“什么？”列文忍不住叫起来，“她病了？她怎么啦？”

正在这时候，一只水鹱高高地飞过来，猎狗忙竖起了耳朵，两个人的枪同时打响。鸟落在了树丛里，狗飞跑着去追。

列文还在想：“吉提病了，真叫人难过。”

在归途中，奥布浪斯基讲了吉提的情况，列文这才恍然大悟。虽然他不愿意承认，可实际上他内心有一种快感：她使他受到痛苦，现在她自己痛苦了。当奥布浪斯基提到涅伦斯奇的时候，他连忙打断他：“我不想知道那人的事。唉，你卖森林的事谈妥了吗？”

“谈妥了。价码不低呀，三万八千。八千是现款，其余在六年内付清。”奥布浪斯基得意他说。

列文却皱起了眉头：“我看你简直是把森林白白送人了。你数过树了吗？”

“树怎么数法？”奥布浪斯基大笑起来，“你这个土财主，还要数树！那就象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谁有那么大本领？而且我那些树不是材木、都只是些薪木。他平均每亩给我二百卢布呢！”

“那个商人就有那么大本领。”列文摇摇头，“没有一个商人买森林不去数树的，除非象你这样，白送了他们。哼，你们城里人都一样，自己以为懂了，其实不懂。你那片森林我知道，每亩值五百卢布，他却只给二百卢布，还分期付款。你实际上奉送了他三百卢布。”

“别想人非非了吧，没人肯出那么大价钱的。”奥布浪斯基可怜他说。

“那是他们串通好了，他收买了他们。我可知那些商人，都是投机家。赚百分之十、十五的生意，他们才看不上限呢！”

说着，到了家。商人廖宾宁已经在前厅等着了。

“你来了；好极了！”奥布浪斯基把手伸给他。

廖宾宁想和列文握手，列文却装没看见。三个人进了书房坐下，奥布浪斯基先向商人发问：“你把钱带来了吗？”

“钱？不用担心。不过，我还有事要和您商量。”廖宾宁说。

列文不耐烦听，站起来向外走，可商人的话使他停住了脚步。

“您一定要再让一步。这森林价钱太高了。要这么多钱，太难为人啦！您再让让，让让吧！”廖宾宁恳求说。

列文不等奥布浪斯基回答，就说：“实际上，你买这座森林，没花什么代价。我是事先不知道，否则我会替他另标价钱的。”

廖宾宁站起来，脸上浮着一丝微笑，却不看列文，只对奥布浪斯基说：“我知道，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维奇很吝啬呢，不敢和他打交道。我买过他的小麦，出了好大价钱呀！”

“我为什么要东西白送给你？”列文一句不让，“我不是拾来的，也不是偷来的。”

“哎唷，现在有法院，偷是不行的。我们是老老实实在地商量。我要求让步，哪怕让一点点。”

列文上前一步，大声说：“你们商定没有？讲定了就不要再讨价还价，如果没商定，这森林，我买下了！”

廖宾宁的笑容立刻消失了，迅速地在外衣口袋里掏出钱包来。“请收下钱，森林是我的了！我从不斤斤计较，现在签地契吧。”

列文走出去，把门“砰”地关上。一个小时后，廖宾宁带着签好的地契走了。奥布浪斯基拿着一大把钱，笑嘻嘻地走上楼，见到了列文。

“完了吗？你那愚蠢的买卖……”列文说。

“算了，不提啦！我知道你恨那个廖宾宁。”

“也许是这样吧。可你了解我在想什么吗？”列文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又发起议论来。“我看到我所属的贵族阶级在各方面都正贫穷下去，我痛心，我恼火！你会说，要打破阶级界线呐，会说我是一个反动派。可我还是喜欢属于贵族！我这里有的农民也买了土地，富裕起来，这我不反对。老爷们不干事，农民们劳动，他们买地致富是理所当然的，我为农民高兴。可是贵族们穷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太天真，太无能。有个投机家用一半钱就买了一个贵族的田产。今天，你又白白奉送了三万卢布给这个流氓。”

“啊，你应该原谅我。数树的事，未免太小气了。我们有我们的事，他们有他们的。总之，卖了就卖了，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奥布浪斯基没兴

趣他说着，看见仆人们把饭端了进来，忙又打岔说，“啊，煎蛋来了，我顶喜欢吃这个了。”说完，就吃开了。

吃完了饭，奥布浪斯基打起了哈欠，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脱了衣服洗了脸，准备睡觉。可是列文仍然在他屋里说个没完。他只好一边应付着，一边不住地打哈欠。

“渥伦斯奇现在在哪儿？”列文又突如其来地大声问，惊得奥布浪斯基止住了哈欠。

“渥伦斯奇？他，噢，他在彼得堡呢！一直没回莫斯科。考斯加，让我说，都是你的过错。你一看见对手就慌了。他是个十足的贵族，再加上将来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些对吉提的母亲发生了作用……”

一提起贵族，列文又激动了，打断对方的话，自己说下去：“你说他是贵族，我倒不这么看。他父亲凭阴谋白手起家，他母亲呢，天知道和谁发生过关系。我把我自己和我们这样的人才看成贵族呢！我们三四代的祖先都是有荣誉的，有教养的。我们从没巴结过谁，依赖过谁！不想，我反倒被他们瞧不起了！‘你也以为我数森林的树是小气，可你白给廖宾宁三万卢布，还收取地租什么的，我却不。我珍惜祖先传下来的东西，珍惜靠劳动得来的东西。我们才是贵族呢！至于那些靠权贵的恩典生活。那些用钱就能收买的人，是不能算的。”

“哦，你在骂谁呢？”奥布浪斯基被说得睡意全无，笑着问。虽然他感到列文把他也归入用钱能收买的一类人中，可并不在意，还是接着自己刚才的话说道：“你关于渥伦斯奇的话并不正确。我要是你，一定跟我一起去莫斯科找吉提去……”

“我告诉你，我求过婚了！”列文毫无表情，“被拒绝了。时我来说，吉提不过是痛苦和屈辱的回忆罢了。”

“你瞎说！”

列文发了一通牢骚，心里痛快多了，拉着奥布浪斯基的手说：“你不生我的气吧？”

“当然不会。”奥布浪斯基爽快地一笑，“啊呀，已经半夜了。我反正睡不成觉了，索性赶个早晨，和你再去打猎，然后从猎场就一直去车站回莫斯科去。”

“好极了，走吧！”

安娜和渥伦斯奇的关系已经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一个可怕的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们为此感到快乐又恐怖。现在，全城社交界都知道他和她相好。妇女们看到安娜出了一件不贞洁的事，都以一种快感准备把“泥上”向她扔来。渥伦斯奇在联队里，虽然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件事，可大家都猜到了他和卡列宁夫人之间的关系。不久，他的母亲也知道了。老伯爵夫人起初还为儿子的风流而高兴，可后来听说他为了安娜的缘故竟然拒绝了上级给他的一个重要职位，她又着急了，让她的大儿子给渥伦斯奇捎了封信。

士官的赛马会要举行了。酷爱赛马的渥伦斯奇报了名，还买了一匹英国的纯种牝马。赛马这一天早晨，他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打开一看，信上说的是他和安娜的事，心中顿时不快。

“他们总是干涉我的私事。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幸福。”

他又想到安娜。“这件事再隐瞒下去是很难的了，而且我们两个人都痛苦，一定要赶快了结，改变这种处境。怎么办好呢？索性一起隐藏到什么地方去吧！我这就去找她。”

赛马开始前，下起了大雨。渥伦斯奇驾着马幸在泥泞路上奔驰，朝安娜住着的别墅走去。为了避免别人注意，他提前停下车，绕道穿过花园，走进了安娜的那幢房子。

这时候，安娜身穿白色长裙，正坐在露台上，手拿着喷壶发愣。渥伦斯奇走近她，她发觉了，转过脸看他，脸上立刻泛起红晕。

“你把我吓了一跳，谢辽沙出去玩了。他们一会儿就回来。”安娜的嘴唇在发抖。

“请你原谅我到这里来。可我一天见不到你就过不下去。”他握住了她的手，“怎么，手这么凉，身体不好吗？或者有什么烦恼的事？”

安娜不回答，她的手也在发抖，眼睛一闪一闪的。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吧。如果我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我能安心吗？”他恳求说。“我……我有了……小孩。”安娜抖得更加厉害了。

渥伦斯奇的脸一下子变白了，头垂了下去。半晌，他才抬起头来，重新吻了吻她的手，然后默默地来回走着。“这就是说，”他毅然走到安娜跟前，“我们的命运决定了。一定要尽快了结现在这种生活！”

“了结？怎样了结？”安娜镇静多了。

“离开你的丈夫，把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已经结合了。”

“要完完全全的。我们得打定主意。随便什么情况都比你现在的处境好。当然，我知道，你很苦恼，为了你的丈夫和儿子。”

“啊，没有为我的丈夫，我不想他，他也不知道。照你说，该怎么办呢？”

“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离开他就是了。”

“如果我告诉了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安娜想起卡列宁，目光忽然凶狠起来。“他一定会说‘我不能让你玷辱我的名声和我的儿子！’他会打官腔，不让我定，还要用一切办法防止外人知道。”

“可是，安娜，无论如何，非把什么都告诉他不可，然后……”

“逃走吗？”

“为什么不能呢？”

安娜忽然生气了，大声说：“逃走！做你的情妇去！那就把什么都毁了！”

渥伦斯奇没有想到，安娜此刻主要是舍不得她的儿子谢辽沙。因为这件事，谢辽沙会怎样，将来会不会认她这个母亲？安娜为此万分痛苦。

“我求你，”她握住渥伦斯奇的手，“永远不要对我说这些了。”

“可是……”

“不，不要说，随我去吧。我知道我的处境多么可怕，可事情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容易。”

“可我怎么安心呢？”

“只要你不再说这个，就会过去的。你说这个，我才更苦恼。”

“我真不明白。”

“我知道，让你说谎是困难的。所以我常想，你为了我毁了自己的一生。”

渥伦斯奇心头一热，说：“我是想，你怎么能因为我把一切都牺牲了呢？你要是不幸，我是不会饶恕自己的。”

安娜听了这话，一阵狂喜，更挨近了他。“我不幸吗？不，这是我的幸福啊！”

两个人抱在一起。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是谢辽沙回来了。安娜赶紧站起来，拉着渥伦斯奇的手吻着，望着他，然后把他推开，迅速地走了，去迎接儿子。

渥伦斯奇看了看表，已经到了赛马的时间。他也匆匆地走了。

十二

渥伦斯奇万没想到，在赛马中遭到了惨败。当他沉浸在对安娜的热情当中，匆匆赶到赛马场的时候，已经很迟了。几个项目已经比赛完毕，他参加的障碍赛马就要开始了。

他迅速备好了马，换好了衣服，进入了场地。“安娜一定也来了，正在看我呢！”他想，可故意不去看观众台，怕分了心。正在边时候，他的哥哥走了过来。

“喂，怎么到处找不到你，你接到母亲的来信了吗？”

渥伦斯奇又烦乱起来。“我接到了，我请你们不要管别人的事！”

“好了，你回封信给她吧，在赛马前不要心烦。”哥哥笑着走开了。

渥伦斯奇向他的马走过去，有个熟人又拦住他，指着看台上的亨子说：“哦，卡列宁来了，正找他的妻子呢。她也来了，你没看见她吗？”

“没有。”他看也不看。

还没来得及检查马鞍，抽签已经开始。他抽到第七号，马上听到口令：“上马！”

渥伦斯奇轻快地骑上马，他的随从过来嘱咐说：“记住了，在接近障碍物的时候，不要控制它，不要鞭打它，随它高兴怎样就怎样。”

“我知道。”渥伦斯奇说着，向出发点走去。

比赛开始了。他的马先落在了后面，但很快超过了几个对手，在还剩最后两道障碍时，他的马跑到了最前面。

“好！渥伦斯奇！”朋友们为他助威。

还剩最后一道两俄尺宽的水沟了。渥伦斯奇急切地想把紧跟在后面的对手甩开，不知不觉拉紧了缰绳，马的头一起一落，急促地喘着粗气。跨水沟了，它象鸟一样飞了过去。但就在这一瞬间，渥伦斯奇没能配合上马的动作，身体的位置变了，向一边歪去。他再也控制不住，一只脚已经触到地面。“扑通”一声，马重重地倒了下去。后面的一匹白马箭一样地超过了它。

渥伦斯奇满身泥土，站在地上，拉缰绳想让马起来，可它全身颤抖着怎么也起不来了，同时痛苦地望着主人。渥伦斯奇气得用力踢它的肚子，它仍然没有动。

“嗨！我在干什么呀！”渥伦斯奇拍着自己的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把一匹多好的马给毁了！”

医生和朋友们一齐跑了过来。一检查，马的脊骨折断了，只好把它打死。渥伦斯奇难受地说不出一句话，连帽子也没戴上，就离开了赛场。赛马的失败，使他尝到了悲惨的滋味。

当渥伦斯奇落下马的时候，正在看台上时刻注视着他的安娜禁不住“啊——”地惊叫起来。随后又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象一只在笼子里的鸟乱动起来。一会儿站起身走开，一会儿又回来对身边的培脱西夫人说“走吧，我们走吧！”

她的这些举动，被她的丈夫卡列宁看在眼里。刚才赛马的时候，他就注意观察她，发现她对别的选手如何无动于衷，而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人。安娜意识到丈夫正在用不满的眼光盯着自己，可她并不顾忌，皱起眉头瞥了他一眼，又继续朝渥伦斯奇望去。

“我们走吧，走吧！”安娜又对培脱西说。而培脱西正在和一位将军说

话，安娜只好耐着性子等着。

卡列宁便走到妻子面前，殷勤地把手臂伸给她。“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

安娜没有回答。她被那位将军的话吸引住了。

“他们说，他也摔断了腿，真太糟糕了！”将军说。

安娜连忙举起望远镜，朝出事地点望去，见许多人围在那里，什么也看不清。于是，她又心慌意乱地要走。

“我又一次把手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卡列宁碰碰她的手。

“不，不。由我吧，我要在这里。”安娜没有看他，话音里却流露出厌恶的情绪。

一个士宫从出事地点跑过来了，告诉大家，骑马人没有出事。安娜一听这话，身体一软就坐下来，忍不住哭泣起来，还用扇子掩住了脸。卡列宁连忙站在她的前面，挡着她，让她恢复安静。

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她说：“我第三次把手伸给你！”

培脱西在旁边听见了，过来对卡列宁说：“是我接安娜来的，我答应送她回去。”

“对不起，夫人。”卡列宁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又说，“我看安娜身体不舒服，我要和她一起回去。”

安娜这才吃惊地望望四周，顺从地站起身来，用手挽住卡列宁的手臂。他俩一起向外走，卡列宁象平时一样，安详地和遇到的人打招呼。安娜也照常说上几句，可心里总惦记着另一个人。“他怎样了呢？他会不会来看我，我今天要不要去看他？”

默默地走出赛马场，坐进了马车，卡列宁这才对妻子开了口：“我不能不对你说，你今天的举动有失检点。”

“有失检点？什么地方？”安娜大声问，心里却恐惧得很。

“注意！”卡列宁连忙把马车夫背后的窗子关紧。“一个骑手出了事的时候，你没有控制住你的失望！”

安娜没有回音。卡列宁接着说：“我已经要求过你，在社交场会要做到不让人对你说三道四。可今天，你……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

安娜脸上露出假装的嘲弄的笑。这笑，使卡列宁又犹豫了。他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是可笑的，希望恢复平静。

“也许是我错了。”他马上又说，“如果是那样，请你原谅。”

“不，你没有错！”安娜忽然从容而坚决他说，“我实话告诉你，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受不了你，我怕你，我厌恶你……随你怎么处置我吧！”说完，她倒在车角里捂着脸，呜咽起来。

卡列宁呆了。脸上显出死人般庄严而僵冷的神色，一动不动，望着前面。两个人不再说话。

车到了别墅门口。卡列宁才回过头对安娜说：“很好！你说了实话。但是，我要求你严格遵守外表的体面，直到我采取适当的办法保证我的荣誉，并且通知你为止。”

他先下了车。在前来迎接的仆人面前，他仍旧和往常一样，扶安娜走下车，还握了握她的手，才又坐进马车，回城里办公去了。

安娜进屋不大一会儿，培脱西派了个仆人给她送来一封信。信上告诉她：“他还好，没有受伤，只是感到失望。”

“这么说，他会来看我的。”安娜想起赛马前和渥伦斯奇见面的情景，不禁热血沸腾，“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多么可怕，又多么光明啊！至于我的丈夫，哦，谢谢上帝，我也说了实话，和他的一切都完结了！”

十三

这年夏天，列文的同母异父哥哥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来到乡下，住在弟弟这里度夏。柯兹尼雪夫是个学者，一直独身生活，一心作学问，对哲学和社会问题很有讲究。他认为在工作之余，到农村过田园生活是最舒服的：仰卧在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懒懒地闲谈什么，多让人愉快！他很健谈，尤其喜欢别人听他谈。在乡下，最经常的听者就是他弟弟列文。

列文的想法却不一样。农村，是他劳动工作的场所，特别是现在农忙的时候，他整天要关心农事，料理各项事务，所以要经常到农场去。柯兹尼雪夫没了说话对象，很不满意。

“这么热的天，你走动的真够多的。”他对弟弟说。

这一天，他提出要去钓鱼。列文因为要去查看草场和耕地，就建议一起坐马车去，把他送到河边。

田野已经被快要成熟的庄稼掩没了。黑麦结了穗，绿色的燕麦参差不齐地和草长在一起，养麦也发了芽……只有一条小路通向前方。马车横过草场，来到河边。柯兹尼雪夫开始整理钓鱼用具，列文则走进草的海洋里去了。

黄色的草随风起伏着。在齐腰深的草场上，列文欣喜地感到，是该割草的时候了。

一个老农民肩扛蜂篮走过来，列文和他打着招呼。“哦，你看怎么样？这草就动手割呢，还是再等一等？”

“按过去习惯要等到圣彼得节呢，可今年，上帝保佑，这草长得好极了呀！”

“你看天气怎么样？”

“那要听天由命啰，大概会晴下去。”

列文走出草场，向河边走过去。柯兹尼雪夫什么也没钩到，可是兴致仍旧很高，见列文走了过来，连忙打招呼，准备和他好好聊聊。

“哦，我们回去吧。”列文想着割草的事，要回去安排明天割草的人。

“干么这么急？再待一会儿吧。瞧你，身上湿成这样。你知道，我很关心你的事。”柯兹尼雪夫滔滔不绝他说起来，“听说这个县上的享糟到极点了。我以前就对你说过，现在还要说，你不出席县议会，不管县里的事，也不关心公共事业，是衣对的。我们出了钱，可只当了人家的薪水。这里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助产士，也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这些我试过。但是我不能去做。”列文不愿意他说。

“我不明白。我看你不是不关心，也不是没能力。是什么呢？难道是大懒惰吗？”柯兹尼雪夫严厉地望着弟弟，“我看你是灰心了。你怎么这样没有雄心呢？”

这活刺痛了列文。他生硬他说：“我认为那些事不重要，引不起我的兴趣。”

柯兹尼雪夫露出不悦的神色，“凡事总得有个限度。”他说，“你为人真诚，不喜欢虚伪，这我知道。但是你说得也太难听了。你声称你爱农民，可连他们的死活都不看重。你这里的农民还这么愚昧，得不到教育，生了病没有医生，没有药，而你，有力量帮助他们，却不去帮助他们，不去办个医院，不去办个学校。噢，因为你觉得这不重要！”

列文感到受了羞辱，急忙辩解道：“那些事也许是好的。但是办医院对

我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不会让我的儿女上学校读书，农民们也不见得，我不相信他们会让儿女读书。”

柯兹尼雪夫没想到弟弟会说出这种话，一听就恼了。他提起钓鱼竿又投进水中，然后看看列文，口气坚决他说：“第一，药房是需要的；第二，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对你会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列文固执地说，“会写字读书的要坏得多，不会铺路，还偷东西。”

“你承认不承认受教育是人民的福利？”他哥哥皱起了眉头。

“这我承认。”

“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心这个事业，不能不努力去办。”

列文顿时涨红了脸。“可我还不能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认为有可能办到。”

“你怎么这么说？！”柯兹尼雪夫瞪起了眼睛。

“既然是在讨论嘛，各人说各人的。你就用哲学的观点解释给我听听。”列文说。

柯兹尼雪夫撇了撇嘴，“说什么哲学，扯得上吗？”这口吻在列文听来，象是说他这个弟弟就没有谈哲学的资格。

“好，那听我告诉你！”列文被激怒了，大声说道。“我认为我们的一切行动终究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是个贵族，我不需要铁路，不需要医生医院，不需要治安官，不需要学校。地方议会只是让我多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上城开会，和臭虫过夜，听他们胡说八道。反正个人利益不会诱使我做这些事……”

“对不起，”柯兹尼雪夫插嘴道，“个人利益并没有让我们为农奴的解放努力，可我们却努力去做了。”

“农奴解放是另一回事。我是说，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在任何时候我都全力保卫；和我有关系的事，我也愿意考虑……任何一种事，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原理，哲学的原理，哲学的！”列文特意加重“哲学”的字眼，表示自己有权资格谈论哲学。

柯兹尼雪夫笑了，摇摇头，然后以哲学家的权威姿态总结说：“好了，你还是别谈哲学吧。自古以来，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发现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一个民族只有认识到他们的制度里，什么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并且尊重这些——这个民族才有前途，才称得上有历史的民族。至于你个人，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性和旧农奴主的习气。可我相信你是一时糊涂，你会改正的。”

列文沉默了。他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不明白是自己没说清楚，还是他哥哥不愿意或不能了解他。不过，他不想再反驳了，他惦记起了另一件事。于是，兄弟俩收拾起鱼具，坐车回去了。

十四

列文想到的另一件事，是他准备亲自去割草。去年有一次他看农民割草，对管家生了气，于是就用平息怒气的惯用办法——从一个农民手里接过镰刀，自己割起来。后来他又剁了几回，并深深爱上了这种劳动。今年初春以来，他就计划要和农民割一整天的草。柯兹尼雪夫来了之后，他又犹豫了，怕哥哥笑他。然而，这场激烈的辩论，使他马上想到了这件事。

“我需要肉体上的运动。不然我的性情会变坏的。”他想。

回到家里，他立刻去安排了割草的事，并叫人给他磨好镰刀。晚上喝茶的时候，他对他哥哥说：“天气不错，明天我要割草去了。”

“噢，割草？我也喜欢这种田间劳动呢！”他哥哥很有兴趣地说。

“我非常喜欢，明天要干一整天。”

“象农民一样，从早到晚？”柯兹尼雪夫好奇地望着弟弟，“把它当成练体操好极了，可要干一整天，你恐怕受不了。农民会怎么看呢，我想他们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

“不，我不这么想。割草是又艰苦又愉快的事。”

“吃饭怎么办？把红汤和烤鸡送到田里，有点尴尬吧？”

“我回来吃就是了。”

第二天早晨，列文起得比平时早。可他赶到草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于开了。他们有的穿着上衣，有的只穿衬衫，连成一串，用各种不同的姿势挥动着镰刀。列文数了数，一共四十二个人。他的割草师傅迪特，一个瘦小的农民，走在最前面，正大刀阔斧地割着。

列文下了马，走到迪特身边。迪特取出一把磨好的镰刀递给他，他试着割了几下。这时候，已经割完第一排的人们。流着汗，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笑着和他打起招呼。

“老爷，一不做二不休。可不要掉队呀！”一个人忍住笑说。

“我尽力不掉队。”列文站在了迪特的后面。

割第二排了。列文很久没割草，又被那么多眼睛盯着，而路边的草又短又韧，尽管他使劲挥动镰刀。可还是割得不干净。他心里起急，后面的议论也听到了：

“看他腰弯成那样，刀把太高了。”

“拿近刀口一点就好了。”

“不要紧，他会顺手的。”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主人是尽了力的，可草还没割净呢，要是我们也这个样子，就要挨骂了。”

列文听了很狼狈，但没有说话，紧跟着迪特尽力割得好些。割了大约一百步，他已经感到很吃力了，他担心自己支持不下去。幸好，迪特停了下来，拾起一把草，擦着镰刀，又过来擦列文的。列文这才直起腰喘气了一阵。再往前割，还是这样，当他感到气力用尽的时候，迪特偏就又停下来，擦起镰刀，他也能歇一歇。终于，这一排总算割完了。他象迪特那样，把镰刀搭在肩上，慢慢地从割完的地方往回走。尽管脸上流着汗，从鼻尖上往下滴，衣服湿透了，他还是感到非常愉快，高兴自己还能支持得下。只是和迪特割的那一排相比，使他有些扫兴：迪特割的刀切一样整齐；他的这一排，满地是草，参差不齐。

又开始割了。列文除了尽力割好，不让人落下之外，什么也想不到了，

耳边只听见镰刀的割草声，眼睛也只看见前边的草和迪特的脊背。忽然，热汗淋漓的肩膀上，有凉爽的感觉，他抬头一看，原来天上已布满了乌云，大雨点落了下来。他和农民们一样，耸耸肩，享受着凉意的快乐。割了一排又割一排，长排短排，好草坏草……列文完全失去了时间的观念，割得轻松多了，而且也能象迪特那样整齐了。

又割完一排的时候，迪特走到老头儿身边，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个人抬头望着已经变晴了的天空。列文正想着，他们怎么不割了呢？那老头儿已经开口了：“该吃早饭了，老爷。”

列文这才记起来，农民们已经干了四个钟头，还没休息。“好的，那就吃早饭吧！”他说，又问老头儿，“下了雨，干草会糟蹋不少吧？”

“不会的，雨天割草晴天收啊！”老头儿笑嘻嘻地回答。

农民们都到衣服堆那边拿面包吃。列文骑上马，飞快地跑回家。这时候，柯兹尼雪夫刚刚起床。列文喝了咖啡，立刻又回草场了。

早饭以后再开始割，他换了位置，站在那老头儿和小伙子密希卡中间。老头儿走在前面，用准确而匀称的动作割着，象做游戏似的，一会儿，身后就是一垛高高的草，平整的一排。遇到小土坡，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刀口，时而用刀尖，把草割得干干净净。他的眼睛还经常注视前面，看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有时拾起一颗野果子，就吃下去或递给后面的列文吃；有时又用镰刀割下身边小树的树枝摆弄，或者看看树上的鹤鸽窝，惊得鸟连忙飞走了；遇到一条草蛇，就用刀挑起来给列文看，然后把它甩掉……后面的那个小伙子就不一样了，不停地割着，孩子般的面孔显得很紧张，当发现有人看着他时，又忙微笑一下，显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很吃力。

列文站在两人中间，完全沉浸在劳动的狂热中。浸透了衣服的汗水，使他感到凉爽。手中的镰刀好象在自动地挥舞，而他自己好象不知道在于什么。这种忘我的状态，是他感到的最幸福的时刻。他没有注意时间是怎么过去的，直到老头儿指给他看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男孩女孩，看见孩子们拿着一袋袋面包，提着一瓶瓶汽水，这才似乎想起了什么。

“看呐！这些小虫子爬来了呀！”老头儿风趣地指着孩子们说，又望望太阳，等再割了两排，他站住了，向列文肯定他说，“老爷，吃午饭了！”

割草的人们向小溪边走过去，聚集在柳树荫下。有的在溪边洗脸，年轻的索性跳下去洗澡。列文也走过去，坐在他们身边。他不想独自走开了。农民们和他不再拘束，和他说笑着，都解开面包袋，揭开瓶塞，大口吃起来。

老头儿把一片面包捏碎了，放进碗里，又倒进些水，放上点盐，就向着东方祷告起来。然后，对列文说：“老爷，尝尝我的泡面包吧！”

列文不客气地吃起来，味道这么甜美，他决定不回家吃饭了。一边吃着，他一边和老头儿谈起家常，把自己家里的事细细地告诉他。他感到这老头儿比他那个哥哥还亲近。吃完了，老头儿又念了祷告，把草垫在头下，躺下歇息。列文也放平了身子，尽管有苍蝇和小虫在身上爬，可他一躺下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老头儿正坐在那边给小伙子们磨镰刀。列文向四周望去，几乎认不得这块地方了。割倒的草发出芳香，大地露出了本来面目。他惊喜地望着这坦荡的田野，心里估计着今天割了多少，还可以再割多少。

“割完这一块，能不能把玛希金高地也割了呢？”他对老头儿说。

老头儿望望天空：“太阳不高了啊。不过，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吧？”

列文同意了。午后休息的时候，老头儿就对大伙儿说：“去割完玛希金高地吧，会有伏特加喝的！”

“小伙子们，打起精神来吧！”迪特也喊着。

“干吧，干吧！”大伙儿七嘴八舌他说，“上点劲儿，天黑了再回去。”

人们很快割完了剩下的几排，又向玛希金高地走去。等把高地的草割完了，天色已近黄昏。农民们穿上衣服、往回家的路上走。列文也骑上马。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们。远远地，他还听见农民们那粗野的愉快的谈笑声。

当他满身汗湿，头发粘在前额上，衣服上尽是泥土地走进家门的时候，柯兹尼雪夫正坐着喝柠檬水，看刚收到的报纸和杂志。他已经吃完了饭。

“我们把草都割完了，好极了，好极了呀！”列文大声说，完全忘了昨天他和他不愉快的谈话。

“哎哟，你弄成了什么样子啊！”柯兹尼雪夫不满地望着弟弟，“快把门关好，你至少带进来一打苍蝇。”

“你不会想到我今天多快乐！”

“你当真割了一整天？很好。快去吃饭吧，去吧去吧！我马上也到餐厅去。”

五分钟后，兄弟俩坐在餐厅里。列文吃着晚饭，吃得格外香甜。他哥哥笑着望着他。

“真是好极了！”列文仍旧兴致勃勃地谈着今天的劳动，“我要给医学添个新名词，叫劳动疗法。你想象不出这对神经病人多么有效。”

“可农民并不赞成这个。”柯兹尼雪夫说，“我本来打算到草场去看你，可天热得厉害，我走到树林就不能再走了。遇见你的老乳母，我问她农民对你的看法，她说‘这不是老爷们做的事。’”

“也许这样吧。可不管怎样，我平生没尝过这样快乐的滋味，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噢，我认识了一个老头儿，真有趣呀！”

“我今天过得也很好。”他哥哥转开话题，“第一，解决了两个象棋的走法；第二，我又仔细想了想昨天和你的谈话。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我们不同的是：你把个人利益看成原动力，而我，认为关心公益是每个有教养的人共同的。”

列文听他哥哥侃侃而谈，却没听懂，也完全想不起昨天说的什么，只是笑了笑，随后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噢，我要到账房料理一下了。”

十五

奥布浪斯基为了密切和部里上司的关系，为以后升迁作准备，最近到彼得堡活动去了。他的妻子杜丽带着六个孩子到乡下来住，因为这样不但节省开支，对孩子们的健康也有好处。厄古梭华田庄是她的嫁妆地，离列文的波克罗夫斯科意只有五十俄里。奥布浪斯基为此写信给列文，请他有时间去看看杜丽，帮助照看一下。

列文很高兴做这件事。这一天，他骑着马来到了厄古梭华。

杜丽带着孩子们洗过澡回家，见门口站着一个人，立刻认出来是列文。她早想和他谈谈了，就快活地把手伸给他，“噢，见到你我真高兴！”

“你好象一只母鸡，后面跟着一群小鸡。”列文开玩笑他说，“司梯瓦写信来，我才知道你在这里。怎么样？你们住惯了城市的人，到乡下生活会感到不方便吧？”

“啊，不。起初有点不舒服，现在一切都适应了。”

孩子们不大认识列文，可列文没有丝毫的伪善，他们很快就跟他亲近了。两个大一点的和在一起跑起来。他把一个女孩抱起来，让她坐在肩头。他们一路跑着，走着，逗着趣，还说起各种家务事。

午饭后，他们坐在露台上聊天。杜丽和他丈夫不一样，迫不及待地对列文说起了妹妹吉提的事。

“你知道吗？古提要回国了，也要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夏天。”

“是吗？”列文脸涨红了，连忙打岔说，“我送你两头母牛吧，或者，我教你怎样喂牛吧，那要好饲料呢！”于是，他说了一大套喂牛的方法。

杜丽却不想听这个，沉默了一会儿，忍不住打断列文的话，又说到了吉提：“吉提来信说，她现在最希望孤独和平静。”

“她，她好些了吗？”列文应付说。

“她完全好了，我根本不相信她有病。”

“啊，那，太让我高兴了。”列文脸色很难看。

杜丽决定打破僵局，直截了当地问：“我很奇怪，你为什么生吉提的气了？”

“我？我没生她的气。”

“不，你生了气。不然，你为什么不再来看我，也不去看她呢？”

列文的脸红到了脖根，有些激动他说：“达丽亚·亚力山特罗夫娜，我也奇怪，象你这样好心肠的人，怎么会感觉不到这一点，对我一点同情都没有。既然知道了，又何必问……”

“我知道什么？”

“知道我求了婚，被她拒绝了！”列文又愤恨起来。

“我不知道，你别误解，我真不知道。”杜丽着急他说，“我只知道她和渥伦斯奇发生一件使她非常痛苦的事，他求我不要再提那件事。但是，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你说的那样，我真替她难过……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可怜的吉提！”

“不要再谈这些了吧，”列文站起来，“你如果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再见吧！”

“不，你再待一会儿。”杜丽拦住他，“我要替我妹妹解释一下。你大概不会明白，你们男人自由自在，什么都可以自己选择，爱什么人知道很清

楚。可她一个女子，又有少女的害羞，只能从远处看你们男人。你们看中一个女子，就去求婚，可女的呢，只能回答‘是’或者‘不’……”

“于是，她在我和渥伦斯奇两人中间，选了一个。”列文想，痛苦又压抑了他的心，就对杜丽说：“人不是衣服或者别的物品，选定了就最好……，翻来覆去可不行。”

“噢，自尊心，完全是自尊心。”杜丽似乎并不看重他的“自尊”，继续为吉提辩解，“当你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正犹豫不定。对渥伦斯奇，她天天看得见，而对你，她好久看不见。吉提也是太年轻了。如果是我，我就不会象她那样。我一向不喜欢那个渥伦斯奇。结果真是那样，他变心了。”

列文想起吉提当时说的“不，那是不能够的”，是那么肯定而自信，就冷淡地对杜丽说：“我想你是误解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你的妹妹任何想念，都不可能了，完全不可能。”

“我也并没说她爱你，只是说她当时的拒绝说明不了什么。”

列文听了，跳起来粗暴他说：“你知道你的话怎样伤害了我！如果你的一个孩子死了，而别人对你说，孩子本来可以活的，活着会怎样怎样……可他死了，死了！”

“你说的多好笑！”杜丽勉强地笑着，“吉提到这里来，你不来看我们吗？”

“不，我不来。我要尽可能不让她再看见我，免得她讨厌。”

“好笑得很！”杜丽也不高兴了，“好吧，就当咱们没谈过这些。”说完，转身去照料孩子们了。

喝过了茶，列文就告辞走了。杜丽也没挽留他。

十六

从杜丽那里回来后不久，列文又得到一个使他气恼的消息。那天，他姐姐地产上的村庄长老，来向他报告割草的事。以前，草是二十卢布一俄亩卖给农民的。列文接管后，觉得那片草场值更多的钱，就改为二十五卢布一俄亩。农民都不干，列文又决定一部分用雇工割，另一部分接收成分摊。

用这个办法的第一年，他获利很多，尽管农民们一直反对，列文还是坚持这么干。今年，农民们按分摊收成的三分之一的办法，把草割完了。村老来报告说，他们已经请了管账的，当面把草分了。留给列文十一堆草，每一堆是五十车。可当列文问起一共收了多少干草的时候，村老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列文很不高兴。

“你们怎么不经我允许，就把草擅自分了？”

他怀疑农民捣了什么鬼，就决定亲自去一趟。

那村子在二十俄里之外，列文骑上马，中午就到了。他走到割草场上，检查留给自己的每一堆草，一看就知道，哪一堆也装不满五十车。他立刻吩咐把车拉来，运一堆草到仓库里，果然，这一堆只装了三十二车。他生气地瞪了村老一眼。

村老连忙辩解说：“草堆得那么长时间，晒干了，减了分量了。上帝呀，我是对得起上帝的呀！”

“不管怎么说，没得到我的允许，你们就把草分了，我不能接受。”列文扳着脸说。

于是，他和在场的农民争吵起来。最后还是按他的主意重新分配。办法是：那十一堆草给农民，主人的一份重新分。

整整一下午，农民们在草地上忙碌着，装车，运草，直到天色暗下来，还没运完。列文有些累了，坐在于草堆上，一边歇息着，一边欣赏着辽阔的草场，注视着紧张劳动的男男女女。

河湾那边，穿得花花绿绿的农妇们来往穿梭，把草堆成一垛一垛的，还高谈阔论，笑个不停。男人们拿着叉子跟在后面，把草又搭成高高的一堆。那边，一辆辆马车走过来，草被放到车上，一堆堆地又消失了。车上的草装得满满的，一直垂得马屁股上。阵阵凉风吹过，干草的芳香弥漫在空中。

一个老农民在列文身边不远的地方蹲下来，自言自语他说起话来。“多好的干草啊，简直象茶，已经运了一多半了。”见一个小青年赶着空车过来，他立刻朝他喊道：“最后一车了吗？嗯？”

“是最后一车了，爸爸。”那小伙儿也叫着，还回头望了望坐在车上的一个青年农妇，笑了笑。那农妇玫瑰色的面颊上也透着活泼的微笑。

“他是谁？你的儿子？”列文看那小伙儿很讨人喜欢，就有兴致的问那老头儿。

“我的小儿子。”老头儿乐呵呵地回答。

“多好的小伙儿啊！已经成家了吧？”

“娶了两年喽！”

“有小孩了吗？”

“哪会有小孩！整整一年多，他什么都不懂，见了媳妇儿还害臊呢！”老头儿说着又岔开话题，“这草真好啊，象茶一样呢。”

列文则一直注视着那小伙儿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把干草装上车。小伙

儿站在车上接草，放好，再用脚踩实。那年轻的农妇把草一捆捆地递上去，草码高了，她又拿起叉子叉起草捆高高地送上车，身体一起一伏的，从容又轻快。而小伙儿，显然是想减轻妻子的劳累，大大张开手臂接住草捆，迅速地放平码好，再去接另一捆。草装好了，农妇又爬上车帮助捆打。小伙儿指点着怎样把绳子抽紧，农妇说了句什么，小伙儿马上大声笑起来。草捆好了，小伙儿跳下车，拉起缰绳，赶着车走进了大车的行列。他的妻子也下了车，把工具扔到车上，然后边着有力的步子走到妇女群中。她们一边跳舞，一边跟着车队走。一个妇女唱起歌子，声音粗粗的；唱完了，几十个妇女又跟着重唱了一遍。

大车一辆接一辆从列文身边走过去。他躺在草堆上，被眼前这一切震撼着。此刻，他十分羡慕这健康的劳动的欢乐，很想加入这种欢乐之中。可他并没有动，只是躺着，看着，听着。几个为分草的事和列文吵得很凶的农民，列文认为是欺骗了他的农民，也走过来，还和他打起招呼。显然他们谁也不记着这事了，也没有后悔的神色。一切不愉快都淹没在劳动的大海中了。人们把力量都献给了劳动，而报酬就在劳动本身。

列文平时就赞美这种生活。今天，他看见那小伙儿和他年轻妻子之间纯真的、刚刚苏醒的爱情，心里受到了更大的触动，不觉得想到了自己的婚事。

人们散去了。只有远处来的一些农民在一起吃晚餐，准备在草场上过夜。他们的笑声歌声时时传来。列文则静静地躺在草堆上凝望着天空，想着心事。

“我怎么好呢？”他对自己说，“要娶个妻子吗？离开我的地产吗？加入农民一伙，娶个农家女吗？”他觉得比起勤劳可爱的小伙儿夫妇来，自己现在过的是乏味的、不自然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可今后怎么办，他仍然想不清楚。

夏夜是很短的。过夜的农民几乎没有睡，列文也没有睡。当天空变得昏暗的时候，他知道天快亮了。身上一阵发冷，他连忙站起来，走出草场，沿大路向村里迅速走去。

前面传来了车铃声。列文抬起头，见有一辆马车迎面驶来。他随便朝车里望了一眼，一个老太婆正在打瞌睡，面靠车窗的是一位姑娘，两手拿着白帽子的丝带。

“啊？是她！”列文大吃一惊。

他又看了看，对，不会错的。那双眼睛他太熟悉了。就是她，吉提！他明白了，吉提是从火车站到厄古梭华她姐姐杜丽那里去的。

马车渐渐地走远了。列文孤零零地独步前行，心却猛烈地跳动起来。“她是可爱的，”我仍旧爱她！我爱她！”

十七

了解卡列宁的人都知道，他表面上虽然很冷静很有理智，可有一个弱点：见不得女人和小孩的眼泪。听到哭声，他就激动得难以自制，失去了冷静，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那一天从赛马场回别墅途中，安娜把和漫伦斯奇的事告诉了他，然后双手掩面，蓦地哭了起来。卡列宁心里愤恨，可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动不动，也不看她一眼。直到独自一人返回城里的时候，他才急剧地想着对策。

“没有廉耻，没有心肝，没有宗教心，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我早就知道这个，虽然为了顾全她，我一直在欺骗自己。”安娜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一种猜测。

“我把我的生活和她结合在一起，是个错误。这个过错不在我，我不应该不幸，不幸的应该是她！”

卡列宁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洗掉安娜的堕落溅到良己身上的污点，保住体面，而继续沿着自己光明正大、大，有前途的生活道路向前。“我不能因为这么个下贱的女人而使自己不幸，我要想办法摆脱我的处境。”

于是，他把上层社会中发生过的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事挨个想了一遍，想从他们的办法里找到一个合适的。

“达立那洛夫是决斗了的……”卡列宁想起决斗，仿佛涯伦斯奇的枪口正对着他，禁不住毛骨悚然了。他生性胆怯，也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噢，那是野蛮的办法。假如我和他决斗，我开了枪打死了他……为了有罪的妻子而谋杀另一个人，有什么意思呢？更有可能是我被打死或打伤，我一个无辜的人竟成了牺牲品，就更没意思了。而且，我的朋友们也不会让我去决斗的，不会让俄国一个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冒生命危险。而且那样，我的名声也就坏了。不，决斗，毫无道理。”

卡列宁抛开决斗的念头，又转到离婚的念头。这也是好几个被污辱的丈夫采用的办法。“可那就要到法院申诉，涉讼公堂，提供罪证。这样，我的家就丑名远扬了。”他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政敌在得知这件事后，大肆诽谤，攻击，崇高的地位受到影响；要想保住名誉，反而成了不可能，“而且，这会对安娜更有利，她会自由地和他结婚。”这种情况，是卡列宁最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正式离婚，还可以象卡立巴诺夫那样，和妻子分居。”他继续想，可这个办法也会损害名誉，分居后也会使安娜投入握伦斯奇的怀抱中去。“这不成，我不应该不幸，不幸的应该是他们，不能让他们得到幸福。”

现在，只剩下一个解决的办法了：继续和安娜在一起，把发生过的事隐瞒住，再设法断绝她和他的私情。“对，我要告诉她：在她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这个条件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只有这么办！这样，没人会说我抛弃妻子，我也给了她一个悔悟的机会，为挽救她尽了我的力量，这符合宗教的教义！”于是，他开始打起给安娜信的腹稿。

马车到了部里，卡列宁走进办公室，回头对门房说：“我什么人都不见。”然后走进书房，坐下来想了想，就写起来。

……我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后，现在写信“告诉您。我的决定是：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没有权力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在一起的纽带。家庭不能被反覆无常、任性妄为或者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象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

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那件事已经悔悟，要和我一样消除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如不这样，您可以想见您和您的儿子前途会怎样。避暑的季节快过去了。我请您尽快回到城里来，最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见面时再详细谈。

卡列宁

附上给您用的钱——又及。

信写好了，他又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信上没有一句苛责的话，也没有过分的宽容，特别是没有忘记附钱在里面。他装好信封，按了铃，门房走进来。

“把这封信交给信差，明天一早送到别墅交给夫人。”

卡列宁说完，向办公桌走去，把公文稿移到中央，从笔架上取出笔，带着满足的微笑，专心地看起报告来。

十八

安娜把真相告诉了丈夫，想到今后再也不用虚伪和欺骗了，心中很高兴。可睡过一夜觉醒来，她想起昨天的事，又害怕起来。

卡列宁会怎么办？会叫管家把自己赶走，会闹得满城风雨……自己被赶出去，到什么地方去呢？……她又觉得家里人都好象知道了这件事，连走出房门都不敢了。

“噢，我怎么办？”她想得头直发疼，双手抓住两鬓的头发跳下床，来回走着。

使女安露茜卡进来告诉她：“咖啡预备好了，谢辽沙在等着。”

“谢辽沙怎么样了？”安娜猛然清醒过来。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丈夫和情人，还有另一个支柱——儿子。不管怎么样，她都不愿意舍掉儿子。她连忙穿好衣服，走下楼进了客厅。

穿着一身白衣服的谢辽沙见了她，立刻尖声叫起来：“噢，妈妈！”

“我要带他走！”安娜急剧地想，“难道我能丢下他吗？他会不同情我吗？对，今天就走，到莫斯科去，带着谢辽沙。”

于是，她对仆人们宣布要去莫斯科，就立即上楼去收拾行李。正在这时候，卡列宁的信差按响了问铃。不一会儿，仆人拿着厚厚的一封信走进来交给她，说：“信差等着回信呢。”

等仆人走出去，安娜颤抖着手把信拆开，一迭钞票先掉了出来。她读着信，浑身一阵阵发冷。信上写的比她想象的任何一种结局部可怕。

“他是对的，自然，他总是对的！”安娜气愤地自言自语，“他多宽大呀，那样有宗教心，那样高尚，那样正直，那样聪明，别人都这么说。可他们谁也没看见我见到的东西。八年了，他怎样摧残我的生命，从没想过我是需要爱情的女人！我曾经努力爱他，可现在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要爱情，我要生活，我没有罪！他呢？要是来杀了我，又杀了渥伦斯奇，我没怨言。可他不！他反倒这样，他要使他始终正确！”

安娜又看了看信，“哼！‘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的儿子的前途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要夺走我的儿子！他明明知道，我没有我的孩子就生活不下去。‘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过去已经够苦了，今后会怎样？除了说谎和欺骗，不会是别的。他喜欢在虚伪中游泳，我可不能！什么都比欺骗和虚伪好！”

“我该怎么办呢！”安娜简直要跳起来，“我一定要冲破！上帝呀，天下还有我这样不幸的女人吗？”

她走到写字台前，想写回信，可又写不下去，不禁伏在桌上哭了起来。今后，今后还要和过去一样，而且比过去还要坏！抛弃社会地位吗？抛弃儿子吗？去投奔情人吗？她感到自己还没这个勇气。那就只能和卡列宁继续下去。她不敢多想，只是尽情地哭着。

仆人的脚步声使她振作起来，连忙抬起头，写了一张字条：“来信收到了。——A”把它交给进来的仆人，又去吩咐安露茜卡说：“不去莫斯科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下午六点钟，安娜和渥伦斯奇在弗雷德花园里见面了。她挽住他的胳膊，“走走吧，我有活要对你说。”

“什么事？”他也看出安娜的神情很忧郁。

安娜呼吸急促起来：“昨天我和他一起回家的路上，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一切，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了。”

涅伦斯奇蓦地挺直了身子，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态：“是的，这样好！一千倍的好！我知道你是多么痛苦，让我们了结这种处境，让我把一生献给你。”

“问题不在于这儿，你看。”安娜掏出卡列宁的信，“他都写了些什么，你看看。”

涅伦斯奇读着信，脸色慢慢地变了。看完后，他抬起头望着安娜，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坚定的神色。安娜顿时感到失望，并且立刻猜想到他心里有事，可不会说出来。

安娜的猜想没有错，涅伦斯奇的确有心事。自从认识了安娜以后，他确实爱上了她。可是昨天，安娜竟告诉他，她怀孕了，使他大吃一惊。尽管他立即要求她离开卡列宁，可过后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那样也许不好：“我要和她结合，我有准备吗？而且我正在服军役，如果带她走，就得去筹划钱，还要离开军队。”

想到要离职，他很苦恼。最近，他的一个同学从中亚回来，已经当上了将官，而涅伦斯奇不过是个骑兵大尉而已。“我不羡慕他，可这说明象我这样的人，想飞黄腾达并不难。假如我留在军队里，就不会有什么损失。”

有着这样的想法，所以看了卡列宁给安娜的信以后，他就犹豫了，虽然嘴上还是说：“我希望你离开他……”可心里很惶恐。

“可我的孩子呢？”安娜说，“他信上说，让我离开我的孩子，那是我办不到的。”

“但是哪种办法好些呢？离开孩子，还是继续过屈辱的日子？”

“不要这样说吧。”安娜颤声说，“自从我爱上了你，我的一切都变了。有了对你的爱，我就感到坚强、高尚，不管怎样，我都不觉得屈辱，我夸耀……”她说不出要夸耀的是什么，只是感到绝望，猛地停住脚步，呜咽起来。

涅伦斯奇也感到有什么便在喉咙里，生平第一次想哭。他知道，造成她的不幸的就是自己。“离婚就不行吗？”他无力地问，见安娜摇着头，又说，“要不，带你的儿子离开他。”

“那要看他怎样了。礼拜二我就要回到他那里去了。”

安娜带着“一切都会照旧”的预感，离开了涅伦斯奇。

礼拜二一大早，安娜就到了彼得堡。进了家门，她听说卡列宁正在处理公务，忙差人去告诉他自已到了，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卡列宁这几天正在为一项公务缠绕着。他踌躇满志，提出了自己的议案，并为获得通过而忙碌奔走。最后，他胜利了，议案被接受了，成功使他的声誉大振，来求见的人也更多了。所以，虽然他知道安娜回来了，可脱不开身去看她。

安娜却决心尽快决定他们的关系，半天不见卡列宁来，就径直向他的书房走去。正准备出门的卡列宁见她进来，脸红了，又迅速地过来和她握手。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他还想说什么，却又停住了。

安娜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才说：“我本来是想去莫斯科了。”

“不，你现在回来了，是非常对的。”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安娜正视着丈夫，严肃他说，“我是

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还是那样，我不能改变我的主意。”

“我并没问你这件事！”卡列宁带着憎恨的目光望着安娜，“就象给你的信上说的，我再重复一遍：我可以不闻不问，在社会上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在我的名誉没有遭到污辱的时候。而且，我还要告诉你，我们要和以前一样！”

安娜有些慌张了，忙说：“不能和以前一样了，我不能做你的妻子了……”

卡列宁发出一阵冷笑，“我尊重你的过去，蔑视你的现在。我不明白，你竟然公开对你的丈夫说你不贞洁，还不觉得有什么难堪！”

“你要我怎样？”

“我要你不在家里和那个人见面。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和仆人们责怪你。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好，我现在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卡列宁说完，就向门外走。见安娜也站起来，他又点点头，礼貌地让她先走。

十九

列文最近的心绪很不好。农业今年丰收了，可他经营的方法遭到农民软磨硬抗的反对，发生了许多次争吵。为此，他几乎丧失了信心。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农业的书，要说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他觉得现在的经营不过是他和劳动者之间一切残酷的顽强的斗争。在他这一方，是要经过努力，使一切生产合乎自己的理想。他有大片的良田，又添置了上好的农具和各种新式机器，养了良种家畜。在他看来，农民们应该努力干并且尽量爱护机器和工具。而农民们呢，却习惯听其自然的劳动，需要快乐的、轻松的、无忧无虑的工作。结果，双方都不满意。

比如，他派人去割苜蓿，让他们去到杂草多的田地，农民们却偏到最好的苜蓿地，因为那里可以割的多。列文派去一架翻草机翻地，可刚翻了一排就坏了，因为农民不习惯坐在司机座位上，听机器轰轰响。农民们还随意放牛到苜蓿地里吃，又不给牛喝水，结果三头小牛吃多了苜蓿，死了。列文发脾气指责他们，他们竟不在乎，告诉他附近一家地主，三天内就死了一百一十二头牲畜，这三头小牛不算什么……

再加上近来因为参加劳动，接近了农民，列文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羡慕。这一切，使他对以前的一套方法失去了兴趣，甚至厌烦起来。“我的小船进了水，可怎么找到漏洞在哪儿呢？”他苦恼地想。

吉提的事也打搅着他。前几天，杜丽给他写了封信，要借：一副女用马鞍，给刚下乡不久的吉提用，还特意说上一句：“希望你亲自送来。”显然是想让他和吉提见面。列文不愿意。虽然上次在路上见到吉提的时候，感到自己还在爱她，但是要主动去见她，他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因为她没做成她希望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不能演戏，演一场饶恕她又赏给她爱情的戏，不可能，决不可能！”

他派人把马鞍送去，连回信也没写。然后，他就告诉管家，要出一趟门，到一个朋友家去拜访。那个朋友早就邀请他去了，他也乐意丢开令人厌烦的农事，去打打猎，散散心，会会友。第二天一早，他套上马车就走了。

然而，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只出去了一天，他就急匆匆地。而且是兴致勃勃地赶了回来。

原来，在去朋友家的路上，因为要喂马，他进了一户农民家里。主人是个满脸胡须红光满面的老农。他家的庭院是新修的，宽大整齐，房屋摆设很讲究，又非常干净，看得出来，是个富裕的家庭。而且人丁兴旺，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都娶了亲。全家人都参加劳动，还雇了两个人。坐下喝茶的时候，老人讲起了自家的事。

十年以前，这老农民从一个女地主那里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到去年就干脆买了过来，又向另一个地主租了三百亩。他把其中一些地再租出去，自己一家人和两个雇工种四十亩地，经营得很好。老人很会精打细算，也不反对用新式方法耕作。列文注意到，这里的马铃薯已经开始结果，而自己地里的才刚开花；这里把筛下来的麦屑留着喂马，而自己家的都白白扔掉了。

老人问起列文的农事，知道他是靠雇工经营，便连连摇头说：“那简直糟透了，怎么可以靠雇工呢？最上等的地，如果侍弄不好，也没用！”

“您不也雇了工吗？”列文问。

“我们都是农民呀！都自己动手，要是谁不中用，他就可以走，我们自

己会做。就是这么回事！”老人说着，还一连划了好几次十字。

离开这户农家，列文一直在想，这幸福的一家，好象给自己什么启示似的。

他要去拜访的朋友史惠兹斯奇，是这个县的贵族首领，许多地主都常到他家串门。列文到来的时候，就正好有两个地主在。他们坐在一起就说起了各自的农事。

那个长着灰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的农奴主义者，一说起眼下的农民，就气愤愤地抱怨个不停：“我们总是希望农民变得聪明一点，可是相反，他们只会酗酒、淫乱，让他们来当雇工，尽跟你捣乱！到保安官那里控告他们？没用！对这些人，只能用过去的办法对付：用鞭子抽！”

另一个叫密海尔的地主说话比较温和。他讲起他的办法，“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纳税，把地租给他们，让他们纳税。”

“你以为怎么样？”列文转向灰胡子，“你以为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经营好呢？”

“密海尔那样当然也可以，不过就是把国家的财富损害了。我看俄国是让农奴解放给毁了，应该还是农奴的劳动加上良好的管理。”

史惠兹斯奇是个自由派，对俄国的一套非常轻蔑。听了灰胡子的话，他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看了看列文。列文却觉得灰胡子的话并不可笑。他也说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农业的水平确实下降了。以我们和农民目前的关系，要想产生好的效果，简直不可能。”

“我不这样看，”史惠兹斯奇认真他说，“我看主要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耕种。农奴时代，俄国的农业水平并不高，而是太低。没有机器，没有好牲畜，不会管理，连怎么记账都不会。问问哪个地主吧，他连什么有利，什么没利，都回答不上来。”

这话惹得灰胡子老大不高兴，“但是！”他说，“如果农民把你的什么东西损坏了，你什么利益也得不到！”

“问题正是俄国的水平差，机器不好，牲口太次。要把生产水平提高一步才行。”

“我看没那个必要，也不可能。”列文忍不住反对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的，买了机器，买了牲畜。结果都损失了，而且不光我这样。”

“千真万确！”灰胡子附和着。

史惠兹斯奇不愿意争论下去，站起来走了出去。列文只好跟灰胡子继续交谈。他们俩的想法也并不一样。列文想说的是，一切困难都是因为对劳动者的习惯没有研究透，要想办法让农民愿意干。而灰胡子只是一个劲儿他说，俄国农民是猪，贪恋猪一样的环境，要挽救他们，就得有权力，有鞭子，而现在用什么法院、律师、监狱代替鞭子，不中用。

“为什么？”列文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为什么你认为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让农民成为富有生产力是不可能的？”

“我们没有权力，没有鞭子呀！”灰胡子固执他说。

列文陷入了沉思。他又想起路上见到的那户农民。让劳动者都象那样，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调整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这个想法使他激动起来，觉得应该马上就行动。

晚上，他到主人的书房去借了几本关于劳动问题的书。史惠兹斯奇把书

递给他，又提起白天的争论，说：“俄国的农民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在很低的水平，所以对新的变革。还有机器什么的，都不习惯。而在欧洲各国，就不是这样。因为那里的农民受过教育。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农民。”

“怎么教育？”列文说。

“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学校有什么好处？”列文摇摇头，“学校能帮助农民改善生活吗？没用。有用的是一个使农民富裕又悠闲的经济组织。”

他们说不到一块去。列文又想起灰胡子的固执神态，倒觉得他说了许多大实话。

“我应该更实际一些。”他上床躺下的时候还在想，“只有让农民按自己的习惯劳动，才会成功。就象那户农家一样，让他们对自己劳动的成果感兴趣。这样，我们地主不用消耗更多的东西，反而会得到更多。既使和农民对半分，那一半也还是很多。这，我能办得到！”

列文越想越兴奋，决心改革农业的经营方式，并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去，赶在冬麦播种之前，把新的办法告诉农民。

二十

列文的新计划，主要就是按双方都接受的条件把土地租给农民，让他们同样以股东的身份参加经营，收获也按比例与主人分成。他以为这样做，农民就可以自由支配工作，按自己的意愿劳动了。

回到家的当天晚上，列文就对管家说了自己的主意。管家却很不热心，把话岔开了。第二天，他又和农民们谈，也遇到困难。农民忙于劳动，来不及考虑新计划的好坏；而且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地主除了尽量榨取他们之外，还会有什么别的好心肠。所以不管列文怎么说新办法对他们有利，农民都不相信。

最初，列文打算把全部农场都租出去，后来看这样不行，又决定分头管理，先租出一部分，其余的还照老样子。

在订契约的时候，农民却坚持不能把用新式方法耕作和使用新农具作为条件。这就意味着不要求使用新式步犁和各种机器，耕作的改良要被抛弃。列文觉得可惜，不由得想起灰胡子地主说俄国农民的话。但是，他还是和一些农民签了契约，秋天就开始实行。

于是，新的劳动组织出现了：牧牛人伊凡组成了以他一家人为主的小组，承包了畜牧场；木匠雷兹洛夫带着六户农民承包了一块荒地；舒拉耶夫则担任了菜园的管理……列文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项工作上了。尽管农民总是违反契约上的条件，他却不动摇，而且相信将来总会向农民证实它的好处，到那时候，这办法自然就推广开来。

整个夏天，列文就忙这些事。还有，继续写他的著作。他看了从史惠兹斯奇那里借来的书，觉得收益不大，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学说，都没有和他的计划有关的东西。他，一个俄国地主，还有所有的俄国地主和农民，怎样处理好这么多土地，这么多人的农业，使他们的生产有利于全让会的福利，这些，书上都没有回答。俄国有广阔的土地，有出色的劳动者，俄国人应该把开垦广漠的土地当作自己的使命。要这样，只有用俄国自己特有的方法，农民才愿意接受，才能干得好。这是根植于国民性的永久性的问题。而这个最要紧的问题，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告诉列文，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这就需要我自己来研究，来回答了。”列文想，“看来，光看书不行，还要多看看，多听听。噢，最好能出国去，到欧洲各国实地考察一番。”

于是，他做起了出国的准备。到九月底，收获开始，分配也开始了，一切都进行的很顺利。他只等把小麦卖出去，拿到一笔钱，就出国去。

不料，连绵雨下了起来。一部分作物还没收割，两架风车也给大水冲走了，路上泥泞得不能走路。列文骑着马，冒着雨到各处查看，和农民交谈。他欣喜地发现，他们对新办法已经有了兴趣。有个老农民还自动要求入伙呢！

“只要坚定地目标前进，我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列文兴奋得不能自制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整个农业的经营方法，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非改变不可。以人人富裕来代替贫穷，以相互调和代替互相仇视，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对，先从我这个小小的地方开始，然后一个省，然后全俄国，以至全世界。啊，是的，这是值得努力干的事业。我，列文，一个曾戴着黑领带去跳舞的人，一个曾遭到那位小姐拒婚的人，当时觉得自己那么无用，现在居然能作出这种大事了！噢，这有什么！弗兰克林

也不一定一直是自信的。”

然而，一想到吉提，他又一时沉闷起来。晚上，他坐在书房里写书，不知怎么回事，又想到和吉提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只好站起来，来回踱着步。

女管家密哈罗夫娜，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叹着气说起来：“你总是工作，工作，还没替农民操够心吗？现在农民们都和我这么说你了：‘你们那位老爷呀，可以受到皇帝嘉奖啦！’”

列文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农民干得好一些，我的利益也就多一些。”

“可我要说，你该娶亲了！”女管家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列文的心被刺痛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单身生活。今后会怎样呢？他不知道。生命还有多长？他忽然想到了死，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在死之前，总得生活下去。现在唯一能引导自己生活下去的，就是工作。为了这个原因，他要全力抓住工作不放。

三天以后，列文就出国考察去了。

弗兰克林（1706—1790年），美国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

卡列宁夫妇仍然住在一起，却彼此象陌生人一样了。卡列宁为了不使仆人们猜疑，每天都要和安娜见面，但不在家里吃饭。渥伦斯奇也从不到他家里来，而在别的地方和安娜约会。这，卡列宁也知道。这种状况对三个人都是痛苦，只是每个人都相信情况会发生变化，才忍受下去，卡列宁希望有一天安娜回心转意，使一切成为过去；安娜确信一切都会解决，虽然她拿不出任何办法；渥伦斯奇则完全随着她的意志了。

这一天，渥伦斯奇办完公事，回到住处时，接到安娜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我身体不舒服，心情烦闷，不能出门，你今晚到我家里来吧。他七点钟去出席会议，要过十点钟才回来……”

渥伦斯奇感到奇怪，安娜怎么不顾她丈夫的禁令，要在家里接待他呢？他睡了一觉，醒来已经八点半了，就急忙坐上马车赶到安娜的家门口。

他跳下车朝门口走去，不想差点就和走出门来的一个人撞个满怀，抬头看去，竟是卡列宁。卡列宁使劲盯着他的脸，他连忙鞠了一躬。卡列宁咬着嘴唇，不情愿地举了举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坐上车，消逝在黑暗中。

“这算什么呀！”渥伦斯奇懊丧地想，走进客厅。

安娜一见到他，泪水就充满了眼眶：“什么事？让我等了一个钟头，你碰见他了吗？”

“碰见了。”

“这是对你迟到的惩罚。他出去又回来了，现在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渥伦斯奇说起刚才在门口和卡列宁碰见时的情景，安娜又止住泪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忍受这种环境呢。”渥伦斯奇说，“他分明也在痛苦。”

“他？他非常满足呢！”安娜冷笑一声，又愤恨起来，“我难道不知道他，他是彻头彻尾的虚伪。他不是人，不是男人，他是木偶，是官僚机器。要是我是他，我早就把我这样的妻子杀了，可他还和我一起过……”

“好，不谈他了吧。”渥伦斯奇忙把话岔开，“你怎么病了？噢，不是病，是身体……”

安娜正拿着一团毛线，一针一针地织着小衣服，听他问她的身体，又转而忧虑起来：“快了，快了，我是过不了这一关了。真的，我昨晚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个人对我说，‘你会因为生孩子死去’，我吓醒了。”泪水又涌上她的眼眶，“我要死了，我很高兴。那样，我和你都得到了解脱，这大概是唯一的办法。”

渥伦斯奇想到即将诞生的小生命竟是和自己联系在一起的，很是激动，连忙俯在安娜的手上，吻着它，说：“你说的是什么呀，荒唐，多荒唐！”可他说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话安慰她……

卡列宁在家门口碰见渥伦斯奇后，仍旧按计划到剧场看一出歌剧，见了该见的人。可戏刚演了两幕，他就离开了。回到家里，见衣架上没有军人的外套，知道渥伦斯奇已经走了，他这才象平常一样走进书房，可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在书房里来回踱着步，直到夜里三点。

妻子不履行自己的要求，在家里接待了情人，这使他愤怒了。他要处罚

她，并下决心提出离婚。天一亮，他就走进安娜的屋里。安娜看见他紧皱着眉头和阴郁的脸，步子又那样坚定，暗吃了一惊，这是她从没有见过的。

他不和她打招呼，而是朝写字台走过去，拿起钥匙，打开抽屉。

“你要干什么？”安娜问。

“你情人的信。”

“不在这里！”安娜慌忙走过来要关上抽屉。”

但是他猛地推开她，迅速抓住文件夹。他知道信一定在那里面。安娜想夺回，他又推开了她。

“你坐下，我有话说！”他把文件夹放在腋下紧紧挟住，“我对你说过，不准你在家接待情人！”

“我要见他，因为……”安娜说不出口。

“我并不要打听什么原因！”

安娜也愤怒了，大声说：“你知道你侮辱我，是多么容易的事！”

“哼，告诉一个贼说他是贼，那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

“卑鄙！”安娜叫着，站起来要走开。

“站住！”卡列宁高声叫着，用手抓住她的手腕，使劲把她按在椅子上，“告诉你，为了情人背弃丈夫和儿子，可还靠吃丈夫的面包过日子，这才真叫卑鄙！”

安娜低下头，她觉得他的话很公平，于是小声说：“你知道我的处境有多坏，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干什么？”他还是那么愤怒，“要知道，既然你不按我的话去做，不顾体面，我就要采取适当手段结束这种局面！”

“快了，很快就要完结了！”安娜立刻想到了死，满眼是泪。

“听我告诉你：我明天要出一趟公差。你会从我委托的律师那里得到我要求离婚的办理手续。我要把谢辽沙寄养在我姐姐那里。”

安娜一听就急了，央求说：“你别带走谢辽沙。把他带走，我会更痛苦，把他留给我吧，你并不爱他……”

“是的，因为我对你的厌恶连累了他，不过我还是要带走他。再见！”卡列宁说完，就快步朝外走。

这回是安娜拦住了他。“你把谢辽沙留给我，我再也不说别的了。等我……啊，我快要生了……，留给我吧！”

卡列宁立刻涨红了脸，摔开她的手，什么也不说就走了。

在彼得堡律师事务所里，卡列宁见到一位矮矮胖胖的秃顶律师。

“在我开始说我的要求之前，我要先声明，我对您说的事，您必须严守秘密。”卡列宁十分严肃地对律师说。

“如果不能严守您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知道您做的有益的事。”

“可我很不幸。”卡列宁鼓起勇气，把自己家里的事，告诉了律师。“我是一个被欺骗的丈夫，我要和她离婚，并且要我的儿子。”

“您是要我帮助办离婚的事？”

“对。不过，离婚的形式对我非常重要，假如不合我的要求，我会抛弃法律上的离婚。”

“按我国的法律嘛，”律师说，“离婚，要在下面几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夫妻双方生理有缺陷；离别五年不通音信：再有就是，通奸。据我想，您和您的妻子的事，不会是前两种吧？”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那就是，夫妻有一方与旁人通奸。不过，这要有证据。”

“我有几封他们的通信。”

律师摇摇头笑了，“那是教会感兴趣的事。对于法律，信只能是部分的证明，而罪证必须是最直接的，要有人证。老实说，要得到这个，就要不择手段。您既然委托给我，就由我去办好啦！”

卡列宁的脸变白了。“这么说，离婚是可以办到的？”

“是的，假如您给我完全的行动自由。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正式通知呢？”

“一个星期内，我将写信通知您。”

卡列宁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来到部里，准备起出差的事。近来，为了调查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土人的情况，他紧张地工作着。但是有些人对他的调查表示不相信。而且他妻子的事已经在同事中有了传闻，使他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损害。于是，他决定采取重要行动，亲自到当地调查，写出说服力强的报告。他甚至做了一件使同事们大为惊叹的事：退回了支付给他的驿马费，不坐马车，而是坐火车走了。

二十二

卡列宁在去边远地区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了几天。除了去拜访总督几件事外，他不愿去见任何熟人，尤其不愿意见到安娜的哥哥奥布浪斯基。

可是，活跃的奥布浪斯基还是从旅馆的客牌上发现了妹夫的名字。星期六那天在街上，偏巧两个人又遇上了，奥布浪第二天中午，奥布浪斯基兴致勃勃地来到旅馆。他除了要看望卡列宁，还要看望刚从外国回来的、住在同一旅馆的列文。

他先来到列文住的七号房间。这时候，列文正和一个农民拿尺子量一块新鲜的熊皮。

“坐一会儿吧。”列文和奥布浪斯基打了招呼。他和他已经见过而，就不客套了。

“我时间很紧，马上要走的。”奥布浪斯基推脱着，可还是坐了下来，见那个农民走了出去，就随口问道：“你在国外做了些什么？走过哪些地方啊？”

列文的兴致很浓，说：“我在德国、法国、英国，都待过，但不是首都，而是在工业区，看到了不少新奇的东西，真是让人高兴。”

“看得出来，你精神愉快，又工作又打熊，津津有味的。”

“我非常看重我的工作和我的思想。但是……”列文又感叹起来，“想想吧，我们这个世界，不过是宇宙间一个小小星球的小小一块罢了，还总以为我们多伟大呀，又是什么思想啊，事业啊，其实全是尘土。当想到早晚要死去，什么也留不下的时候，也就什么也无足轻重了。打猎也好，工作也好，都是消遣，免得总是想到死。唉，一想到死，人生的吸引力就小了，心也平静了。”

“哦，看来你也明白了，和我差不多啦！”奥布浪斯基满脸是笑，“还记得吗？你还因为我总寻求快乐而批判过我呢！好，我得走了。”说着站起来，“今天晚上，你到我家里吃饭。我请了不少人。还有我的妹夫卡列宁呢！”

列文听他说到卡列宁，马上联想起吉提，很想打听她的消息，可转念一想：“她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就变了主意。

奥布浪斯基从列文那里出来，又来找卡列宁。卡列宁这时正在给彼得堡的那个律师写信，允许他酌情办理，并把他拿到的漫伦斯奇给安娜的几封信附在里面。

奥布浪斯基走进来，快活地打着招呼，“找到你，我真高兴，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吧！”

“我不能去。”卡列宁冷淡他说，也没请客人坐下。

奥布浪斯基睁大了眼睛：“为什么不能？你怎么啦？我们都盼你来呀！”

“因为，因为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就要断绝了。”

“什么什么？”奥布浪斯基笑着摇头。

“我正开始对你的妹妹、我的妻子安娜提出离婚的诉讼。”

奥布浪斯基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不，你说的什么话呀，我不相信。”

卡列宁只好坐下来，把安娜的事告诉他，最后说：“我要求离婚也是万不得已。”

“我要说一句，”奥布浪斯基叹着气，“我知道你是个挺好的人，我也知道安娜，噢，请原谅，她也是个挺好的人。所以我，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

会……”

“如果只是误会就好了！”

“你千万别操之过急，千万别……”

“可我的决定是下定了的！”

“真是可怕。”奥布浪斯基丧气他说，“不过，在你提出诉讼之前，去和我的妻子谈谈吧，她和安娜很要好，让她……”

“不谈这个了吧，我们的亲戚关系应该结束了！”

“为什么呢？我和你除了亲戚关系，还有友情和我的敬重啊！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来。不然，我们全家人都会难过。噢，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跪着求你！”

卡列宁被感动了，连忙扶住奥布浪斯基。“如果是这样，我就去吧。”

“啊，太好了，五点钟，五点钟，来啊！”奥布浪斯基急匆匆地走了。

五点钟以后，在奥布浪斯基家里，已经来了不少客人，卡列宁也到了。男人们凑在一起谈论着政事，谈论起民族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又说起妇女的权利，卡列宁失去了兴趣，站起来，走到了杜丽身边。

“你来了，我多高兴啊！”杜丽迎接着他，“我正有话想对你说。”

“请你原谅，我明天要走了，今天来辞行。”

杜丽已经从她丈夫那里听到卡列宁夫妇的事。但她要为安娜辩解，严肃地望着卡列宁说：“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我想问你，安娜怎么样，她好吗？”

“我看她很好。”

“啊、我本来没权力问。可我爱安娜，把她看成亲妹妹。我求你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安娜她有什么不对？”

“我想，你丈夫已经告诉你了。”卡列宁不高兴地回答。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噢，这里人多，请跟我来。”杜丽把卡列宁领进小孩的读书室，“我不相信！”又说了一句。

“然而，那是事实！她抛弃了她的责任，欺骗了我。而且，是她亲口告诉她的丈夫，告诉他，她要重新生活！”

“上帝呀，把安娜和罪恶联系起来，我不能……”杜丽捂住脸。

“我倒愿意怀疑这一切，可现在，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我真不幸。”

杜丽对安娜的清白的想法动摇了，“真是可怕！你当真要和她离婚吗？”

“没别的办法。人不能不摆脱屈辱的处境，不能总过三角关系的生活。”

“可你抛弃了她，她会成什么样子啊！她一生就完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卡列宁耸了耸肩。“我要走了。”

“等一等！”杜丽拦住他，上气不接下气他说，“我跟你讲，我丈夫也欺骗过我，我一时气愤，本想抛弃一切，可后来我清醒了，是安娜救了我！现在，我丈夫也悔悟了，变好了，我也饶恕了他。你也得饶恕安娜呀！”

卡列宁挺直身子，严厉他说：“我不能饶恕。我为这个女人尽了一切力量，想让她悔悟。我不是狠心的人。可她，把自己践踏在淤泥里，她给我的损害太大了。我恨她！”说着，他哽咽住了，眼睛含满了泪，“再见吧！”

二十三

列文没有想到，在奥布浪斯基家里，遇上了吉提。他来晚了一点，走进客厅的时候，在那么多客人当中，一眼就看见了她。

吉提和以前不一样了。见到列文，她惊惶又羞怯，当他瞟了她一眼的时候，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直发抖。列文走上前来，向她鞠了一躬，又大方地伸出手，却没说话。她极力控制自己，也把手伸出去。

“好久没见面了。”她说。

“你没看见我，我倒看见了你呢！”列文笑着说。

“什么时候？”

“你坐车到乡下的时候。”

奥布浪斯基走过来，拉着列文把他介绍给卡列宁和其他男客，他明显地感觉到列文体魄的健壮，“啊，你又练体操了吧？好曾力呀！”

列文弯了弯胳膊，肌肉象铁块一样隆起来。

“听说你打死了一只熊？”吉提说，又加上一句：“你们那里有熊吗？”

列文从这句话中体会到她的意思是：请求他宽恕，而且相信他，关心他，怜爱他。刹那间，他快要窒息的感情就复苏了。

当男客们高谈阔论的时候，只有列文和吉提除外，他和她坐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列文很详细地把那次见到她的清景说给她听，吉提听着涨红了脸，心里却是高兴的，为自己给他的好印象而高兴。

吃完了饭，大家离开了饭桌。列文本想跟吉提一起出去可又怕太引人注目，就留在男客的圈子里，可他时刻在惦着她，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能感觉到。过了一会儿，她从她的身影的移动，知道她正向自己走来，忍不住回头去看，见她正和她弟弟一起站在门口望着他。他就立刻站起来，走过去。

“我们来找你，感谢你来看我们。”吉提比刚才自然多了，她弟弟知趣地走开了。

吉提慢慢地走到打牌桌前坐下，拿起一支粉笔，在桌布上画着什么。列文走到她身边，他俩也说起关于妇女的自由和职业的问题。列文说他同意这样的意见：没结婚的女子应该在家庭里寻求职业，因为任何家庭没有妇女操持是不行的。

“不，”吉提红着脸，大胆地望着他说，“一个女子，往往生活在家庭里，感到屈辱……”

“对，对。”他立即改了口，“你说的对，你对。”

“噢，瞧我画了一桌子。”吉提放下粉笔，站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列文却连忙坐下来：“等等，我早有一件事想问你。”

“请吧。”吉提惶恐了。

列文想了想，也拿起粉笔写起来。他把他要问的话，每个字的开头一个字母写出来，连起来就是：“你对我说‘那不能够，的话，是永远，还是只在那时候？’”

写完了，他望着她，希望她能认出这难懂的句子。吉提看了看他，皱起眉开始念着，琢磨着，又时而偷看他两眼。

“我明白了。”她终于读懂了，脸也红了。列文指着代表“永远”的字母：“这是什么字？”

“‘永远’，可，可这不是真的呢！”吉提心一热，眼泪差点流出来。

列文忙把字母擦去，把粉笔递给她。她也写了一行字母。列文一会盯着桌面读着，一会儿又望着她，忽然笑了，他看明白那句话是：“我那时候不能不那样回答。”

“仅仅那时候吗？”

“是的。”

“那么，现……现在呢？”

“哦，你看，我告诉你。”

吉提迅速地又写了几个字母，列文看出来的意思是：“只要你能忘记，能饶恕过去的事。”

他的心颤抖了，手也在发颤，连忙拿过粉笔，写了一句诺的字母：“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你。”

吉提欣喜地望着他。“我明白。”她低声说。

他们又继续用粉笔对起话来。吉提的父亲薛杰巴慈基公爵走过来了，说：“你们在扮演‘书记’吗？”他乐呵呵地望着他俩，“看戏的时间到了，看来非走不可了。”

列文站起来，把父女俩送出门口，又回想起刚才的笔谈：他说她爱他，要回去告诉父母双亲。他说他明天中午要去她家。

这一夜，列文的情绪一直兴奋着，想睡着觉是不可能了。清晨六点钟，早祷的钟声刚响，他就穿起衣服，走到空无一人为大街上去了。薛杰巴慈基家的大门还紧紧关着，他才意识到来得太早了，又回到旅馆，吃了早餐，就坐立不安地等着。终于等到十二点了，他急忙雇了一辆马车去了。

吉提也是一夜没睡。昨天晚上，父亲和母亲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她和列文的事，并为她祝福。今天，她要亲口把这事告诉他。

当两个人单独见了面的时候，她跑到他的面前，把整个身子都交给了他。他敞开健壮的身躯，用有力的双臂把她紧紧抱住……

“到妈妈那里去吧！”她拉着他的手，走进客厅。

公爵夫人一看见列文，呼吸都困难了，随着就哭起来，随着又笑了，随着几步走上前来，抱住他的头吻着，泪水流到了他的面颊。

“一切都妥了，我真高兴，爱她吧！”

老公爵也走过来，装作不动情的样子，可眼里也湿润了。“我早就希望这样呢！”他拉着列文的手说，又抱住吉提，吻她的脸，在她身上画着十字。

大家都坐下来，却又沉默了，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公爵夫人想起了该说的话：“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还得行订婚礼，发请帖啦！你说呢？”她望着自己的丈夫。

“问他呀！”老公爵指着列文，“这才是主要人物啊！”

列文红着脸，冒冒失失他说：“明天吧，今天订婚，明天举行婚礼。”

“瞎说。亲爱的。”

“那……那就再过一个礼拜吧！”

“他简直疯了！”公爵夫人说，可心里很快活，“这么快，嫁妆怎么办？”

“还要嫁妆吗？”列文心想，嘴上却直道歉，“您看，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慢慢再商量吧。行订婚礼，发请帖，可以先办起来。”公爵夫人拿了主意。

列文曾经想把自己的婚礼办得与众不同，可是结果，他所做的和别人完全一样，什么也不可缺少。他对此已经毫无主见了，只感到越来越幸福。只

是有一点：当想到自己不信教，而吉提则是虔诚的教徒时，他感到苦恼。

幸好吉提并不介意，她了解他整个的心，从他身上看到了她所希望的东西。

二十四

卡列宁回到旅馆，想起和杜丽的谈话，仍是气愤难平。他极力不去想家里的事，拿起旅行指南，考虑起调查工作了。

“有您的两封电报。”仆人进来说。

卡列宁接过电报，拆开第一封看了看，脸马上就变了颜色。电报上说，他的政敌史特列摩夫已经被任命为一个高级职务，而这个位子正是他卡列宁渴望得到的：“奇怪！不可理解！”他生气地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史特列摩夫是个吹牛大王，油嘴滑舌，比谁都不胜任这这职务。上司竟看不出来！”

停了一会儿，他又拆开第二封，原来这是安娜打来的：“我快死了，我求你赶快回来。有你的饶恕，我就瞑目了。”

卡列宁轻蔑地一笑，扔下电报：“她叫我回去，什么目的？又有什么骗局吗？一定是快生孩子了，也许是难产，想要使孩子合法，损害我的名誉，阻止离婚！”

但是，他拿起电报又看了一遍时，想法变了：“‘我快死了’，假如她真的要死了，死前真心忏悔了，我不回去见她一面，就太残酷了，而且别人也会责备我……”

想到这里，他立刻去吩咐仆人：“快去备车，上火车站，我要回彼得堡！”

他决定这样：回去见她。要是她骗了他，他就一句话不说，再走开：要是她真的病危，他就饶恕了她：要是她已经死了，他就尽自己最后的义务。

第二天清晨，卡列宁回到了彼得堡，一下火车就直奔家门。

“太太怎样了？”他问看门人。

“昨天生了。”

他立刻感到失望，这才觉察出自己是盼望她死。又听说她现在很危险，医生正在抢救，他心情才平静了一些，走了进去。门厅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他意识到了什么，忙问：“有什么人在？”

“医生，接生妇，还有渥伦斯基伯爵。”

卡列宁照直走进去。接生妇见到他，立刻拉他到寝室去，迹说：“你可回来了。她不住他说起你，除此以外，再也不说别的。”

进了寝室，他一眼就看见了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正侧身坐在椅子上，用手掩着脸在哭。看见了卡列宁，他慌了，缩着头站起来。

“她快死了，医生说没什么希望了。我，我听凭你的处置，只是请允许我待在这里，我……”

卡列宁看见了眼泪，心就乱了，连忙走过去，不听他的下文。从里屋传来安娜的声音，他走进去，见她躺在床上，脸颊烧得发红，眼睛一闪一闪的，两手扭着绒被的迫角，话音却是响亮的。

“亚历克赛……我是说亚历克赛·亚力山特罗维奇，不会拒绝我的，会饶恕我的，可他为什么不来呢？他真是个好人的，噢，上帝。给我点水喝，快点。噢，我的小女儿，把她抱给奶妈吧。他要来了，见了小女孩，会不舒服的。”

“他来了！”接生妇大声告诉昏迷中的安娜，“他就在这里！”

“瞎说，他还没有来。你说他不会饶恕我，那是你不知道他。没有谁知道他，只有我一个人。啊，谢辽沙吃饭了吗？”

突然，她看见了他，清醒了，说不下去了，恐怖地把手举起来，象防卫

自己似的。“不，不！我不怕。我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卡列宁皱着眉头，上前拉住她的手，想说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脑子里激烈地斗争着。从安娜的眼神里，他看到她从没有过的温柔和热烈。

安娜象在回忆什么，又开口说：“不要认为我奇怪吧，我还是原来的我。不过，我这儿还有另一个女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可她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完完全全的我。我快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我坏透了……让我带着谢辽沙和小女儿去。噢，你不会饶恕了，你走开吧，你太好了……”她用烫人的手拉住他，另一只手又在推开他。

宗教的信仰这时候已经占据了卡列宁的心，基督教告诉人们：爱并且饶恕自己的敌人。他现在切实体会到了这样做的崇高和幸福，忍不住呜咽起来。

安娜抱住他的头，“那么，饶恕我吧！我只求这一件事。噢，他为什么不来？”她在找渥伦斯奇，“来呀，你过来呀，把你的手给他。”

“渥伦斯奇走过来，看见安娜，又用手捂住脸。

“露出脸来，望着他，他是圣人。怎么不露出脸来呀？”安娜又对卡列宁说：“你让他露出脸来呀，我要看他。”

卡列宁把渥伦斯奇的手从脸上扳开，那张脸因为痛苦和羞怯而显得十分可怕。

“把你的手给他，饶恕他吧！”安娜对卡列宁说。

卡列宁把手伸给渥伦斯奇，泪水不住地往下流。

“谢谢上帝，谢谢上帝！”安娜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好极了。上帝呀，什么时候完结呢？给我吗啡吧，医生！”她难受地翻腾起来。

医生告诉卡列宁，安娜得的是产褥热，百分之九十九没救了，半夜里曾失去知觉，脉搏也停了，生命终结，随时可能。

安娜仍然是时而昏迷时而兴奋。卡列宁允许渥伦斯奇留下来。可到了第三天，医生说，看来，也许还有希望。他就走到渥伦斯奇住的房间里，关上门，面对着他坐下。

渥伦斯奇预感什么，先开口说：“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我不说什么，饶恕我吧。我知道你痛苦，可对我来说，这更可怕。”

卡列宁拉着他的手说：“我应该向你说明。你知道，我已经决定离婚，而且开始办理手续了。我有过报复你和她的想法，甚至，我渴望她死。但是……”他停了停，考虑着说出下面的话：“但是，我看见她这样，我就饶恕了她。上帝告诉我们。别人打我一边的脸，我就把另一边也给他打；人家把我的上衣拿走，我就连衬衣也给他。这就是我的态度。你可以把我践踏到淤泥里，让别人耻笑我，但是我不抛弃她，也不说责备你的话……”他有些哽咽了，继续说下去，“我的义务告诉我，我应当和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这样。今后，要是她想见你，我会通知你。可你现在，还是走开的好。”说着，他站了起来。

渥伦斯奇也站起来，却直不起腰，仰望着卡列宁，感觉到面前的这个人有一种崇高的、自己望尘莫及的东西。他神情恍惚地走出了大门，又站住了。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失去了洗清自己的可能。卡列宁，从前被他看成是可笑的讨厌的障碍物，现在突然觉得人家是站在高峰上，善良、正直、伟大；自己却是卑劣、邪恶、渺小。安娜呢，在安娜临死前，他只能给她留下可耻的记忆……他的神经好象错乱了。

他忘记了是怎样回到自己的住处，一头倒在了沙发里。想睡，睡不着；

想忘了这一切，偏偏往事清晰地一幕幕重现在眼前。他全身颤抖，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惊惶地跪在地上，仿佛看见安娜红着脸不看他而投向卡列宁，又仿佛看见卡列宁扳开他的手，自己那愚蠢可笑的脸……他又扑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完了，一切都完了！她要把我从记忆中抹去了，而我，没有她就不能生活。今后怎么办呢？去追求功名吗？去搞社交吗？去……”他感到一阵燥热，呼吸也急促了，就脱了上衣，解开皮带、露出结实的多毛的胸脯，大口喘着气。忽然他想到死。“有多少人，为了不受屈辱，发疯了，自杀了！”

立刻，他被自杀的念头激动了。快步上前去关上房门，又走到桌边，拿起手枪，检查一下，是上了子弹的。他的目光一下子凝滞了，牙关紧咬，垂下了头，一动不动地站着。“死吧，幸福失去了，活着只能是羞耻和屈辱，毫无意义……”他反复这么想着，终于把枪口对准了左胸膛，使劲握着，扳了枪机。

他没有听到枪声，却感到胸口猛烈震动了一下，站不住了，摔坐在地上，手枪也掉了。血，顺着手臂流了下来。他这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自杀了。然而……

“真笨，没打中！”他摸索着找手枪，可已经失去了足够的力气，身体一歪，倒了下去。

二十五

卡列宁被一种引导灵魂的精神力量支配着，心中充满了怜悯，也充满了饶恕别人的快乐。他饶恕并怜悯安娜，也饶恕并怜悯渥伦斯奇，特别是听到他自杀的消息之后。他对儿子比以前关心了，甚至对那个刚降生的，明显地不是他的小女孩，也怀着慈爱和同情的心，每天都要去育儿室看望她，默默地一坐就是半个钟头。

但是安娜没有死，尽管身体虚弱，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之间的感情又渐渐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两个月前，安娜因为死的临近而引起的内疚和悔悟已经消失了。对于卡列宁，她又开始厌恶起来。卡列宁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安娜怕他，和他在一起很不自然，甚至不能正面看他。

这一天下午，卡列宁从部里回来，仆人告诉他，培脱西夫人来看安娜了。他不喜欢那个女人。不想见她，就先去看了儿子，又去看小女孩——她起名也叫安娜。小女孩的奶不够吃，正大声地哭着。卡列宁很生安娜的气，怎么不关心这个婴儿呢？吩咐了保姆几句，他才向安娜的房间走去。

在门口，他无意中听到了安娜和培脱西说的话，是他不愿意听到的。

“如果不是他走，你的拒绝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丈夫不应过问这种事。”培脱西的声音。

“倒不是因为丈夫，是我自己不愿意。”安娜的语调很兴奋。

“但是你不应该不向一个为你曾经自杀的男子告别。”

“这正是我不愿意的理由。”

卡列宁本想悄悄走开，可又想这样反而不够礼貌，就咳嗽一声，推门走了进去。安娜穿着灰色睡衣坐在睡椅上，一见到他，脸上的生气就消失了，低下头，不安地望了培脱西一眼。

“你怎么样了？”。他问。

“好一点，我想。”她避开他的目光说。

“你脸发红，好象发烧了。”

培脱西连忙插嘴：“可能是我们说话太多了。我走了。”说着，站起来。

“不，等一等。”安娜一把抓住她的手，又转向卡列宁说，“我有事告诉你，我不愿意瞒着你。培脱西告诉我，渥伦斯奇要去塔什干了。临行前，他想到这里告别，我，我说我不能见他。”

“你是说，这要看亚历克赛·亚力山特罗维奇的意见。”培脱西说。

“啊，不，我不能，那有什么……”安娜失口否认，却又询问似地瞥了丈夫一眼，“我，我不愿意……”

卡列宁对安娜的表态很高兴，走过去想握她的手。她却本能地把手一缩，又急忙控制了自己，握住他的手。

“我感谢你的信赖。可是……”他看了看培脱西，显然觉得她在场是多余的。

“哦，再见！”培脱西知趣地起身告辞，走了出去。卡列宁在后面送她出门。

在客厅里，培脱西停住了，转身对卡列宁说：“我知道你是宽宏大量的人，才冒昧地进一言，让她见见他吧。渥伦斯奇是个体面的人，他就要走了。”

“谢谢你的忠告，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见任何人，要由她自己决定。”

送走客人，卡列宁回到安娜的房间。正躺着的安娜忙坐起来，惊慌地望着他。他看出来，她刚才哭过了。

“对你的决心我很感谢。”他说，“我也认为既然渥伦斯奇伯爵要走了，就没什么必要到这里来。不过……”

“没什么必要？”安娜恼怒地想，“一个男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告别，为了她，他情愿毁了自己。而没有她，他也生活不下去。这样的男人要向这样的女人告别，没什么必要？”但是，她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只好打断卡列宁的话，带着怒气说：“我已经说过了，何必还要重复。”

卡列宁却还要表示自己的宽容，说：“这件事：我请你自己决定。我高兴地看到……”

“看到我和你的一致！”安娜被激怒了。

“是的。培脱西夫人干预他人的家务事，真是岂有此理。”

“她是在关心我。”安娜说，心里全是对丈夫的厌恶。

卡列宁叹了口气，换了话题说：“刚才我去看了看小女孩。保姆说，奶妈的奶不够吃。”

安娜一听，气又上来了：“我说我要亲自喂她，你不准我喂，现在又来责备我：她是个婴儿啊！我马上叫人把小孩儿抱来。”

“我并没有责备你……”

“你是在责备我！我的上帝呀！我怎么不死啊！”安娜哭了，又努力克制自己，“对不起，我又激动了。可是，请你走开吧。”

卡列宁急步走出房门，心里也在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不行！”

培脱西刚走到门口，迎面碰上了刚来的安娜的哥哥，奥布浪斯基。她和他很熟悉，说了几句玩笑话以后，就提起了安娜的事。

“这样下去可不行，”培脱西在卡列宁那里碰了钉子，还在生气。“他早晚会折磨死她的。”

“我都听说了。我从莫斯科赶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安娜的事，让我来解决好了。”

“现在大家都说他们家的事。她一天比一天消瘦，而他呢，不理解她是个不能玩弄自己感情的女人。这样会活活闷死她。我看二者必选其一：要么索性让渥伦斯奇把她带走，要么和她离婚！”

“是的，我想也是这样。”

二十六

奥布浪斯基送走了培脱两，穿过客厅，径直来到了安娜的门前，走进去，见他妹妹正在流眼泪。

“你近来过得怎么样？”他问。

“非常难过。过去的和将来的都会这样。”

“你太悲观了。应该正视人生，虽然这对于你来说，很难。”

当着哥哥的面，安娜把心里话全倒了出来：“别人说，女人爱男人，连他们的缺点都爱。可我，反为他的善良宽大而恨他。我不能和他一起生活。一看见他，我就反感，精神错乱。我知道他是个了不得的人，可还是恨他。没办法。我现在就象一根拉得太紧的弦，早晚会断的，只有……”

她还没说出“死”字，奥布浪斯基就打断她的话，柔和地笑笑说：“你太夸张了，不见得那么可怕。”又郑重其事他说起这次的来意，“你听我说，我们把弦慢慢地松下来，让我从头说起：你当初和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男子结了婚，你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就结了婚。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个错误。”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插嘴道。

“但是呢，木已成舟了。后来，你又爱上了另一个男子，这是不幸的。但是呢，也木已成舟了。你的丈夫知道了这件事，而且饶恕了你。过去的享就是这样了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能不能一道生活下去。你愿意不？他愿意不？”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刚才还说你受不了他嘛！这样，你痛苦，他也痛苦，有什么好处？而离婚就可以解决这一切。”奥布浪斯基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个想法。

安娜摇摇头。可他哥哥从她的脸上看出来，她是愿意的，只不过觉得那不大可能罢了。

“好，让我来办这件事吧！我这就到他那里去。”

安娜闪着眼睛望着他，没说一句话。

奥布浪斯基带着他少有的严肃神情走进卡列宁的书房。卡列宁正背着手来回踱步，他也正想着和安娜关系的事。两个人打了招呼。

“我想，我想要和你好好谈谈。”奥布浪斯基小心地说，“关于你和我妹妹的事。”

卡列宁带着发愁的笑容，从桌上拿起一封没有写完的信，递给奥布浪斯基，“我正想这个，写下来可以说得更清楚，也免得我在面前使她恼怒。”

奥布浪斯基读着信，这是写给安娜的：

我知道你见到我就厌恶。这使我痛苦，但又是事实，我不责备你。当你在病中时，我就下决心忘记。

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对于我做的我不后悔，永远不会。我只有一个希望——你的幸福，灵魂的幸福。请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才能使你真正幸福和平静，我完全听从你的意志……

奥布浪斯基读了这些，惊讶地望着妹夫，不知说什么好。

“这就是我要说的。”卡列宁苦笑着，“我想知道她希望的是什么。”

“我看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被你的宽容大量压倒了。”

“可怎样才能了解她的愿望呢？”

奥布浪斯基犹豫了一阵，就郑重他说：“如果你允许我说我的想法，我要说，这事关键在你。”

“我怎么做好？”

“前些时候，你曾经想和她离婚。要是你现在确信你们不能彼此幸福，那……那就断绝和她的关系。是的，离婚。这是最合理的办法。夫妻双方都感到不可能在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可以离婚的？常有的事。”

卡列宁沉思起来。他最近对离婚有新的看法，认为离婚不可行。因为他的自尊和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控告妻子通奸，尤其她已经被他饶恕过了。更要紧的是——他这样认为：如果同意离婚，安娜就会失去孩子，还会和渥伦斯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非法的，犯罪的行为，是教会不能允许的。“那样，我敢说，不到一两年，不是他抛弃了她，就是她又爱上另一个男人。我呢，也会因为同意这非法的离婚，承担毁灭她的罪名。”

这些，卡列宁想过不知多少遍，现在听奥布浪斯基把离婚说得如此简单，他又动摇了，反复思索，拿不定主意。奥布浪斯基见他这样，就进一步说：“问题在于你在什么条件下同意离婚。她什么也不需要，也不敢提什么要求，一切听你的宽大。”

“何苦来呀！”卡列宁伤心地想。

“我知道你很痛苦。”

“谁打你右脸，就把左脸也给他；谁拿走你的上衣，就连衬衣也给他。”卡列宁又想起这句话。“好，好！”他忽然叫起来，“我愿意忍受污辱，由你去办吧：可为什么非要到这个地步啊！”说完，坐在椅子上，眼泪涌了出来，心里却为自己谦卑的崇高而感动。

奥布浪斯基也受感动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请相信我。这是一种不幸，可人遇到这种事只好逆来顺受。我要尽我的力量帮助你和她。我这就去告诉她。”

好长时间，渥伦斯奇徘徊在生死之间。他的伤虽然没触及心脏，却十分危险。第一次能说话的时候，他立刻为这次自杀而感到不好意思，对给他换绷带的嫂子瓦丽雅说：“我是偶然失手打伤自己的。千万不要对外人讲是故意打的，那就太可笑了。”

“没人这么说。只是你今后不要再失手打自己了。”

身体康复以后，渥伦斯奇也不再感到羞耻和屈辱了。自己已经用自杀补偿了对安娜丈夫的罪，今后不应该再置身安娜和她丈夫之间了。只是他对失去安娜仍然痛苦，这痛苦一直萦绕心头，无法排解开。

不久，他的上司向他提出，派他到塔什干去担任个官职。塔什干是个遥远又危险的边区，渥伦斯奇毫不踌躇地同意了，就开始做出发准备。

“再见她一次，然后远远地走开，就死在那儿！”他把这个想法对培脱西讲了。培脱西就去见安娜，带回的口信却是不可能。

“这样倒更好。这种事会使我丧失最后一点献身事业的力量。”

然而，第二天，培脱西跑来告诉他，奥布浪斯基已经从卡列宁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他同意离婚。这样，去见安娜就又成了可能了。

一瞬间，渥伦斯奇把自己的决心全忘了，对安娜的爱也复苏了。他立亥挫车到了安娜家门口，没经通报，就直接进了门，快步走上楼梯，又跑进安娜的房间。两个人一见面，他就不顾一切地抱起她，亲吻起来。

安娜被他的热情传染了，嘴唇抖动着，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你占有了

我，我是你的了。”

“只要我们都活着，一定要这样。”

“真有些可怕呀。”

“正因为有些可怕，我们才会更幸福。噢，我想过了，我们到意大利去！你会健康起来的。”“不过，我，我不想离婚。”安娜说，“我不能接受他的宽大。”

对于我，怎么都一样。我不知道关于谢辽沙，他怎么决定。”

“不说这个了吧！”渥伦斯奇在狂热中，也觉得离婚不离婚真是无所谓的事。

就这样，安娜没有离婚，也拒绝了离婚；渥伦斯奇拒绝了。到塔什干的任命，辞了军职。一个月以后，他们一起到外国去了。

二十七

列文沉浸在幸福之中。对于婚事，他一切都不操心，完全听凭别人去安排，他也什么都同意。奥布浪斯基劝他结婚后到外国去旅行，他同意了，就去对吉提说。吉提却不同意。对于今后的生活，吉提有自己的主见。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喜欢的工作，虽然她不理解，可是把这事看得很重要。所以，结婚后就住到乡下去，她早就有准备了。列文听了她的想法大吃一惊，立刻又找到奥布浪斯基，让他马上去乡下布置一切，好象干这种事是他这个连襟的义务似的。

奥布浪斯基从乡下回来后，结婚日期迫近了，他想到一件事，就问列文：“你有了做忏悔的证书了吗？”

“没有，这怎么啦？”

“没有就不能结婚，这是教会的规定啊！”

“哎呀，我有九年没受圣礼了。”

“这可不行，你一定得受圣礼。”

又是奥布浪斯基替他联系好了，列文只好去做忏悔。象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列文对宗教的看法并不确定。他既不相信它，又不能认为它完全错误。

去忏悔的那天，列文在教堂里，一边听着祈祷，一边想着吉提。一个年轻的执事读了训诫后，从他手里偷偷接过三卢布钞票，就带他去见祭司。祭司是个长着花白胡须和和善眼睛的小老头，他向列文微微鞠了一躬，就用老一套的腔调读起祈祷文。读完后，他弯腰行礼，又转身对着列文，指了指十字架上的耶稣像。

“基督已经降临人间，要听你的忏悔。”老祭司合拢双手。“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

“我曾经怀疑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不大高兴地回答。就不再说什么了。

祭司等了一会儿，听他不说了，就用很快的速度训导起来：“怀疑原是人类的天生弱点，我们应当祈求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念。你还有别的特别的罪过吗？”

“我的罪过就是怀疑。”

“你主要怀疑的是什么？”

“我怀疑一切，甚至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他说，又立刻感到恐慌。可他看祭司并没有生气，而是微微笑了笑。

“对上帝的存在还有什么怀疑的？是谁用各种发明体去装饰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上帝这个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

“我不知道。”列文觉得和祭司细谈这些不适宜，就简单地回答。

“不知道？那你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

列文红了脸，“我，我一点也不明白。”

“祈祷上帝吧。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反抗它。向上帝祈祷吧，恳求吧！”祭司停了一会儿，象在思考什么，“我听说，你要和我们教区的居民、上帝的儿子薛杰巴兹基的女儿结婚了？很好的一位小姐呀！”

“是的。”列文答道，又想：“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个做什么？”

祭司的话又响起来：“你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你子孙。如果你不能

赶走引诱你不信仰上帝的恶魔，你又会给你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教育呢？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你不但要希望孩子们享有荣华富贵，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如果你的孩子问你‘大地、水、花草、太阳，是谁造出来的呢？’或者问‘死后有什么等着我呢？’你怎么回答？难道就是‘我不知道’吗？这是不行的。”

列文不知道该如何答话。

“你应该选定你的道路，坚定下去，祈求上帝怜悯你，帮助你！啊，愿我主上帝，那耶稣基督，以宽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吧！”

祭司结束长篇的训教，接着念了赦罪的祈祷文，又祝福了列文，才让他走了。

列文因为自己在教堂里没说一句谎话而感到轻松。但是他也感到老祭司的话并不愚蠢，应该想清楚，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的一天。

举行婚礼的日子到了。那天，按照习俗，新郎列文没有和新娘见面，而是在旅馆里，由他的哥哥柯兹尼雪夫等几个单身汉陪着，等候参加婚礼。

婚礼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举行，一辆辆马车不断地朝这里驶来，在警察的指挥下排成一排。头上戴着花，两手提着裙子的妇人们，拿着窄边拿破仑帽或黑帽的男人们，陆续走进教堂。教堂里面，枝形烛架和圣像前的蜡烛都点着了，使金黄色的圣像、银色的烛台和地面上的石板、绒毯、唱歌室上的旗子、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法衣……都浸浴在烛光中。右边，人们站成一团，满眼都是燕尾服、白领带、制服、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膊、长手套……，大家热烈地谈论着，等待新郎新娘的到来。

“他们来啦！”有人高喊一声，人们立刻朝门口望过去。

“那就是新郎！”

“看新娘啊，怪可怜的，愁得半死不活的。”

大家都说吉提这几天瘦了，比不上平时美。可在列文的眼里不是这样。他望着她：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头发梳得高高的，高耸的扇形领子和纤细的腰身，特别是独有的纯真的表情——这些都比平时好看。

人们议论着，祝贺着。吉提只报以一笑，列文却不知羞涩。当伴郎让他拉着新娘的手往讲经台走的时候，他怎么也做不好这个动作，周围人花了很大工夫纠正他，才使他明白，应该不变位置，用右手拉住吉提的右手。新郎新娘和祭司终于躺在讲经台前了，教堂里立刻安静下来。

还是那个老祭司，从银色法衣下伸出枯瘦的手，点着了两支雕着花的蜡烛，斜拿着，让蜡油慢慢地滴落下来。然后，他把手杖放在列文头上，又放在吉提头上，为他们祝福；又把蜡烛交给他们，自己拿起了香炉。

身材高大的总执事，敏捷地走到祭司面前站住，用庄严的声音大声说：“主啊，赐福给我们！”

“感谢上帝，万世无穷。”祭司用唱歌般的声音回答。接着，唱歌队以清亮又温和的声音唱起来，响彻了整个教堂。

照例是为平安和拯救、为宗教、为皇帝祈祷。接着又为上帝的仆人——新郎新娘祈祷。

“我们祈求主赐给他们完美的爱、平安和援助。”总执事又高声说。

列文听了，不由得想：“是啊，我需要的正是援助。没有这种援助，我能做什么呢？”

总执事念完祈祷，祭司手拿一本书对新人念起来，那声音还是象唱歌似的柔和：“永恒的上帝，你把分离的二人结合为一，让他们百年偕老，赐福

给他们，引导他们走上幸福的道路。你是我们的主人，大慈大悲。光荣属于天父、圣子和圣灵，万世无穷。”

“阿门！”合唱队的声音又响起来。

列文又在想：“‘把分离的二人结合为一’，这话多么深刻呀！正是我现在的心情。”他不由得看了看吉提。

祭司走到吉提跟前，拿起她的手，摘下小小的戒指；又让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的大手上，说道：“上帝之仆康斯丹丁与上帝之仆卡特兰娜结成良缘。”接着，把列文手上的大戒指套在吉提的小手上，又说了同样的话。

婚礼的第一部分完毕的时候，一个执事把一块红绸子铺在讲经台前，祭司作手势让新郎新娘迈上去。他们事先听别人说过，谁先迈上去，谁就会成为一家之主。可这时候，无论是列文还是吉提，谁也顾不上这个，也没注意谁先上去的。祭司过来又问过他们是否愿意结婚，是否与别人订有婚约这些例行的问话。随后，第二部分仪式就开始了。

祭司读着祈祷文，“……请赐予他们贞洁，使他们儿女满膝……”

吉提听到这话，忍不住笑了。祭司读完，把花冠戴在他们的头上。

列文对这种宗教的仪式不再感到别扭了。他和吉提听着执事长长声念着诗篇，喝着掺上水的红酒，又被祭司领着绕过讲经台，听着男低音唱“光荣归于上帝”的歌，心中一直都非常愉快。

祭司念了最后祈祷文，嘴角上挂着笑容对他们说了“你吻你的妻子”，“你吻你的丈夫”之后，从他们手里接过蜡烛。仪式终于完毕了。

列文让吉提挽住他的手臂，一起走出教堂，他感到已经和她结合成了一体。

回到家里，吃过晚餐，当天晚上，新婚夫妇就离开莫斯科到乡下去了。

二十八

安娜出走以后，卡列宁才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他找不到一个人，一个可以谈心并且会同情他的人。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十岁那年母亲也死了，靠做大官的叔父的抚养才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又靠叔父的帮助，很快在官场上露了头角，一直做到了省长。他的交游很广，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也能帮助别人，却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也严格地不让人了解私生活，现在，他遭到不幸，无论是同事还是朋友，都只在背后谈论，而投人当面提这件事。

只有一个女人，过去认识的又早被他忘记的女友，这时候找他来了。莉蒂亚·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她和卡列宁有相似的处境，被丈夫抛弃了，却没有离婚。她爱过卡列宁，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热情地来看望他。

“我擅自进来了！”伊凡诺夫娜迅速走进来，一把握住他的手，眼睛里满是眼泪。“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非常苦恼，可你不应该屈服。你应当寻求安慰，找到支持。”

卡列宁受了感动，望着她说：“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个人了，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你会得到支持的。我求你相信我的友情。上帝也会支持你，帮助你。”

“唉，人的力量的确有限。”卡列宁受到安慰，诉说起心中的苦痛，“我现在到了极限了，整天要处理那么多家务事，仆人啊，家庭教师啊，账目啊，还有儿子，总是害怕地望着我……”

“我明白，一切我都明白。”伊凡诺夫娜连连点头，“我就是为帮你而来的，女人的照看对家庭是少不了的。你肯把这些事托附给我吗？”

卡列宁默默地感激地握着她肥胖的手。

“我要开始做事了。我要到谢辽沙那里去。家里的事，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你的。”

伊凡诺夫娜履行了她的诺言，把卡列宁家里的事管理起来，特别是对谢辽沙的教育。她对谢辽沙说，他父亲是个圣人，而她母亲已经死了。这可把孩子吓慌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伊凡诺夫娜听人说，安娜和渥伦斯奇已经从国外回来了，正住在彼得堡。她立刻想办法去打听那两个“可恶的人”——她这样称呼他们——的行踪，为的是不让卡列宁在各种场合上碰见他们。

这天早晨，伊凡诺夫娜接到一封信。她一看笔迹就认出来了，是安娜写的。打开信，上面写道：

伯爵夫人：我给你写信，而不是给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完全是因为不愿意让他想起我而苦痛。我已经知道你对他的友情了，想你一定会了解我的。我请求你，在我离开彼得堡前，让我和我的儿子见上一面。或是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或是约个什么时间我回去。如果都不行，也可以另约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宽大的人不会拒绝我的请求，你也会想到你的帮助会怎样使我衷心感谢。

安娜

安娜大概不会想到，这封信怎样激怒了伊凡诺夫娜。她看完信，立刻生气地对仆人说：“对来人说，没有回信！”随即却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派人给正在参加宫廷庆祝会的卡列宁送去，说有件事要找他当面谈。然后，她起身去找他。

此刻，卡列宁在宫廷庆祝会上正大出风头。他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

奇勋章，穿着朝服，肩上挂着红授带，十分兴奋。在大厅里，他拉住一个有势力的议员，不厌其烦他说着自己的工作计划。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前程到此已经完结，也想不到别人正怎样议论他。

大家都看得明白，卡列宁虽然还身居要职，兼着许多“委员”，但已经没了实权，不能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他无论提什么说什么，别人都听烂了，不想听。那位议员就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而卡列宁还说个没完。

“看他，还洋洋得意呢！”一个矮个子老官指着卡列宁对同僚们说。

“你是说卡列宁？他显得老多了。”

“因为工作过度啊！”有人嘲笑着，“他现在老是起草这个计划那个计划的。”

“听说莉蒂亚·伊凡诺夫娜和他恋爱上了？”

“可我知道他的夫人安娜回来了，也在彼得堡城里……”

人们议论着，讥笑着。卡列宁却对自己很满意，对别人他不期待什么，任何故意他都习惯了。当那个议员借故走开之后，他向四周望了望，就穿过嘲笑的目光，旁若无人地向门口走去。他已经接到了伊凡诺夫娜的信，希望在门口见到她。

她来了，见到他就笑了，指着红授带说：“我祝贺你。”

卡列宁抑制住笑，耸耸肩，表示这无所谓。而伊凡诺夫娜明白，他心里是欢喜的，只是表面上不承认。

“到我家去吧！”她说，“有件令人讨厌的事。我真不愿意“让你记起来，她……来了一封信，她现在在彼得堡。”

卡列宁立刻显出呆板的神情，浑身发抖，跟着伊凡诺夫娜到了她的家里。

“一边喝茶，一边谈吧！”伊凡诺夫娜拿出中国茶具来说。又把那封信递给他。

卡列宁看了信，沉默了许久，才说：“我想，我没有权力拒绝她。”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不出邪恶来呢？”伊凡诺夫娜大声说，“凡事要有个限度，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留在这个城市里。唉，我算是理解你的崇高和她的卑下了。”

“我已经饶恕了她，所以，不能拒绝她对儿子的爱。”卡列宁说，对自己很满意。

“但是，我们谁有权力扰乱谢辽沙的心？他以为她已经死了，常为她祷告，这倒很好。可如今她又来看他，他会怎么想？”

“我没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劝你不要答应，那只会使你痛苦，使孩子痛苦。她要还有一点人性，也不该这么做。怎么样？我就写封信给她。”

卡列宁点了头，伊凡诺夫娜就写起来：

亲爱的夫人，使你的儿子想起你，会引起他提出种种问题。要回答那些问题就不能不使他对本来神圣的东西产生责难。我请你从基督的爱的精神谅解你丈夫的拒绝，也祈求全能的上帝饶恕你。

……

最近，谢辽沙喜欢在散步的时候，注意那些体态丰满又优雅，长着黑头发的妇人，对她们有一种亲热的感觉。他不相信母亲死了，天天在寻找她，期望有个妇人走过来，拿掉面网，抱起他来。前些天，他偶然听老保姆说他母亲没有死，就去问父亲。父亲和伊凡诺夫娜都说，因为她坏，所以等于死

了一样。他仍然不相信。今天，散步回来，他坐着发愣，又想起心事来。近来，他的功课不太好，家庭教师很不满意。

“你爸爸回来了。”教师的声音惊醒了谢辽沙，他跳起来跑过去，吻爸爸的手。

“你散步很愉快吗？”卡列宁坐下来问。

“快活极了。”

卡列宁负责教孩子读圣经。他拿起圣经翻看着，见儿子斜坐在椅子上使劲摇，就严肃他说：“请你不要摇椅子。”

谢辽沙开始背福音书里的几首诗，不知怎么，背错了。卡列宁听着，皱起了眉头。“这不好，谢辽沙，太不好了。我不满意你，教师也不满意你。”

九岁的谢辽沙还是个孩子，求知欲实际上是很强的。这些，他父亲和家庭教师并不了解。

晚上，仆人瓦西里教谢辽沙做风车，他津津有味地做着，想象自己坐着风车飞了起来。但是躺到床上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起了明天是自己的生日，就又想到了母亲。

二十九

渥伦斯奇和安娜住在彼得堡一家上等的旅馆里。前几个月，他们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出国的时候，安娜感到了不可饶恕的幸福，心中充满了喜悦，好象才从梦中醒来。环境是那么新鲜，令人振奋。渥伦斯奇一个堂堂男子，对她始终尊敬，遇事都按她的意愿办理，她从心里感谢他。

但是不久，随意而单调的生活就使他们厌倦了。每天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小女儿，该去玩的地方都去了，除了睡觉，一天十六个小时总得想办法度过去。特别是渥伦斯奇，失去了社交活动和单身生活的乐趣，很不甘心。于是，两个人的磨擦就经常发生了。有一次，他碰上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回来晚了一点，安娜就很不高兴。在一个小市镇住了一段时间后，他们都不想再待了，就决定回国，计划先到彼得堡住几天，再到渥伦斯奇的田庄上去。

安娜到彼得堡主要就是为看看儿子。本来她以为这是自然而简单的事，可一回到彼得堡就感到并不容易了。一直到家里去吧，也许会遇到卡列宁，遭到他的拒绝和侮辱，写信给他，她又实在不想写。后来听说卡列宁和伊凡诺夫娜的关系，才决定给伊凡诺夫娜写信。不想，送信人口来说，没有回信。

她感到了从来没感到的侮辱，提起笔就直接给卡列宁写了封信，写好的时候，接到了伊凡诺夫娜的信。看完了，她气得叫起来：“多么冷酷虚伪的感情！他们这是要折磨我，折磨我的谢辽沙！我就顺从了吗？决不！”

她立即决定，明天，谢辽沙的生日这天，直接到家里去看他，想好了，就去买了些玩具回来。

第二天，安娜坐了一辆出租马车，到了卡列宁家门口。这里曾经是她有权直出直入的地方，如今……老门房见是一位穿着大衣带着面网的太太，刚要问什么，这太太已经把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塞给了他，就走了进去。可门房的助手，一个新来不久的小伙子在第二道门把她拦住了。

“您找谁？”他问。

“我，我从谢辽沙教父那里来，要看看他。”安娜按事先想好的话回答。

老门房过来帮她脱下大衣，望见了她的面孔，才认出来。“是夫人？请进。”

安娜用恳求的目光望着门房，然后快速地走上楼梯。

“等一等，夫人，我先去看看。”门房追过她，先上了楼走进谢辽沙的屋子。安娜上来站在门外等着。不一会儿，门房出来说，“他刚醒。”

“让我进去，你走吧。”安娜听到了小孩在打哈欠，不顾一切地走了进去。

刃旱 9 谢辽沙正坐在床上伸懒腰，脸上还带着朦胧的睡意，又慢慢地躺了下去。

“谢辽沙！”安娜轻轻叫了一声，走近床边。离开他几个月，他长大了，也消瘦了。“谢辽沙！”她又叫了一声。

谢辽沙睁开眼，望了她几秒钟，忽然笑了，起来扑到她的身上，“妈妈！我知道你会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的乖孩子！”安娜抱住他，急促地呼吸着，再也说不出什么，眼泪流了下来。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孩子也含着眼泪。

“我不哭，我不，我是欢喜呀！噢，你该穿衣服了。”她拉住孩子的手，坐在椅子上，又摘下自己的帽子。

“妈妈，最亲爱的！”谢辽沙又扑上来抱住她，吻她。

仆人瓦西里进来了。他不认识安娜，可见她和谢辽沙那么亲热地拥抱，也就猜出了八九分，连忙又退了出去。这时候，家里的男仆女仆们都知道女主人回来了，不觉有些担心。他们知道卡列宁每天早九点要来看望谢辽沙，也明白这夫妻俩是不能会面的。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马上就要来了呀！”一个男仆人说。

“糟糕！”保姆说，“我去，设法请她快走。”

保姆进来的时候，谢辽沙正告诉他母亲自己坐雪车下山摔了一跤的事，说得津津有味，而安娜却没听清，她时刻想着要尽快离开的事。

“太太，亲爱的！”保姆走上前来向她问好，“上帝给我们孩子的生日带了欢喜来了！您一点没变呢……”她忍不住哭出声来。

保姆对安娜的亲热使谢辽沙更欢喜了。他不住地在地毯上跳着，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可是，他又停住了，注意到保姆和他母亲低声说着什么，其中有“照例在九点钟”的话，母亲听了，立刻显出惊惶和羞臊的神色。

安娜走到儿子面前，叫着他的小名：“我亲爱的科迪克！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她想说什么话，又不知怎样说好。

谢辽沙明白了，明白母亲不能和父亲见面；可又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样惊惶和羞愧呢？他想问，又不敢问，只是替她难过，依偎着她，低声说：“不要走，他还不会来呢！”

“谢辽沙，”安娜心里一热，推开他，看着他的脸，“听我说，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的。”

“不，再也没有比你好的了！”谢辽沙绝望地叫着。

“我的宝贝！”安娜孩子似地哭了起来。

这时候，门开了，瓦西里走进来，后面又传来脚步声。

“他来了！”保姆慌张地小声说，忙把帽子递给安娜。

安娜连忙推开孩子的手，吻了吻他的脸，转身就朝外走。谢辽沙用手捂着脸，倒在床上呜咽起来。而卡列宁，正好迎着安娜的面走了进来。一看见她，他立刻停住脚，低下头去。

虽然她刚才还对儿子说他比她好，可一见到他又全是嫌恶和嫉妒了。她一把拉下面网，加快步子，走了出去。带来的一包玩具，也没来得及拿出来，又原封不动地带走了。

渥伦斯奇回到彼得堡的第二天，就去看他的哥哥，正巧他母亲也在那里。母亲和嫂子问了问他在国外旅行的事，却一句也没有提到安娜。他哥哥第二天来找他，倒问了几句。渥伦斯奇直言相告：他希望安娜办理离婚，然后同她结婚。在此之前，他也把她看成是自己的妻子。

“社会上怎么看，赞成不赞成，我不管。”他说，“我的亲属要和我保持关系，也就得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请你转告母亲和嫂子。”

但是，他没料到，事情比他想的要严重得多。社交界虽然对他还是开放的，可是对安娜，却已经关闭了。这么多天，竟没人来看她，也没人来请她。连最同情安娜的堂姐培脱西也变了。那天，他遇见了她。

“你们到底回来了，我真高兴。”培脱西露出笑容，“安娜呢？离婚的事办妥了吗？”当听说安娜还没离婚时，她马上冷淡了。“我知道有人会攻击我的，可我还是要去看看安娜。噢，你们不会在这里住久吧？”

但是，她来看望安娜的时候，只待了不过十分钟，就起身告辞。“你们还没告诉我什么时候离婚呢！即使我不在乎，可别人会对你们有看法。而且这是件好办的事。很抱歉，你们“动身前，我们不能再见面了。”

渥伦斯奇还想在家里人中争取一下，希望嫂子能出来接待安娜，不想也被婉言谢绝了。嫂子为难他说：“我不能这样做，亚历克赛。这不能怪我。”

渥伦斯奇绝望了，意识到要免遭难堪，只能脱离社交界，尽快带安娜到乡下去住。而且，他看到安娜近来的情绪令人不可捉摸，有时候对他亲热极了，有时候又冷淡极了，还爱发脾气。这使他十分苦恼。

安娜看望儿子回来，寂寞地一个人成天待在旅馆里。抱起小安妮，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谢辽沙，她对这小女孩的感情比起对谢辽沙来差多了。想到要永远离开儿子，她忙找出相册，久久地望着谢辽沙的相片发愣。

一张渥伦斯奇在罗马照的相片，使她又想到他，心中又产生了不满意的情绪。“他现在做什么去了？怎么能把我一个人关在这里，抛在这痛苦中呢？”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他会不会不爱我了？那该怎么办？”

这几天的事，使她觉得有理由这么想。渥伦斯奇坚持自己单独住在楼下，让她母女住在楼上，他昨天没回来吃饭，从昨天午后到现在就没来看她……

门开了，渥伦斯奇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好朋友耶希文。

“我们认识的。”安娜和那希文打了招呼，就交谈起来。可她注意到，渥伦斯奇不时地看着钟。

耶希文就站起来，准备走，又问渥伦斯奇：“你在什么地方吃饭？”

安娜立刻感到很狼狈。怎么？他还不在这里吃饭吗？她就抢着对那希文说：“你和我们一起吃吧！”但是脸红了。

那希文答应着往外走，渥伦斯奇脸色阴郁地跟在他后面。

“你也走吗？”安娜问他。

“我们有事，已经迟了。”渥伦斯奇回过头对她说，可又迟疑了一下，对那希文喊着说：“你先走，我一会儿就追上你。”

耶希文刚走出去，安娜就拉住他的手紧盯着问：“我有话问你，我请他来吃饭，对吗？”

“对的对的，很好。”他笑着吻她的手。

“亚历克赛，”安娜紧握着他的手，“你对我没有变吗？我在这里很难

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快了快了，这里的生活对我也是不愉快的呀！”他说着抽开手，就想走。

“啊，走吧走吧！”安娜带着愤怒的声调说，转身进去了。

下午，渥伦斯奇和耶希文回来了，安娜却不在家。仆人说，有位太太来看她，一道出去了。安娜回来的时候，果然不是一个人，是和她的姑母瓦尔瓦拉小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处女在一起。她显得很高兴，告诉渥伦斯奇买了什么东西，而他却有些恼怒了。

快吃饭的时候，培脱西的情人托希喀维奇来了。他带了培脱西的口信，说她身体不舒服，不能来送行，请安娜在晚六点半到九点之间去她家——这显然是为使她不遇到旁人的时间。

安娜听了，反而矜持他说：“抱歉，我在那个时间恰好有事，不能去。”“是要去听戏吗？拍蒂演的。”托希喀维奇问。“啊，妙极了！”安娜拍手笑着，“你倒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假如能定到包厢，我一定去。”“我可以定到。”托希喀维奇自告奋勇。

“那我真要感谢你了。你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安娜热情他说。

坐在一边的渥伦斯奇简直不明白安娜的意思了：她为什么要把全城出名的老姑母带来？为什么又约托希喀维奇吃饭？最让他惊讶的是，她还要去剧场看戏，而在那里有社交界的许多熟人，会遇到麻烦的。渥伦斯奇用严肃的眼光盯着安娜，安娜看见了他，却用快乐的挑战似的眼光回敬。吃饭的时候，她和两位男客人又说又笑。

渥伦斯奇忍不住了，吃完饭，他到安娜的屋里找她，见她已经穿上在法国做的那件天鹅绒镶边的绸袍，头上系上贵重的雪白饰带，显出眩人的美丽。“你真要去剧场吗？”渥伦斯奇竭力不看她。“你奇怪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安娜好象不明白他的意思。

“安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

“你知道你是不能去的。”

“为什么？”

渥伦斯奇耸耸肩：“难道你真不知道吗？”

“我不想知道！”安娜差不多喊起来，“我后悔了吗？不！现在只有一件事要紧，就是我们彼此还相爱不相爱。至于别人如何，我们用不着顾虑。”她直望着他，“你如果对我没变，为什么不看着我？”

他只好看着她，可她的美丽此刻却使他生气。“我不可能变，”他说，“可我求你不要去！”

“请你说出理由！”

“因为那会使你……”渥伦斯奇本想说，你穿着这么华丽的衣服，再带着闻名全城的你的姑母在剧场露面，这不等于向社交界挑战吗？而那就将意味着和它决裂。可他没说出来，就叹着气走下了楼，心想，“她怎么就不明白这一点呢？”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和那希文一起喝矿泉水。不一会儿，仆人来报告说，安娜已经到剧场去了。

“哦，我们也去吧！”那希文站起来说。

“我不去。”渥伦斯奇心烦极了。

可那希文走了之后，他又变了主意：“今天晚上，我母亲多半也在，彼

得堡有名气的社交人物差不多都会去，我怎么啦？害怕了吗？把保护她的权力让给托希喀维奇了吗？哎，她为什么把我放在这种处境里呀！”

他匆匆赶到剧场。走进的时候，第一幕刚演完。他看见了许多太太、小姐和许多过去的同事，又坐下来拿起望远镜望着包厢，寻找安娜。

在第五号包厢里，他看见了她。她正微笑着和那希文说话，而她的姑母却是满脸通红象在生气，还不断扭头看隔壁的包厢。那希文也皱着眉头斜眼望着那边，嘴里咬着髭须。只有安娜一直凝视前方，故意不看旁边。

在左边包厢里，渥伦斯奇看见了卡尔塔索夫夫妇。那位夫人满脸怒容，嘴里还在咕哝什么，一边穿上斗篷，一边激动地往外走。卡尔塔索夫等妻子走出去，望着安娜这边想鞠个躬，安娜却不理他。

“一定是出事了！”渥伦斯奇想。

这时候，他听到身边有人提到“卡列宁夫人”，又立刻被别人制止了。他坐不住了，就起身向他哥哥的包厢走过去，他的母亲正在那里看戏。在走廊上，碰上了他的嫂子。

“太可恶了！”嫂子生气他说，“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权力这么做。”

“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

“你没听见啊？”

“我刚来。”

“噢，再没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狠毒的人了，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大声说着她，就走了。”嫂子这么说，显然是说给他听的。

他母亲叫人找他，他忙走过去见了母亲。

“妈妈，我来了。”他冷淡他说。母亲带着讥讽的微笑说：“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不去向卡列宁夫人讨好啊？她闹得满城风雨了，人们把看戏都忘了！”

渥伦斯奇心烦意乱他说：“我希望您不要再提这些了。”

“我只不过说了大家都在说的话罢了。”

渥伦斯奇连忙走开。此刻，他对安娜又生气又可怜，觉得应该去看她，就快步走到她的包厢里。

“你来迟了！”安娜一见他就脸色难看他说。

突然，她站起来，看也不看他，朝包厢门口走去。第二幕在这时也开始了。渥伦斯奇无心看戏，待了一会儿，就在观众的“嘶嘶”声中，退出了剧场。

他走进旅馆的时候，安娜已经回来了，还穿着那身衣裳，坐在椅子上发楞。见他进来了，她猛地站起身，眼泪止不住往外流。

“都是你！都是你的过错！”她气恨恨他说。

“我求过你不要去。我就知道你去了不会愉快的。”

“简直可怕呀！她说坐在我旁边是耻辱！这话我永远忘不了！”

“一个蠢女人的话嘛！可你为什么要去惹这个事呢？”

“我恨你！恨你的镇静。是你把我弄到这个地步的！”

渥伦斯奇只好用好言好语安慰她，保证对她的爱不会变，虽然他心里还在责备她。最后，两个人商量好了，明天就离开彼得堡到乡下去住。

列文结婚也有好几个月了。

独身的时候，他每逢看到人家夫妻之间为了些琐碎的事忧愁、争吵、相互嫉妒，就从心里嘲笑他们。他相信自己结婚后，决不会这样，他要和别人的生活完全不同。可是现在，出乎意料，他和吉提的生活没有独具一格，也完全是由他嘲笑过的那些事组成，而他似乎也逐渐习惯了。

他没想到吉提对于家务事那么热心，一到乡下，就整天为桌布、家具、寝具、盘碟一类事忙个不停，拿出女主人的身份发出一个个命令。另一个没想到，是他和她之间除了爱，还会吵架拌嘴。一天他迷了路，晚回家半个小时，一进门见到的是她忧愁的脸，接着就吵起来，说他不爱她，只爱他自己，弄得他不知所措。

直到两个月后，他们到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来，生活才顺利了，美满了。而列文在这几个月差不多什么工作也没做，一直没有视察田庄，也没写书。

“我从没这么懒惰过，总怕她一个人沉闷，舍不得离开她。这不成，我一定得工作了，要坚强些，保持一个男人的独立。”

他想到吉提，对她也不太满意：“她现在除了对家务事，对做衣服、刺绣感兴趣，没有别的爱好，过去还那么喜欢音乐呢！当然这不能怪她，可她那么满足，为什么呀？”

他不知道的事，吉提已经感觉到了，她要做母亲了。

这年夏天，家里来了这么多人：杜丽带着孩子们和保姆来避暑，公爵夫人来照看怀了孕的吉提，还有一位是吉提国外结识的女友瓦伦加。列文的哥哥柯兹尼雪夫也来了。房子差不多住满了，每天总有十几口人等着吃饭。客人们胃口很好，吃的很多，吉提为采办子鸡、火鸡和鸭子，安排一天几顿饭，煞费了苦心。

而且，女人们到了一起，不是议论怎样做果酱，怎样采菌，就是忙着给孩子编织衣服。列文几乎插不进嘴。他哥哥又和他不是一个类型的人。这样，“列文精神”就被淹没了，他不得不随大流，每天除里外照看，还要帮杜丽的小孩复习功课。

吉提在繁忙中，总是找机会单独和丈夫待一会儿，列文也愿意这样。一天，全家人都去野地采菌，他俩放慢了脚步，跟在后面。

“你不累吗？每天这么多事。”列文问吉提。

“不，我很高兴。你呢？”

“我也高兴，就是，对自己不满意。”

“怎么办呢？”

“我，我现在除了不让你摔跤以外，好象什么也不去想了。和别人一比，比如和我哥哥比，我简直是可怜虫。他不是为自己生活，而且只过精神生活……”

吉提笑了笑：“你不也在为别人工作吗？你的田庄，你的农事，你的著作……”

“但是我现在对那些不热心了。要是爱工作象爱你一样就好了。”

“那，你也象你哥哥那样只想工作吗？”

“噢，不！有了你，我现在多么幸福啊！”

这天傍晚，女人们照例坐在露台上聊天，列文照例帮杜丽的孩子复习功

课。外面一阵马车铃声响起，大家都猜到了，来的是奥布浪斯基，他说好今天要来的。列文先冲出去迎接，女人们跟在后面。

奥布浪斯基还带来了新客人，是杜丽和吉提的姑表兄弟瓦生加，一个漂亮又壮实的年轻人。这位穿戴时髦的青年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和列文说这说那，还向走过来的吉提打招呼，用献媚的姿态吻她的手。

列文却有些不痛快，看不惯瓦生加的举动，特别是他看见吉提居然对那年轻人报以微笑，和他愉快地交谈，竟产生了一股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妒意。看着大家走进屋去，他却扭头走开了。“我要去工作了，没有工作就不能生活。”他想。

直到吃饭的时候，列文才回来。在客厅里，他听奥布浪斯基和瓦生加正商量明天要去打猎的事，就凑过去。瓦生加显然是新派青年，说话无拘无束，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条腿搭着另一条腿。“我们走吧，多有意思啊！”他兴高采烈地说。

“那要起大早呢？你不累吗？司梯瓦。”列文对奥布浪斯基说。

“我累？我什么时候累过？一宵不睡都可以！”奥布浪斯基自豪的样子。

瓦生加索性叫起来：“真的，别睡了，太妙啦！”

奥布浪斯基想起了什么，就走到妻子杜丽的身边。“我有件事和你说，瓦生加到安娜那里去过，他这次还要去。他们的田庄离这里也就七十里路程。喂，瓦生加，过来！”

瓦生加立刻凑过去，靠着吉提坐下。杜丽听到安娜的消息，着急地向他打听。“你说给我听听，她那里怎么样？”

“好极了！在他们家里感到和在自己家里一样！”瓦生加来劲儿地介绍着他在渥伦斯奇田庄上见到的情况。

“我们都到那里聚会一下多好啊？”奥布浪斯基兴奋他说，又问杜丽，“你去吗？”

“我一定要去，我替安娜难过。可我要一个人去，不和你们在一起。”

奥布浪斯基又问吉提：“你呢，去吗？”

“我？我为什么要去！”吉提脸红了，回头看了看她的丈夫。她丈夫的表情又使她吃了一惊。

列文独自坐在那边一动不动，脸色十分难看。他见这边两男两女说得这么亲热，看见吉提望着瓦生加漂亮的脸蛋认真地听他说着什么，妒意更厉害了，好象她已经爱上了他。

吉提见他这样，就走过来。瓦生加也起身跟着她过来了，坐在列文身边，又架起了腿。“噢，明天我们真去打猎吧！”

列文不说话。这时候，公爵夫人过来劝吉提去睡觉。吉提站起身要走，瓦生加也站起来，要吻她的手。吉提忙缩回手，说了一句：“我们家不兴这一套！”

大家散去之后，瓦生加和奥布浪斯基又坐了很久，瓦生加还不停地唱着一首新情歌。歌声传到正坐在妻子房中的列文耳朵里，他恼怒地一声不吭。吉提已经猜到了其中的缘故。

“你怎么啦？是不是瓦生加使你不高兴了？”

列文憋不住了，声音直发颤，说：“我不是嫉妒，可我感到耻辱！他居然用那样的眼光看着你。”

“什么眼光啊？”吉提想着刚才瓦生加的一举一动。“我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还能吸引人吗？”

“你别说了！”列文抱住头痛苦地说，“他是客人。应该说，除了说话满不在乎和架腿的姿势让人讨厌，还没有别的不成体统的地方……嗨！我们生活很幸福了，却突然来了这么个坏家伙，噢，不，他不是坏家伙，他……”

吉提的脸发白了，感到他的话伤害了自己，不由得也生起气来，说：“你希望我谁也不见吗？除了你，别的男人都不能存在吗？”她开始讲起她和瓦生加他们刚才谈话的内容，激动得透不过气了。

列文这才醒悟，懊丧地拍着脑袋。“吉提，全是我的错。我不该折磨你。我怎么这么蠢？为了这么点事苦恼啊！你放心好了，我要弥补我的过失，要和瓦生加说好客客气气话，明天，我和他们一起打猎去。”

可是过了两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是列文和奥布浪斯基、瓦生加一同去打猎，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列文陪瓦生加去参观马场。他们俩在打猎中相处得不错，瓦生加提出想骑马玩玩，列文也答应了。回到客厅吃饭的时候，瓦生加一进门就直朝吉提走过去，亲热地和她说起话来，那眼神，那动作，使列文很不舒服。

“他总得和女主人说上几句。”列文看着瓦生加那种年轻人的笑，又不高兴了。

杜丽进来了。大家都站起来迎接她，瓦生加却象现代青年那样对妇女缺少礼貌，只欠了欠身，照样搭起腿，大声和吉提说笑着。他说起安娜和爱情的事，也毫无顾忌，全不管吉提是不喜欢听安娜的事的。吉提意识到丈夫一定在旁边注视着她，而且要往坏处想，就打断瓦生加的话，去和杜丽说话了。

果然，列文已经站起来，看也不看她一眼，快步往外就走。吉提忙追了出去。他们走到花园的一个僻静角落，吉提先开口说：“这真是受罪呀！”

列文握紧拳头说：“他是不是有些不正经的地方？”

“我看有的。”吉提颜声说。

“我去见杜丽。”列文扭头往回走。

杜丽见列文气哼哼地到自己房间里来，也有所察觉地问：“出了什么事？”

列文直截了当他说：“自从，自从司梯瓦他们来了之后，你看出没有？那位先生的举动，有没有使作丈夫的感到受了侮辱的地方？”

杜丽觉得好笑，想了想说：“从社交界的人来说，瓦生加和现在年轻人一样，喜欢向美丽的妇女献殷勤，而一个社交界的丈夫还会因此感到自豪呢！”

“这么说，你也看出来了？”

“不只我。司梯瓦刚才还跟我说，瓦生加对吉提献殷勤呢！”

“那就对了！我马上赶他走！”

杜丽大吃一惊：“你疯了？什么意思？你要真这么想，我可以告诉司梯瓦，他会带他走的。”

“不，我自己办！”

列文冲出门去，马上吩咐人备好一辆马车，就来找瓦生加。瓦生加正一边哼着情歌，一边打着绑腿。

“你要去骑马吗？”列文极力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这样利索多了。”瓦生加高兴他说。

“我已经吩咐套好了马车。”列文冷冷他说。

“到哪里去？”

“送你去车站。”

“出了什么事？”

“我家要来客人。不，不是来客人，是我要请你走。随你怎么解释我的无礼吧！”

“我请你解释清楚：”瓦生加这才恍然大悟。

“我不能解释，你也不要再问。”列文那严厉的目光、低沉的声音胜过了千言万语。

瓦生加耸耸肩膀，轻蔑地一笑，行了个礼，“我可以不可以见见司梯瓦？”

“我马上请他来。”

奥布浪斯基听说瓦生加接到了逐客令，立刻来见列文。“多么荒唐，多么可笑！”他对列文喊道，“你简直可笑到了极点！他一个青年人……”

列文打断他，“你不要跟我讲什么道理。他在这里使我和我的妻子都不痛快！”

“但是瓦生加感到受了侮辱！”

“我也感到受了侮辱呢！”

“好吧，好吧，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这样！可笑到极点了！”

瓦生加走了。奥布浪斯基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大为愤慨。列文也觉得为自己为这样的事大动干戈，不仅可笑到了极点，而且有罪和丢人。但是他还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三十二

杜丽要去看望安娜。她不愿意伤吉提的心，让列文不高兴，决定不坐列文家的马车，而打发人到外边租车。事情被列文知道了，他来找她，说：“你为什么以为我会不高兴呢？如果你不用我的马车，我倒会不高兴。”

杜丽只好答应。这天天亮之前，她就动身了。马走得很快，下午就来到弗士维仁斯基村口。她向正在干活的农民打听渥伦斯奇的住处。

“哦，找伯爵吗？他们刚还路过这里，去看收割机。”农民说着，向远处望去，“他们回来了，那不是吗？”

远处，果然有四个骑马人过来了，还有两个坐在马车里。杜丽看清了，骑在马上的是安娜和渥伦斯奇，还有刚来不久的瓦生加，安娜也认出了杜丽，立刻纵马奔驰过来。她穿着黑色骑装，风度优雅，到了杜丽马车前，跳下马，就过来亲吻她。

“真不敢想是你，多让人高兴啊！”

渥伦斯奇也过来打招呼，瓦生加则骑在马上挥舞着帽子。安娜上了杜丽的马车，和她并肩坐在一起。看着杜丽消瘦、憔悴又满脸是灰的脸，想到自己打扮得象个贵妇人，她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一定纳闷吧？我这种处境的人能幸福吗？说来真让人不好意思，我到这里来以后，现在幸福得不得了，幸福得叫人难以宽恕呢！”

“我替你高兴啊，”杜丽笑着说，“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呢？”

“我不敢，我这个处境。噢，你对我怎么个看法？”安娜追问道。

杜丽觉得在马车里不便谈这么大的问题，就含糊他说：“我没什么，我一向爱你，而且觉得对人要实际地看她本来面目，而不是脱离实际。”安娜听着动了情，眼睛湿润了。这时候，马车走进了铺着沙砾的院子，鲜花环绕在四周，两个工人正在砌花坛。先回来的渥伦斯奇他们过来迎接，杜丽下了车，跟着安娜来到一间屋子里。她还从没住过这么豪华讲究的房间。

“和我谈谈你们的事吧！”安娜坐下来就问，“司梯瓦怎么样？孩子们怎么样？”

“很好。”杜丽简单地回答，“我们正住在列文家里，很愉快的。”

“我要知道你没有瞧不起我，早就会接你到我们家里了。司梯瓦和他交情也不错，老朋友啊！”安娜说着这些话突然涨红了脸，“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表白，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我先换衣服去。”

安娜再进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件朴素的麻纱衣衫，神情也自然多了。杜丽先开口问她：“安娜，你的女儿怎么样？”

“很好呢，我们请了一个意大利奶妈。”

“你们，怎样处理的？”杜丽本想问那女孩姓什么，可见到安娜的眉头锁紧了，又忙改口说：“已经断奶了吗？”

安娜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你想问她姓什么，对吗？她没有姓，亚历克赛为这事很苦恼。按法律，她姓卡列宁。不过，这以后再谈吧。我现在带你去看看她。”

看过了小女孩，她们一同走出了育儿室，安娜的情绪又好起来，话也多了：“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有时也很难过，象个多余的人。这个以后再谈。我得先告诉你，这些日子，我们这里来了不少客人。我的姑母，你认识的。在彼得堡我孤单得很，她就出现了。还有史惠兹斯奇，本县贵族首领，对我

们帮助很大，亚历克赛也支持她。托希喀维奇，你见过吧？他本来是培脱西的情人，可被她甩了，也到我们这里来了。再就是瓦生加，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我们有一个德国管家。医生、建筑师，也有。男人们需要娱乐，亚历克赛也需要人帮忙，我们就把这里搞得热闹一点。”

说着，她们来到了弹子房，找到了男人们，又一起到露台上乘凉，离吃饭还有两个钟头，大家便想着怎样消磨时间。这里和列文那里不一样，有许多现代的娱乐方法。

“去打草地网球吧！”瓦生加建议，“安娜，我们再来合作。”

“天气太热了，不如去散散步，划划船。”渥伦斯奇说，又指着杜丽，“也好让新客人随便看一看。”

“我想杜丽一定喜欢散步，对不对？”安娜对杜丽笑着说。“然后再去划船。”

于是说好了，瓦生加和托希喀维奇到游泳场去准备船，剩下的人去散步。安娜和史惠兹斯奇走在前面，渥伦斯奇则陪着杜丽在后面。

杜丽虽然同情安娜，可对渥伦斯奇一向不喜欢，和他在一起走感到浑身不自在。想了半天，她才找到一句话：“这里很美，我很喜欢。”

“是吗？”渥伦斯奇听了十分高兴。因为他在美化园子上花费了很大苦心，希望得到别人的夸奖，听杜丽这么说，就介绍起来：“这里是仿照古代建筑造的，有些古色古香呢！噢，那边还盖了医院，你想去看看吗？”他又向前边高喊：“到医院去，你来吗？安娜！”

安娜忙对史惠兹斯奇说：“去看看吧，那可是他在这里的纪念碑呀！”

“真是为农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史惠兹斯奇点点头，称赞说。

走上旁边的小路，又转了几个弯，穿过一道门，就看见前面的工地上建起了一座高大的、样式新颖的红色建筑，还有一部分没完工，工人们正在脚手架上砌砖抹墙。

“那是诊疗所，那是药房。”渥伦斯奇边走边向杜丽介绍，“那边有候诊室，储藏室，洗衣房，锅炉房……”

走进来，医院的陈设也周全而讲究，弹簧床、大理石澡盆、轻便的手推车，还有通风设备……杜丽看了，十分惊奇。

“我看在全俄国，这也是十全十美的医院了。”史惠兹斯奇又夸奖说。

渥伦斯奇也很自得他说：“这里除了产科和传染病，什么病都能治。噢，来看看这个，从外国新运来的，自动椅。”他坐到自动椅上，开动了它，“不能走路的病人，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坐着这个就可以自己出去……”

杜丽听着，不由得受了感动。望着渥伦斯奇热情的面孔，她对他有了好感。“他是个可爱的好人呢！”她也明白安娜为什么会爱上他了。

从医院里出来，安娜提议去看养马场，因为史惠兹斯奇想去参观一匹新来的种马。“你们去吧，”渥伦斯奇站住说，“我陪达丽亚·亚历山特罗夫娜先回去，我们谈一谈。”又转向杜丽，“如果你愿意的话。”

杜丽看出来，渥伦斯奇有话要跟自己说，就点点头，果然，当安娜他们走远以后，渥伦斯奇开了口。

“我没有看错，你是安娜的好朋友。她那么喜欢你。就请你帮帮我吧！”他摘下帽子，用手绢擦了擦秃了顶的头。

杜丽不作声，心里猜测着他要说什么。

“安娜现在在社交界处境很困难。这都怪我。”

“你们幸福，而且宁静。安娜对我说过的。”

“她是这样。可我呢？我要考虑将来的事，能永远这样吗？”渥伦斯奇请杜丽在林荫道的椅子上坐下，自己站着激动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已经是终身伴侣了，而且，还有孩子。可按照法律，我的女儿却不是我的，是卡列宁的。我恨这种虚伪。也许有一天，还要生个儿子，我的儿子。可他还是卡列宁的，不能继承我的家产。你想想，这多么痛苦，多么可怕！我和安娜说过，她反而很生气，不愿意注意这一点。再有，我有了她的爱情，感到很幸福。但是我也需要事业呀！我现在找到了合适的事业，在这里安顿下来工作，而且感到比以前在宫廷和军队里高尚得多。”

他停下来，定了定神，“哦，是这样：我工作起来要有一种信心，就是要相信这事业不会因为我将来死去也死去。就是说，我需要继承人，可我还

没有……多可怕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杜丽说，“安娜能有什么办法吗？”

“她有办法，这事全靠她，就是离婚。她丈夫本来是同意离婚的——你的丈夫给办的这件事。就是现在，我想他也不会拒绝，只要写封信给他就行了。当然我也知道，一提起那个人，安娜就痛苦。可为了更重要的原因，就只能克服一下。我不提我自己，我也痛苦得很呢！所以，我现在不顾羞耻抓住你不放。帮我劝她写封信，要求离婚吧！我差不多不能跟她说这个了。”

“这个自然可以。”杜丽爽快地答应了。“我跟她好好谈谈。

唉，她自己怎么想不到这个呀！”

他们于是一起走上了回去的路。

谁也没有去划船，都陆续回来了。安娜留心注视着杜丽，象是询问渥伦斯奇！和她说了些什么。“马上吃饭了。”她对她说，“我们还没好好谈谈呢，我指望晚上了。”然后，她又去换了第三套衣服，也是很朴素的。

她们一起来到客厅。穿着大礼服的男人们已经在这里了。渥伦斯奇从容地指挥上饭菜，安娜则招呼着各位客人说话。杜丽注意到，渥伦斯奇和列文的举止截然不同，他很随和又自如、开朗，对瓦生加和安娜随便说笑话，他也毫不介意。杜丽很喜欢他这些。

但是话题转到农业问题时，杜丽又为列文鸣不平了，还激动得满脸通红。

那是史惠兹斯奇先提到了列文，说列文很古怪，竟认为机器对俄国农业是有害无益的。渥伦斯奇听了，搭话说：“我不熟悉这位列文先生，不过我想，他可能没见过机器，即使见过而且用过，也不过是本地造的，不是欧洲的、美国的。那就谈不上有什么看法了。”

“不过是无知人的见解罢了！”瓦生加嘲笑他说，他想起了列文给他的逐客令。

杜丽生气了，大声说：“我不能为列文辩护，可我知道他是博学的人，要是他在这里，他会答辩的！”

史惠兹斯奇马上圆场说：“我非常喜欢列文，我们是好朋友呢！可是请原谅，他的精神好象不大正常，他还说地方议会和治安法院是不必要的，他也根本不愿意参加。”

渥伦斯奇笑着摇摇头：“这就是我们俄国人的风度，对什么也漠不关心，不理解我们有权利可还要加上有义务，所以拒绝承担这种义务。”

杜丽被他的神态和话语惹恼了，又顶了一句：“我知道，再没有比列文更尽职尽责的人了！”

渥伦斯奇却不理会，继续说下去：“我呢，正相反。我把那些义务看成光荣。因为你的努力，”他看看史惠兹斯奇，“我被选为这里的治安推事，我把参加会议和审判看得很重要。假如我被选进县议会，我会高兴的。因为那样，我才有机会偿还我作为地主享受到的利益。不幸的是，有些人不明白地主在国家里应起的作用。”

“那么下次代表会，我们就盼望你来啦！”史惠兹斯奇说。

安娜微笑着插嘴道：“我们现在的义务也太多了，就象从前事事都设官，有那么多官一样。亚历克赛到这里才半年的光景，已经兼了五六个职务：救济委员，治安推事，陪审员，还有什么马匹委员会的委员。这样下去，他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上面了。事情这么繁多，也就难免流于形式了。”她又向着史惠兹斯奇，“你有多少头衔？恐怕有二十个了吧？”

杜丽听得出来，安娜虽然是开着玩笑说这些话，可声调中带着不满。她也看到，渥伦斯奇听安娜说的时候，脸上严肃而固执。想起刚才在花园里他的一番表白，她明白了：渥伦斯奇和安娜在他的社会活动上一定有争执。她不由得又想到列文。和渥伦斯奇的见解相反的列文，在说自己想法的时候，也总是那么自信固执。可她喜欢列文。这么一想，杜丽的心情变得不愉快了。

吃完了饭，大家在露台上坐了片刻，又去打草地网球。杜丽试着和托希喀维奇打了几下，可半天也弄不清该怎么个打法，却已经累得直喘粗气了。她只好坐在安娜姑母身边看别人打。那边，史惠兹斯奇和渥伦斯奇两个人打

得又好又认真。而瓦生加和安娜对打，却总是嘻嘻哈哈，出些洋相，还跟安娜不住地开玩笑。杜丽感到了孤独，觉得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也不喜欢这里了。加上又想起吃饭时的对话，她闷闷不乐起来。本来她打算在这里住两三天，可看打球这工夫，她就改了主意，明天就走。

晚上，杜丽走进寝室，脱了衣服就想睡觉，又想起安娜还要来说话，心里很不痛快，可只好等着。

安娜穿着睡衣走进来，坐在窗前，凝视着杜丽好一会儿。她一直想和她长谈一次，又不知从何说起。

“哦，吉提怎么样？还生我的气吗？”她想起来，就这样先问了一句。

“生气？不。”杜丽没心思说这个，笑了笑。

“她幸福吗？听说列文是很不错的人。”

“我认识的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噢？那我太高兴了。”

杜丽想起涅伦斯奇的托附，想尽快完成，就说：“还是谈谈你自己的事吧，他和我也……”

“我知道你们谈过”安娜抢着说，“你看我现在的的生活很热闹吧？可别忘了，这是夏天，客人很多，可春天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到秋天冬天又要那样了。而且，他还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不在家里！你可以想象，没有他，我会一个人过日子，孤独无依。当然，我不会拖他的后腿。快赛马了，他要去参加，我也高兴。可替我想想，我怎么办？唉，说这些干什么！好啦！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的也正是我想问你的：能不能改善你们的处境。可能的话，你们应该结婚啊！”

“就是说，要和那个人离婚？”

“他说他很苦恼。他要使他的女儿合法化，作你的丈夫，有合法的权利。我看这是合理的。他希望你们的孩子们不要没名没姓。”

“什么孩子们？”安娜不看着杜丽说。

“就是安妮和将来的……”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

“怎么？”

“我不愿意，而且，害了那场病以后，医生也告诉了我。”

“不可能。”已经生了好些孩子的杜丽，无法想象这件事。脱口说道：“这，这不太不道德了吗？”

“为什么？”安娜吃惊他说，“我要么怀孕，就是害病，要么做她的伴侣、朋友。他现在和我的丈夫毫无区别。”

话不投机。杜丽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你说不对吗？”安娜说下去，“你别忘了，我的孩子们不过是顶着他们陌生人的姓的不幸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了会感到羞耻的。”

“就是为这个，才需要离婚呀！”

“可在孩子面前，我还是问心有愧的，如果他们不存在，就不会不幸……”

杜丽听不明白，有些厌烦了。“我不知道，不过，不对头。”

“主要是你和我的处境不一样。”

杜丽感到自己和安娜离得那么远，对这些问题永远也谈不到一起。可总

得再劝几句，就有气无力他说：“难道离婚不行吗？我听说你丈夫同意过的。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不考虑吗？没有一天，没有一个小时，我不想这个。现在没有吗啡我就睡不着。离婚，人们都说我应该离婚。可第一，他不会答应的，他现在已经在伊凡诺夫娜的影响之下了。”

“应该试试。”杜丽小声说。

“就算去试试，我低三下四地给他写信求他，结果接到侮辱我的回信，他同意了，可我的儿子呢？他不会给我的。你要明白，我对他们两个——渥伦斯奇和谢辽沙的爱，是不分上下的。”安娜说着，激动地站起来踱着步，眼睛也湿润了。“我爱这两个人，可又难以两全。如果不能如愿，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随便怎么样吧，反正一切都会完结的。”她走到杜丽身边坐下，拉住她的手，“不要看不起我。我不该受人歧视，我真是不幸啊！”她终于哭了起来……

当安娜喝过吗啡，走进寝室的时候，渥伦斯奇注视着她，希望她会主动告诉他什么。可她什么也不说，只对他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晨，不管主人怎样挽留，杜丽还是坚决要走。坐上列文家的马车，她忧郁地又毫无留恋地离开了这里。

三十四

秋天到了，客人们都走了。安娜和渥伦斯奇又开始过起清静孤独的生活。

安娜每天除了着意修饰打扮以外，还看了许多流行小说和理论著作，也看和渥伦斯奇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书，农业的、建筑的、养马的、运动的。她的记忆力和知识量使渥伦斯奇大为惊奇，以至经常要向她请教。当然，安娜最关心的还是自己怎样能博得渥伦斯奇的爱和欢心。

但是，渥伦斯奇还不想为了爱安娜而妨碍行动的自由。对自己成为地主的一员，他觉得很合口味，乐趣越来越大。他办的事业发展得不错，医院、机械、乳牛、木材、五谷、羊毛，他都精打细算细心管理。所以花销虽大，可仍然赚了钱。

十月里，喀山省要召开贵族的选举大会。渥伦斯奇早就答应史惠兹斯奇，要去参加。为了这件事，他作好了和安娜吵一架的准备。以往每次出去开会或赛马，他们都要吵。可这一次，出乎意料，安娜听他说要走了，只笑了笑，很平静。

“我想你不会感到无聊吧？”他问。

“不会的，我想。昨天我收到一箱子书。”

渥伦斯奇虽然感到新奇，可觉得这样倒好。“久而久之，她会习惯的。我为她可以牺牲一切，可决不能放弃我作为男子汉的独立自主。”他就动身走了。

喀山省的选举大会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住在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国内国外的许多人，都集中到这里来。渥伦斯奇、史惠兹斯奇、柯兹尼雪夫、奥布浪斯基和列文都有田产在这个省，所以也来参加。列文和吉提最近搬到莫斯科住了，因为公爵夫人坚持要让女儿在莫斯科分娩。他闲着没事，就接受了他哥哥柯兹尼雪夫的建议，来参加会。而且，他还要办理一些私人产业的土地托管和收押金的事。

自从结婚以来，列文的性情变得有耐性了。对于自己不理解的事，他总对自己说，不要乱作判断。这次贵族选举，他毫无兴趣，可也极力不指责，而且尽量去理解别人做的事。

柯兹尼雪夫对这次选举是非常重要的。他告诉列文，省贵族首领的地位是那么重要：贵族财产的管理、国民教育、军事学校……许多公共事业都由他主持。可是原来的首领斯涅特柯夫是个守旧派，虽然心地善良，然而对新事物一窍不通，总是偏袒贵族，还反对普及国民教育，使议会带上浓厚的阶级色彩。因此，这次选举一定要改选出一位新的、现代派的、有本事的、有新思想的人物作首领。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的好朋友聂维道夫斯基，一个非常聪明的退休教授。

大会开了好几天，讨论了许多有关贵族的问题，还清查了账目。在新旧两派发生争执的时候，柯兹尼雪夫以他哲学家的口才使对手甘拜下风，而列文始终是稀里糊涂。接着先选举县贵族首领，史惠兹斯奇顺利地连任了他这个县的首领。

选举省贵族首领的日子到了，许多人就是专为这一天才来的。厅堂里站满了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贵族，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自己的人选。老派和新派泾渭分明，连服装都大不一样：老派的大都是扣紧纽扣的贵族礼服，佩着剑，戴着帽子；新派则穿着宽肩松腰的礼服衬着白背心。柯兹尼雪

夫是新派的中心人物，被人们围在中间，正在策划着如何拉选票，使老首领落选。列文在一旁听着，一点也不明白，还是奥布浪斯基走过来，把其中的奥妙讲给他听，他才弄懂了些。

开会了，人们争争吵吵地走进会场，开始为候选人激烈地辩论。史惠兹斯奇、柯兹尼雪夫都上台讲话，台下一阵欢呼声，又是一阵反对声。列文看见大家都那么激动，心里却很难受，独自一人走进茶点室坐下，想安静一下。可他哥哥马上就派人叫他快去：“令兄找你，要投票了！”

列文重又来到会场，接过一个白球，跟着他哥哥走到主席台前。这次投票是要决定一个新派贵族是否有选举权。柯兹尼雪夫先把两只手伸进投票箱，把球扔到什么方向去了。轮到列文了，他却手足无措，转身问他哥哥：“我投到哪里？”

周围人都听见了他这句话，十分惊奇。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不满意他说：“那要看你个人的想法了。”周围人都笑了。

列文涨红了脸。连忙把拿球的右手伸进票箱的罩布下面，随手扔到右边。他又猛然想起应该是两只手都伸进去再投，于是又想伸左手，可已经晚了。他更加慌乱，赶紧走到大厅最后面去了。

最严肃的选举马上要开始了。大家趁投票前的时间吸烟、饮酒，和久别的朋友交谈。列文还独自一人站着，他不愿意加入他哥哥那一伙人里，因为他看见渥伦斯奇也在那儿，他不想碰见他。

“你好啊！”一个灰胡子地主过来向他打招呼。列文马上认出来，他就是上次在史惠兹斯奇家里见到的那位，连忙和他握手寒暄。

“你的农业怎么样？”他问灰胡子。

“还那样，老亏本。”灰胡子不在乎地说，“哦，今天全俄国都来了。”

“我不大了解这次选举的意义。”列文说。

“有什么可了解的！贵族本身就是没落的制度，只不过凭着惯性还在运动罢了。你看，今天来的，有大臣，有保安官，还有法院推事，御前侍从，都不是真正贵族，只是土地所有者。而我们却是地道的地主。”灰胡子连连摇头，“噢，你的农业怎么样？”

“不大好。只有百分之五的收益。”

“这还算走运。我呢，全白费了。”

“那你为什么还干呢？”

“成了自然了呀！我儿子对农业没兴趣，没人继承我的事业，可我还要干下去。”

“千真万确！我也总觉得对土地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象史惠兹斯奇，还有新来的渥伦斯奇，他们想把农业当成工业那样经营。可……”灰胡子又连连摇头。

这时候，史惠兹斯奇快步走过来，拉住列文，把他带到他哥哥那伙人里。这样，他不能再回避渥伦斯奇了。两个人握了握手。

“非常高兴，在薛杰巴兹基家里，荣幸地见过你。”渥伦斯奇有礼貌他说。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列文红了脸，马上扭头和他哥哥说起来。

几个人又谈起选举的事。奥布浪斯基向渥伦斯奇直眨眼睛：“喂，你动心了吗？象赛马一样，赌个输赢吧！”

“是让人动心啊！”渥伦斯奇咬咬牙说，“一旦开始，就非拚到底不可，

这是斗争！”他望了望身穿贵族礼服的列文，没话找话地说：“听说你常年累月住在乡下，可不愿去做治安推事？”

“因为我认为治安裁判是个愚蠢的制度。”列文生硬地回答。

“我倒不那么想……”

“那简直是儿戏！”列文又狠狠他说，固执劲儿又上来了。“我不需要它。我那里八年没出过一件纠纷，可出了一件又给判错了。为了解决两个卢布的事，要花十五个卢布请律。师……”

他这些话，讲的真不是地方，在这种场合下，显出十分笨拙，周围人都笑而不答。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连忙住了嘴。

大家分开以后，柯兹尼雪夫走到弟弟身边责备他：“我真不明白，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呢？瞧人家渥伦斯奇，刚来就和我们站在一边了。”

“我是什么也不明白。”列文愁眉不展他说。他觉得烦闷得很，想赶快离开，就一个人悄悄地走到出口处想溜。立刻有人把他抓了回来。

“要投票了，快来吧！”

选举结果，新派候选人聂维道夫斯基获得绝大多数选票。新派人欢喜若狂，簇拥着新首领离开会场。留下来的旧派却伤透了心。

当天晚上，渥伦斯奇举行宴会，招待省长和新当选的贵族首领，还有新派代表人物。这次选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同时，他也取得了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他看出来，除了吉提的丈夫那个狂妄家伙以外，他认识的贵族都拥护他。三年以后再选举的时候，他也要参加竞选。

宴会上，省长邀请渥伦斯奇参加一次义演音乐会。他立刻答应了。他知道这次晚会是省长夫人安排的，他可以有机会结识那位有权势的人。

正在这时候，听差的给他送来一封信。他一看信封，就知道是安娜写来的。

三十五

渥伦斯奇已经猜到了信中的内容。本来，他预料大会开五天，就说好星期五回去。可今天已经是星期六，会才结束。他知道安娜一定会责问他为什么没准时回去。他曾在昨天寄去一封信，看来她还没接到。

打开信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然而那些话使他格外不痛快：

“安妮病了，医生说可能是肺炎。我心乱如麻，一直盼你回来。本来想亲自去找你，知道你会不高兴，就派个人去。给我个回信，我好知道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反倒想亲自来。还有这敌对的口气。”渥伦斯奇想。但是他知道非回去不可，当天就坐上火车回去了。这几天，安娜在乡下坐立不安。在渥伦斯奇说要去开会的时候，她想到如果象以往那样吵一架，只会使他更疏远自己，所以就克制住了，用镇静忍受分别。但是渥伦斯奇那表示自己具有独立自主权利的眼光，又使她感到委屈，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他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他还可以抛弃我，他有一切权利。而我，什么都没有！走的时候，他那一副冷酷而严肃的表情，意味深长啊，这表示他对我开始冷淡了。”

她害怕了。万一他不再爱她，她会落个什么下场！“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和那个他离婚，和这个他结婚。好吧，就这样吧。”安娜这才打定主意，准备同意办理和卡列宁离婚。

每天和姑母聊天，散步，看看建筑中的医院，坐在家里看书，一本又一本，消磨着时光。到了第六天，去接渥伦斯奇的马车空着圆来，她再也忍耐不住，刚巧小女儿又病了，她就写了那封信。

他终于回来了。安娜听到声音，顿时快活了许多，跑下楼迎接他。

“哦，安妮怎样了？”他问。

“她好些了。”

“你呢？”

安娜拉住他的手，正视着他。他看见她精心修饰的头发，华丽的服装，知道是为他打扮起来的，可心里喜欢不起来，只平淡他说：“我很高兴。”吻了吻她的手。安娜觉察出他的冷淡，可已经不担心了。“这没关系。只要他在我身边，他就不能也不敢不爱我。”

晚上，只剩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安娜才提起那封信，问道：“老实说，你接到那封信，是不是很生气？”

“是生气。”渥伦斯奇并不掩饰，“信写得怪极了。我不满意的是，你不愿意承认一个人总有些不得不尽的义务。比如说，过些天，我为房产的事，又要到莫斯科去一趟。你为什么总是为这个动气呢？”

安娜一听，急切他说：“你刚回来又要走了，象所有男人那样！这说明你已经厌倦了我们的生活！”

“不，安娜，我……”

“你听着，”安娜打断他的话，“你要去莫斯科，我也去，我不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各奔东西，要么永不分离！”

“这也是我的愿望啊！要不是因为……”

“因为离婚的事吧？我给他写信好了，我答应你，和他离婚。可我要跟你一起去莫斯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的口气象在吓唬我。”渥伦斯奇说着，笑了笑。安娜却感到他的目

光里含着冷酷，这给她印象很深。

到了十一月末，他们一起到莫斯科居住。安娜已经给卡列宁写了信，要求离婚。她只等着卡列宁的回信了。

三十六

列文陪着吉提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月了。产期已过，可吉提还没有分娩。全家人都有些着急。列文过的更是难受。

在农村，他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该做什么，从没有空闲过。而在这里，他整天无所事事，坐卧不宁。吉提有时责备他不会过城市生活，可有什么办法呢？列文不爱打牌，不喜欢去俱乐部。到交际场，要有和女人们交往的兴趣；在家里又只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老一套。这些，他都不行。

做点什么呢？继续写书吧，他试过，到图书馆作笔记，看参考书。出国刚因来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清楚的。他认为俄国的贫穷不但是因为土地所有权分配得不公平和错误的政策，还因为人为地从外国引进了象交通工具、铁道而引起的一系列变革：人口集中于城市，奢侈风气滋长，工业和信贷以及伴随而来的投机业，这一切都损害了农业。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按一定比例发展，应当做到不使农业以外的财源超过农业。只能在农民和农业生产比较稳固的时候，工业呀，信贷呀，铁道啊，才应该发生。可现在，这一切来得太早，它们和农业竞争，结果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欧洲的条件成熟了，而在俄国，抛开最重要的农业发展那些，只有害处。即使繁荣也是虚假的繁荣……

然而他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又想不清楚了。自从结婚以后，他对工作的态度不知不觉起了变化。从前，工作是他逃避生活的手段，没有工作就活不下去；可现在，他工作是为了使生活不至于太单调了。另外，不久前还发生了一件使他伤心并恐惧的事。他的住在外地的亲哥哥、久病的尼古拉·列文，在经过长时间挣扎煎熬后，死了。列文和尼古拉哥哥感情根深，哥哥死前那可怕的样子，他总也忘不了。“死的不可避免”又在他心中复活了，而且比以前更强烈。这样，他对工作，对写作的兴趣渐渐地淡薄了。

正象他自己对吉提说的，越是没事做，越是没时间做。每天，他都要硬着头皮去拜访亲戚朋友，或应酬，或闲谈，一去就是一天。他心上的弦已经松了。

这一天，老公爵为他在俱乐部定了一个座位，让他到那里参加一次宴会。下午，他来到俱乐部，见到他岳父，还有史惠兹斯奇、聂维道夫斯基、奥布浪斯基、渥伦斯奇，他的哥哥柯兹尼雪夫都来了。

吃完了丰盛的酒席，大家开始娱乐。列文自从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来过这里，老公爵就领着他走遍了几乎所有的房间。大厅里有打牌的，客厅里有下棋的，阅览室里看书看杂志的，“智慧室”里有谈论政治新闻的……后来老公爵被人邀请走了，列文就来到弹子房找奥布浪斯基。正巧，渥伦斯奇也在这里。

“列文，快过来！”奥布浪斯基正和渥伦斯奇说着什么，看见他，连忙打招呼。他拉住列文的手，对渥伦斯奇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和好相处，你们都心地善良啊！”

渥伦斯奇向列文伸出手，和蔼地说：“看来我们除了作朋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喽！”

“我非常高兴。”列文也握紧了他的手。

“茶房，来一瓶香槟酒！”奥布浪斯基大叫着。

他俩喝着酒，却仍然无话可说，还是奥布浪斯基提起来：“噢，列文和

安娜还不认识呢！我想带他去看看她。”

“真的吗？我想她会高兴得很呢！”渥伦斯基说。

列文对结束他和渥伦斯基的敌对情绪，感到愉快，也随和起来。他们打了一会儿台球，奥布浪斯基就带着他去看望安娜。

从走出俱乐部到坐进马车里，奥布浪斯基的话滔滔不绝：“安娜虽然是我的妹妹，可我也要讲，她是了不起的女人，你会看到的。她现在正等着离婚。离了婚，她就和渥伦斯基结婚，那就一切正常了。可现在她孤单得很，哪里也不去。”

“她有个女儿，大概是忙着照看孩子吧？”列文说。

“她现在忙着写作呢！你本信？她写了一部儿童作品，昨天还念给我听。不过她首先还是一个富于情感的女人。噢，她现在还收养了一个英国小姑娘。”

“是行善吗？”

“不是行善，是同情。渥伦斯基有个英国调马师，技术不错，可是个酒鬼，后来得了颤抖性酒疯。家里没人照管，安娜就关心照看他们，为他们补习俄语，还把一个小女孩收养过来。哦，到了，你就会看到的。”

马车在安娜家门口停下来。列文跟着奥布浪斯基直接走进去，穿过餐厅，来到铺着地毯的书房里。墙上的一幅女人画像吸引了他。那是安娜在意大利时，一个画家为她画的。画上的安娜，乌黑的卷发，嘴角上似笑非笑，十分动人，列文看得入了神。

“我非常高兴啊！”随着这声音，安娜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向列文伸出纤巧而有力的手，又给他介绍在这里作客的作家伏尔古耶夫，还指了指正在做针线的一个小姑娘，说她是她的学生。

“我早就认识你，而且很喜欢你。”她从容不迫地向列文说，“你的妻子给我留下了鲜花一样的印象。听说她快要做母亲了？”说着，她把烟盒拿过来，取出一支烟。

列文乘机开口说：“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画像呢！”

诺题于是转到绘画上，安娜说：“我看法国现代的绘画、艺术，可能还有文学，总是这样：先根据传统方法构思，等布局好了，又抛弃了它，画出或者是写出更自然真实的人物了。”

“的确是这样的。”伏尔古耶夫笑着说。

安娜说话很随便，在自然中流露出她的聪明。这使列文一点不感到拘束和枯燥，好象听她说话是一种快乐了。“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啊！”他想。

安娜吩咐那女孩儿去摆好茶水，女孩儿出去了。奥布浪斯基望着她的背影，打趣地对安娜说：“我看你爱她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了。”

“这是你们男人的说法。我爱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样，爱她是另外一个样。”

伏尔古耶夫插嘴道：“我刚才还说起，假如安娜把用在这女孩身上的精力百分之一拿出来，贡献给俄国儿童的普及教育事业，就做了一件伟大而有益的事了。”

“随你说吧，我是不去做的。我知道有不少妇女用这种办法取得了社会地位，可我不能。”安娜大概是想到了自己的处境，皱起了眉头，“好了，请用茶点吧！”她对列文说。

伏尔古耶夫指着一本自装的书说：“请把这本书交给我吧，它很有价值。”

安娜却不愿意，“那不过是一部草稿而已，我不能给你。”她于是请伏尔古耶夫和列文先到客厅里，自己和她哥哥留下一还有话要说。

安娜的美貌、聪明和良好的教养打动了列文，他不知不觉改变了对她的不好的印象，而为她的处境感到难过。当要告辞的时候，他都有些恋恋不舍了。

“再见！”安娜望着他，“我们的隔阂打破了。请转告你的妻子，我象以前一样爱她。如果她不理解我的境遇，我希望她永远不要理解。”

列文琢磨着安娜这句话的含义，走出了大门。“一个出色的、可爱的、可怕的女人！”

客人走了，安娜却不能平静了。她看出来，自己的出色表现打动了列文。对一个陌生男人，自己有这样的魅力，可是，他，渥伦斯奇怎么对自己这样冷淡无情呢？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现在，我们之间有了裂痕。他为什么晚上总不在家？总说有别的义务？他应该明白我有多么苦，我这叫生活吗？噢，还没有回信！哥哥说不能去找卡列宁，而我也不能再写信了。我只能等着，忍耐着，给自己找些事。什么照顾英国小女孩，什么写作，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安娜想着这些，不觉流出了眼泪。

门铃响了。她知道渥伦斯奇回来了，赶紧擦干了眼泪，坐下来，打开一本书，装作泰然自若的样子。

渥伦斯奇进来了，向她走过来。“哦！你不寂寞吧？我的朋友那希文在俱乐部赌钱，我要管着他一点，就多待了一阵。”

“司梯瓦和列文来过了。”安娜说，心中的气恨又上来了，猛然抬起头怀着故意说：“可你现在回来，不是又把那希文扔了不管了吗？”

渥伦斯奇皱起眉头，“我不愿意撒谎。主要是我愿意留在那里，就留下了。”

“自然是！”安娜大声说，“你愿意怎样就怎样！你总有理，就有理好了。”

“安娜，你这是为什么呀！”他走过来，抓住她的手。

安娜难过得眼圈又红了。“但愿你知道你这样对待我会怎样就好了，你知道我怎么近于绝望，怎么害怕就好了。”她扭过脸，极力不哭出来。

渥伦斯奇一时不知所措，忙吻着她的手，“怎么回事啊？难道我在外面寻欢作乐了吗？我不是避免和妇女交往吗？”

“但愿如此！”

“那么你说，怎样才能使你安心，快乐？”

安娜看到他屈服了，心中感到胜利的喜悦，却尽量掩饰着。“没什么，可能是我的神经……”

三十七

早晨五点钟，睡得正甜的列文被一阵响动惊醒了。他睁开眼睛朝四周望望，吉提不见了，在屏风后面，有她的脚步声。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吉提！”他大声问。

“没什么。”吉提手拿蜡烛从屏风后走出来，“有点不舒服。”

“怎么，开始了吗？”他慌慌张张地就动手穿衣服，“得打发人去……”

“没什么，现在过去了。”吉提回到床边躺下，吹灭了蜡烛。

列文也躺下，很快又睡着了。到了七点钟，他被她小声叫醒了，“考斯加，醒醒。别害怕，我想，应该派人去请接生妇了。”

列文一下子蹦起来，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了。倒是吉提安慰着他：“你别慌。没什么，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已经派人去接妈妈了。”

一个使女走了进来。吉提一边不停地织着毛活，一边指挥着移动床位。列文快步走出去找人，刚走到客厅，忽然听到一阵呻吟声从寝室里传出来，那么凄惨，转瞬间又平静了。

“是她！啊呀，主啊，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列文不由自主地念叨着，忽然惊奇了，怎么说出这种话了呢？他一个不信教的人，也在向上帝呼吁了。

接生妇来了，走进了寝室。不一会儿，公爵夫人也来了，一见到列文，她就哭起来。

“怎么样？”公爵夫人急着问刚走出来的接生妇。

“情况很好，很正常。我劝她躺下来，会舒服一些的。”

列文从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起，就下决心不扰乱妻子的心情，而是准备忍耐和克制自己，哪怕等上五个钟头。可才过了一个钟头，他就不行了。他进去看见吉提那痛苦的样子，自己也痛苦得不得了，叹着气，泪流满面，嘴里还是不由自主地念叨：“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

医生也来了。杜丽也来了。公爵也来了。时间过去了好几个钟头，又是好几个钟头，一直到傍晚，都点上蜡烛了，仍然不见动静。列文除了继续忍耐，没有别的办法。他不知该要干什么，一切都听别人安排，嘴里只是不断地念叨：“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

到了半夜，大家正在休息，突然传来吉提一阵尖叫。列文一纵身跳起来，冲进寝室，走到吉提床头，惊慌地站着。吉提不叫了，脸对着他，把冰冷的手放在他手里。

“不要走，不要走，快了，快了……”她想笑一下，却突然变了脸色，把他一把推开，“噢，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走开，快走开！”

列文抱着头，几步跑出门去。

“没什么，没什么，一切都很好！”杜丽在后面冲他喊。

可他的神智完全乱了。“怎么回事？她要死了？一切都完了？啊！”他又冲进屋去，跪在床边，把吉提的手握住吻着……

接生妇开始忙碌起来。一阵紧张地操作后，忽然，响亮的婴儿哭声传出来，接着是接生妇愉快的声音：“活着，活着，是个男孩，放心吧！”

“真的吗？”是吉提在问。

公爵夫人只能用呜咽声来回答她。列文却好久没有清醒过来：那小孩是谁？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的？……

三十八

奥布浪斯基近来景况不妙。家里人口多开销大，他又花钱如水，卖森林的钱已经用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差不多预支完了，另外还欠了几笔小债务。他总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官职小年俸太少的缘故，就留心打听何处有“空缺”。不久果然打听到一个，是“南方铁路银行信贷联合办事处委员会”的委员，年俸比现在多得多，而且可以不去原来的官职。他就先让叔伯姑舅和朋友替他“活动”，等差不多成熟了，他又亲自来到彼得堡，去拜见主管这事的上司。

他到彼得堡还想顺便为妹妹安娜办那件事，向卡列宁要他同意离婚的回信。这一天，他先办了“公事”，就来到卡列宁家里。两人见了面，先谈起了国家大事。

“现在政府财政状况很糟啊！”卡列宁说，“我已经写了一份关于不景气原因的报告。”

“是啊，你说得很对。”奥布浪斯基对此没有兴趣，随便点点头，“哦，顺便说一声，我求你有机会向上边替我说话。我现在非常想得到那个新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我可以提一下，可你怎么偏想到这个位置呢？”

“薪俸优厚啊！而我现在收入太低了。”

卡列宁听得皱起了眉头。奥布浪斯基的这种打算正和他主张的精简节约计划相违背。他不悦地说：“我认为，付出大量的薪俸正是我们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

“不，不。”奥布浪斯基有点慌，“要知道，拿薪俸是一个官员当之无愧的呀！”

“但是薪俸是受供求原则支配的。比如一个没有专长的人被任命为银行的董事，还要拿大量薪俸，这就不符合供求原则，一定是凭私人交情上来的，这是严重的徇私舞弊，会给国家招致不良影响。我认为……”

奥布浪斯基连忙打断他的话，解释说：“是这样，我说的这个委员会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你还是帮帮我吧！”他又忙转移了话题，“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有关安娜的。”

“你要我做什么？”卡列宁立刻露出厌烦的神色。

“你是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可怜她。她的处境可怕极了！”

“可让我看，安娜·阿卡谛耶夫娜万事如意了呀！”卡列宁尖声反驳着。

“看在老天的面子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知道她现在需要什么，离婚。”

卡列宁又尖声说：“但是如果我以留下儿子为条件，她就拒绝离婚……”

“她现在不要儿子了。她住在莫斯科，天天盼你的决定。”

唉呀，就象判了死刑的人等着赦免或者临刑一样啊！可怜可怜她吧！”奥布浪斯基拍拍卡列宁的膝盖，又拉住他的手，好象这样就能使对方软下来，“你宽恕了她，她非常感谢你，觉得对不起你，她放弃了一切。现在只有你能使她减轻痛苦，对你又毫无损失。这事由我来办理一切，不用你麻烦。你过去也答应过的呀！”

“过去，我可能是答应了我本来没有权力答应的事。”卡列宁低下头说。

“你又反悔啦？”

“作为一个教徒，我不能违反基督教教规！”

“但是在教会里，是许可离婚的。”

“不过不是在这个意义上。”

奥布浪斯基跳起来，着急地说，“我简直不认识你了！你不正是按基督教的精神宽恕了她吗？你还亲口说过有人拿你的上衣，你就连衬衣也给他吗？可现在你……”

“我求你别说了！”卡列宁也站起来，面色如上，“我要好好想想，找人请教请教。后天，我给你一个答复。”

这时候，一个仆人进来报告：“赛尔吉·亚历山特罗维奇到！”

“这是谁？”奥布浪斯基刚要问，忽然想起来，“噢，是谢辽沙呀！”临来时，安娜还叮嘱他替她看看儿子。

“请你不要对他提他的母亲。”卡列宁严肃地说，“他上学了，学习很好。”

谢辽沙进来了。看上去长高了，肩膀也宽了。当他认出那位客人是谁的时候，脸红了。

“还记得我吗？”奥布浪斯基问。

“记得，舅舅。”谢辽沙垂着眼皮。

“你可以走了。”他父亲说。

谢辽沙迅速走了出去。奥布浪斯基也告辞出来。在楼梯上，他又看见了谢辽沙，忙把他叫住。

“你还记得你母亲吗？”奥布浪斯基小声问。

“不，我，我不记得。”谢辽沙赶紧说，再也不吭声了。

奥布浪斯基继续为那个位置奔走。第二天，他收到卡列宁的一封请柬，让他当天到莉蒂亚·伊凡诺夫娜家里去。他觉得奇怪，可正和他说话的玛赫高雅公爵夫人一听就明白了。

“对了对了。他们一定是要向朗德请教，听听他对离婚的看法。”

“朗德是谁？”

“你不知道朗德？大名鼎鼎的千里眼呀！他原来是巴黎的一个店员。有一次去看病，他在候诊室睡着了，作了梦，梦见给人诊断，那方法奇怪得了不得了！后来他的名声就传开了，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又被带到俄国来了。别苏保夫伯爵夫人的病让他治好了，他们就收他做了干儿子，现在是别苏保夫伯爵了。不用说，伊凡诺夫娜去找他了，她和他熟极了！现在可以说，安娜的命运，就在这个朗德的手心里。”

奥布浪斯基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伊凡诺夫娜的家里。一进门，他就看见大厅衣架上挂着卡列宁的大衣和另一件样子奇怪的大衣。他问门房：“谁在里边？一个法国人吗？”

“卡列宁和别苏保夫伯爵。”

“果然是他！怪事。”奥布浪斯基一边上楼一边想。

虽然是白天，小客厅里却放下了窗帘，灯火通明。在一盏挂灯下面坐着正在小声说话的伊凡诺夫娜和卡列宁。另一个身材瘦小罗圈腿的男人，站在屋子那一头，看墙上的画像。他的长发一直垂到礼服的领边。

“朗德先生。”伊凡诺夫娜向奥布浪斯基介绍说。

朗德回头一望，笑着走过来。他的面色苍白，一双明亮的眼睛很优美。和奥布浪斯基握了手，他又立刻走回去看画像了。伊凡诺夫娜小声向奥布浪

斯基介绍起来：“……你叫他朗德，他不喜欢别苏保夫伯爵的称呼。”

“我听说了。”

沉默了片刻，伊凡诺夫娜才谈起主要的话题：“你知道吗？”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现在变了。不是变在外表上，”她望着已经走到朗德身边去的卡列宁。“他的心变了，他获得了一颗新的心。这心使他加深了对人的爱。他的不幸变成了无上的幸福，心中充满了他……”

奥布浪斯基听明白了，她说的是宗教问题。

卡列宁走了过来，对伊凡诺夫娜说：“我看他马上就要睡着了。”

奥布浪斯基回头去看，朗德正坐在百叶窗前，靠着安乐椅，扶着扶手，垂着头。意识到那三个人正看他，他抬起头，露出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笑容。

“不要注意他。”伊凡诺夫娜对奥布浪斯基说，“我知道，你们莫斯科人，特别是男人，对宗教漠不关心。”

“不，夫人。莫斯科人以最坚定的教徒闻名呢！”奥布浪斯基反驳说。

“可就我所知，”卡列宁插嘴道，“你就是个漠不关心的人。”“怎么能漠不关心呢？”伊凡诺夫娜紧接着。

奥布浪斯基只好笑了一下说：“我不过是认为还没临到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伊凡诺夫娜和卡列宁交换了一下眼色。卡列宁就严厉地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临到自己的时候。上帝的恩惠并不受人的支配，有时候就偏偏降临到毫无准备的人身上。”

“还没到时候呢。”正注视着朗德一举一动的伊凡诺夫娜轻声说。

可就在这时候，朗德已经站起身，向他们走过来。“我可以听听吗？”

“噢，在这里坐坐吧。”伊凡诺夫娜说。

“不要闭上眼睛，那会看不见灵光。”卡列宁提醒奥布浪斯基。

“但愿你也体会到我们体验到的幸福，感到万世永存的他在我们的心灵中就好了。”伊凡诺夫娜带着幸福的微笑。

奥布浪斯基不大明白，就小心地反驳说：“有时候，人会觉得不可能升到那样崇高的境地。”

“你是说，罪恶妨碍了他吗？”伊凡诺夫娜说，“这是错误的。对于一个信徒，罪恶并不存在，罪恶已经赎完了。”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翻开。“让我来读一读这本书‘平安与幸福’一节。”就读了起来。

“但愿我别把事情弄糟。”奥布浪斯基心想，听着伊凡诺夫娜读着，渐渐地，困得要睡着了。

“他睡着了。”伊凡诺夫娜愉快的声音。

奥布浪斯基猛然惊醒了，感到犯了罪似的。但是他马上明白了，伊凡诺夫娜说的是朗德。那个法国人已经沉睡了，伊凡诺夫娜为此高兴极了。

卡列宁忙站起来，走到朗德身边，把手放在他的手里。奥布浪斯基也站起来，瞪圆了眼睛瞧着。

朗德忽然说话了：“让那个最后来的人，那个有所要求的人，滚出去！让他滚出去！”“是我吗？”奥布浪斯基惊慌地问。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他把什么都忘了，只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于是踮着脚尖走出门去，象逃避瘟疫一样，跑到大街上，好久才清醒过来。

第二天，他得到了卡列宁最后的答复：拒绝和安娜离婚。他就明白了，这个决定是以那个朗德在真睡或者装睡中说的话为根据的。

三十九

夏天，炎热和尘土飞扬的莫斯科，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渥伦斯奇和安娜早就说好还是回乡下去住，可一直没有动身，因为近来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情投意合了。而且，两个人都觉得错在对方，一有机会就要口角一番。

安娜认为，渥伦斯奇的一切：思想、愿望、心理和生理，应该完全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而他现在就不是这样。所以她判断，他一定是爱上了其他的女人。她开始嫉妒，可又找不到对象，只是嫉妒想象中和他来往的一切女人。特别是有一次，渥伦斯奇对她说起，他母亲那么不理解他，竟劝他娶苏洛金娜公爵小姐。安娜从此总记着这个事。

昨天，他们又吵了一架，原因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他们谈起办女子中学的问题，渥伦斯奇认为不必要，安娜就反驳他。他又拿她收养的那个小女孩汉娜打比方，说汉娜根本不需要到学校去学习物理。

安娜觉得他是轻视自己，就报复说：“我不指望你能理解我，可希望你说话检点些！”

他立刻面红耳赤了。近来，他认为安娜不关心亲生女儿，却对那个外国女孩很亲，是不对的，于是也生硬地说：“你对那个女孩的偏爱，我看是不自然的。”

安娜恼了。因为他轻易地否定了她为摆脱寂寞的痛苦而做的这件事。“他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啊！”她想，立即狠狠地说：“可惜，我看只有粗鄙的、物质的东西，你才觉得自然。”说完，就站起来走开了。

渥伦斯奇虽然没再说什么，可显然是生气了。今天，他出去一整天没回来。安娜又有些后悔，“怪我自己，太爱动气，嫉妒得毫无道理。我应该和他和好，然后到乡下去。在那里会平静一些。”

然而，一想到他昨天说的那句话，气又上来了。“不自然！我知道他的意思：说我不爱亲生女儿，倒去关心别人的孩子。他怎么会理解我对孩子的爱！这是存心伤害我！他一定是爱上了什么女人了，一定的！”

思想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她自己也吃了一惊：“怎么啦？难道我控制不住自己了吗？”她马上去想他的好处：“噢，他是诚实的，可靠的，爱我的，我就要离婚了。除此之外我还要求什么呢？对，等他回来，我就把过错担过来。”

于是，她吩咐仆人把箱子拿出来，开始收拾行李。晚上十点钟，渥伦斯奇回来了。

“你高兴吗？”安娜带着温柔的神情迎接他。

“还那样。”他回答，对她的喜怒无常已经习惯了。看见整理好的皮箱，他随口又说：“这干什么？这倒不错啊！”

“我们应该走了，我想到乡下去，你没什么事吧？”

“我也这么想啊！”他说着，就去换衣服。

可在这一瞬间，安娜的心情又变坏了。她觉得他的“这倒不错”那句话，含有侮辱人的意思，好象大人在小孩不淘气时说的。等渥伦斯奇再进来的时候，她就强忍着气，说起下乡的计划。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离婚呢？我打定主意了，不让这件事影响我们的生活。”

“噢。”

“什么时候走呢？当然越快越好，明天来不及了，后天怎么样？”

“后天？星期日。我要去妈妈那里一趟。”渥伦斯奇一提他母亲，又马上停住了。他感到安娜在盯着他。她见他这样子，果然涨红了脸，立刻想到了苏洛金娜小姐。“他是不是去找她？”

“你明天就可以去呀！”安娜嘴上说。

“明天不行。我要去取那件代理委托状和那笔钱。明天还取不到。”

“要是这样，索性别走了！”

“怎么啦？”

“我不愿意。要走就星期一走，否则就永远不走了。”

“简直没有道理，到底为了什么呀！”

安娜心中的气恨一下子发泄了出来：“你一点也不关心我，不愿意了解我的生活！你昨天还说我关心汉娜是矫揉造作。我倒想知道，我在这里怎样才算是自然的？！”

“我没那么说，我是不同意你这种突如其来的感情。”

“你说你坦率，可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从没说谎话！”渥伦斯奇的怒气也正上升。“如果你不尊重……”

“尊重？那是捏造的，虚假的！假如你不再爱我，你最好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渥伦斯奇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凡事总得有个限度。”

“什么意思？”安娜也喊起来。

“我还问你呢，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能要你怎么样？我只求你千万别遗弃我，象你想的那样！我要的是爱情”可现在却没有，一切都完了。”她站起来向外走。

“等等！”渥伦斯奇拦住她，“怎么回事？我不过说推迟三天再动身，你就说我撒谎，说我不诚实……”

“对的！一个为我牺牲了一切而又责备我的人，比不诚实的人还坏！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渥伦斯奇发火了：“不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安娜头也不回地走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激动地回想着刚才的情景，“很明显，他爱上了别的女人，他恨我。我要爱情，可没有了！一切都完结了！怎么办好呢？”

她开始想自己该上哪儿去，到姑母家？到杜丽家？一个人出国？噢，他正干什么？如果真的和他破裂了，往日的朋友会怎么看？卡列宁会怎么看？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

“我怎么不死呢？！”她忽然想起生安妮时的情景。“是的，死！那样，卡列宁、谢辽沙的耻辱，我的耻辱，都解脱了。他，渥伦斯奇也会后悔，为我的死而痛苦。”她自怜自爱地想象起她死后，他那痛苦的样子。

渥伦斯奇进来了。她头也不回。

“安娜，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后天走吧，我什么都同意。”

安娜仍默不作声。

“怎么回事？”

“你心里明白。”她委屈得终于哭出来，“遗弃了我吧，我明天就走。我算个什么人呢？一个堕落的女人罢了，是你的累赘。我不想折磨你，我会

给你自由。你不爱我，你爱上别的女人了！”

“我求你镇静一下。你说的一点根据都没有。我对你的爱从没中断，永远也不会。可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折磨你和我呀！”渥伦斯奇说着，吻她的手，安娜也感到手上有他的泪水。

一下子，绝望变成了热情。她不顾一切地抱住他，吻他的手，吻他的头和脖子……两个人和好了，安娜也觉得早一天晚一天走无关紧要了。

第二天一早，渥伦斯奇过来告诉她：“我这就到妈妈那里去，请她替我代办委托的事。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以走了。”

“随你的便好了。”

吃早餐的时候，他们又商量起下乡前该做的事。正说着，一个仆人进来，说要取一份彼得堡来的电报收据，渥伦斯奇说收据在书房里，又连忙转身对安娜说：“明天我就能把一切准备好了。”

可安娜不听这个，问道：“谁来的电报？”她觉察出他有事瞒着她。

“你哥哥，司梯瓦打来的。”他不大情愿地说。

“为什么不给我看？司梯瓦有什么秘密要背着我呢？”

渥伦斯奇只好让人把电报拿来，还说：“我不想让你看，是因为事情还没弄清。司梯瓦也太爱打电报了。”

“离婚的事？”

“是的。他说还不一定，一两天内有肯定的答复。你看看。”

安娜的手发颤了，接过电报一看，果然是渥伦斯奇说的那样。后面还有一句话是：“希望渺茫，不过我要尽一切办法。”

安娜的脸红了。“我早就说过，什么时候离，离得了离不了，我不在乎。没有瞒我的必要。”她心里却在想：“照这样，他和别的女人通信，也可能瞒着我呢！”她的情绪马上又变坏了。

渥伦斯奇看出她脸色不对，连忙打岔：“耶希文一会儿要来，他赢了钱啦！”

“不！”安娜非要说那件事不可，“你为什么瞒我？我说过我不关心那个，也希望我和你一样。”

“我关心。因为我想让我们的关系明确。”

“问题不在于形式，在于爱情！”

“又是爱情！”渥伦斯奇心想，索性挑明了说：“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和将来的孩子！”

“我们将来不会有孩子了！”

“那太可惜了！”

“你为孩子们想，可不为我想！”安娜十分生气。能不能生孩子早就是他们争执的问题。安娜总认为他想要孩子是不看重她本人的美貌。

渥伦斯奇听出这个意思，无可奈何地说：“我是说大部分为了你。再说，你这么爱生气还不是因为关系不确定引起的吗？”

“那不成理由。我现在完全被你支配，还有什么不明确的？完全相反！”

“你不想了解我，我很难过。”他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你总认为我太自由了。”

安娜一听，嫉妒心又发作了：“这个你放心。你母亲怎么想，希望你和谁结婚，我不在乎。”

“我并不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不论她是老是小，是你母亲还是其他人，都和我无关。我不愿和她有任何来往。”

“安娜！”渥伦斯奇忍不住了，“请你不要这样说我母亲。”

安娜还是说：“一个女人，如果她不知道她儿子的幸福和名誉在什么地方，她就是无情的人！”

“我再求你一次，请你不要无礼诽谤我尊敬的母亲！”渥伦斯奇正言厉色，望着她。

“可你并不爱你母亲！空话，全是空话！”她站起来，恨恨地望着他。

“如果这样，我们就……”

“就决定一下了。是的，我已经决定了！”安娜说着站起来。

这时候，一个来买马的客人到了。安娜就离开了餐厅。过了一会儿，要出门的渥伦斯奇走进她的房间。

“我要出去办事，没时间跟你解释，而且知道，解释也得不到什么结果。”他说。见安娜不作声，他又想：“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如果你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更倒霉。”

他往外走，好象听安娜说了句什么，又可怜起她来，回过头问：“你说什么？安娜。”

“没什么。”安娜冷淡地说。他又寒了心，从穿衣镜里，他看见她苍白的面孔和战栗的嘴唇，想再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走了。

四十

渥伦斯奇出去一整天，安娜也想了一整天。是一切都完了，还是有重归于好的希望？她回忆着渥伦斯奇说过的每一句话，还凭空设想着他没说出来的话：“你要走吗？爱到哪就倒哪去吧！”“你不愿意离婚，还回到他那里去吧！”“你需要钱，我给，要多少卢布？”她越想越气愤，好象他真说过这样的话似的。

到了傍晚，她走进自己房间的时候，对使女说她头疼，渥伦斯奇回来以后，请他不要到她房里。“如果他仍然来看我，就是说他还爱我；如果不来，那就一切都完了，我就得决定怎么办好……”

深夜，她听见了马车声，他回来了；又听见他和使女的说话声，他信以为真，没有来，而到他自己房间去了。

真的一切都完了！安娜立刻想到要处罚他。去死吧！这是战胜他的唯一手段。到不到乡下，离不离婚，都已经无关紧要，只要把一瓶药水一饮而尽就行了。她重又想着她死后，他会如何痛苦，如何懊悔，如何爱她的遗容……忽然，燃完的蜡烛灭了，屋里一片黑暗，她心中蓦地升起一阵恐怖：“不！怎么都行，只要活着。我爱他，他也爱我，事情会过去的！”她流着泪，急忙跑到他的房里。

渥伦斯奇已经睡着了。她举着灯照他的脸，凝视了他许久，眼泪止不住地流。但是她又想到，如果他醒过来，还是用那种冷酷的眼光看她。“对，非得先让他知道是他的错不可！”她走向自己的寝室躺下，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清晨，安娜醒来，听见渥伦斯奇的屋里有响动，知道他起床了，就准备去找他。这时候，一阵马蹄声传来，她从窗口向外望去，见有辆马车停在了门前。一个戴紫色帽子的少女正从车里伸出头来，对仆人吩咐着什么，仆人进来了。不一会儿，渥伦斯奇匆匆走出门外，在马车前停住。那少女送给他一包东西，他笑着说了几句话，马车走了，他又回到楼上。

安娜的心象被人刺了一下，疼得难受。本来想和他和好的愿望立刻又化为愤恨。她马上走到渥伦斯奇房里，让他把刚才的事说清楚。

“是苏洛金娜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路过这里，妈妈让她们给我带来钱和证件。”渥伦斯奇镇静地说，可不愿意看安娜，“呃，你头还疼吗？”

安娜一声不吭，凝视着他。他瞥了她一眼，皱了皱眉，就低头读起信来。她转身就走，他也不叫住她。直到她快到门口了，他才抬起头说：“喂，我们明天一定走，是吗？”

“你走，我可不走。”安娜转过身。

“安娜，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你走，我可不走！”她重复说，声音已经激动起来。

“简直让人受不了啦！”他喊道。

“你，你会后悔的！”她说完，快步走了出去。

渥伦斯奇吓了一跳，猛地站起来，想去追她。但想了想，又坐下了。安娜这种用意不明的威胁激怒了他。“什么我都试过了，现在只有置之不理这个法子了。”于是，他准备着，要坐车去火车站，再坐火车到母亲那里，请她在委托书上签字。

安娜听他走出去了，忙从窗口向外望，见他头也不回地坐进马车，渐渐

走远了。

“他走了，全完了吗？”安娜站在窗前自言自语，心里一阵冰冷的恐怖。“不！不可能的！”她忍不住喊叫着，冲出寝室，走下楼对仆人说：“去，打听一下，伯爵去哪儿了。”

“伯爵到马厩去了。”仆人说，“他让我转告您，您如果要出去，马车过一会儿就回来。”

“好，我写一张字条，你叫人这就送到马厩去。快！”

她回屋写了这样的话：“是我的错。回家来吧，听我解释。看在上帝的面上回来吧，我害怕得很。”

把信封好，交给仆人，她就到育儿室看小女儿，可心里一直挂念着这件事。“他会回来的。如果不……我就只剩下一条路了，但是我不愿意那样。”

她看看表，过了十二分钟。“现在，他看到了我的信了，正往回走……他马上就到了。”

她回到寝室，从窗户向外望。“刚才，他怎么能扬长而去呢？不跟我和解，他怎么就过得下去呀！”

马车果然回来了，她看见了，但是等了等，并没见渥伦斯奇上楼来。她连忙下楼去看，是送信的马车夫密哈尔回来了。看到安娜，密哈尔迎上来说：“我没见到伯爵。他已经到下城火车站去了。”说着，把信还给她。

“他没见到？”安娜想，立刻又吩咐：“你拿着这封信，马上到伯爵的母亲那里去，一定交到他手里，要带个回信来！”

密哈尔走了。安娜回到寝室，踱来踱去。“我该做些什么呢？去找杜丽谈谈吧。不然，我要发疯了。”她又想到，电报比信更快些，就坐下来写了电报底稿：“我一定要和你谈谈，务必马上回来。”

她让仆人去发电报，自己穿好衣裳，戴上一顶无边女帽，往外走。见到使女安露茜卡，她吩咐说：“如果有我的电报，马上让人送到杜丽家去……噢，不用了，我会回来的。”

下了一早晨濛濛细雨，天空刚刚放晴。安娜坐在马车里，往事一件件在眼前过幕，怎么也排解不开。和卡列宁在一起的日子，和渥伦斯奇在一起的日子……“我要对杜丽说个痛快，她爱我的，我也会听她的。我要坦白地告诉她：我不幸，我罪有应得，全是我的错，帮帮我吧！”

到了杜丽家，她照直走进去。“有别的客人吗？”她问门房。

“有。是卡特立娜·亚历山特罗夫娜·列文。”

“吉提！就是和渥伦斯奇恋爱过的吉提！”她又胡乱联想起来，“对了，他一定还念念不忘这个吉提，后悔没有……”

杜丽迎了出来。“哦，我正要去看你呢，司梯瓦来了封信。”

“我们也接到了他的电报。”安娜漫不经心地说，往四周张望，寻找吉提的影子。“我以为你有客人呢！”

“是吉提。”杜丽有些为难地说，“她在育儿室里。”

“噢，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

“我去拿。”杜丽忙走开了。

“这是什么意思？吉提为什么不出来见我？”安娜急剧地想：“是怕降低了她的身份吗？真是，我怎么要到这里来呀！我又能和杜丽说什么？说出来让吉提知道我的不幸，她好快乐吗？”她立刻改变了主意。

杜丽把信拿来了。安娜看过后，不动声色地退回去。“我全知道了，这

引不起我的兴趣。”

“可我看还有希望啊！”杜丽有意安慰她，“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安娜并不口答，呆呆地望着门口，忽然扭过头问道：“吉提为什么躲着我？”

“别瞎说了。”杜丽笑着责备说，“她在给孩子喂奶，怎么也喂不好，我正教她。她马上就来的。那不，她来了！”

吉提本来确实不想见安娜，但是她姐姐说服了她。她红着脸，走到安娜面前，伸出手来。“我很高兴看到你。”

安娜却毫不客气地口答：“如果你不意见我，我也不会大惊小怪，我早习惯了。你害过病吧，是的，你变了！”她故意这么说。

她们于是谈起吉提的病，谈起婴儿，还有司梯瓦的事。安娜分明都不感兴趣，听了一会儿就站起来，“我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什么时候走？”杜丽问。

他却不回答，只笑着转向吉提，显然带着恶意说：“你的丈夫拜访过我，我非常喜欢他呢！他在哪里呀？”

“他到乡下去了。”吉提的脸红了。

“请代我向他致意，一定啊！那么再见了，杜丽！”她吻了杜丽，又和吉提握手，急忙转身朝外走，杜丽只好快步跟上去送她。

杜丽回来的时候，吉提提起安娜说：“她还和过去一样迷人，不过也可怜极了。”

“是啊，她今天和往常不大一样。我送她到前厅，看见她象要哭了呢！”

四十一

安娜从杜丽家出来，心情比来的时候更坏了，有一种象是被人唾弃了的感觉。

“到哪里去？回家吗？”车夫问。

“噢，回家吧。”她心不在焉地回答，还在想刚才的事。“我幸好没和杜丽谈心事，谈了，她会幸灾乐祸的，吉提会更高兴。她嫉妒我，恨我，看不起我。我们都是互相仇视的……”她完全陷入胡思乱想之中，不知不觉车到了家门口，这才想起发出去的信和电报。

“有回信吗？”她问门房。

门房拿起一封电报递给她。她急忙打开来看：“十点以前，我不能回来——渥伦斯奇。”

“送信人还没回来吗？”她又问门房。

“没有。”

一股无名的怒火从她心中升起，报复的欲望重又出现了。她跑上楼，一眼看见渥伦斯奇挂在衣架上的帽子，厌恶得发起抖来。

“我恨他！比恨任何人都恨他！不行，我要亲自去找他，在永别之前，把一切都和他讲明白！”

她想象着，渥伦斯奇现在一定是在他母亲那里和苏洛金娜小姐坐在一起聊天，还为她的痛苦而高兴呢！而不去想，他还没接到她的信。

“我要赶快去，到火车站去。如果在那里找不到他，就到他母亲那里，当面揭穿他！”

她收拾起一两天内用的东西，心里计划着，和他闹过一场后，就坐火车到下一站的城镇上住下来。

饭摆好了，她一看就恶心，不吃。帮她搬东西的安露茜卡，还有仆人、车夫，也都使她讨厌。时已黄昏，可太阳还很温暖。她坐上马车，朝火车站驶去，又开始回想着过去，回想和渥伦斯奇初次见面的情景。

“是的，他爱过我，可已经过去。现在我对他来说，不再是值得夸耀的，而是让他羞愧的了。他不需要我了，厌倦我了。如果我离开他，他才高兴呢！”

可是，她越往下想越觉得清晰了：“我的爱愈来愈强烈、自私，他呢，愈来愈衰退。这就是我们要分离的原因。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要求他完完全全献身给我；他却想疏远我，这是无法挽回的，无法改变的了。他说我嫉妒得毫无道理，我也说是太没道理。可我，实际上是不满足。难道我不知道他不会欺骗我吗？他对苏洛金娜没有野心，也并不留恋吉提，不会对我不忠实，这我全知道，可我还是不能放心。他如果只是出于责任感对我表示温存，而不是出于爱，这要更坏千百倍呢！……生活使我们破裂了，我使他不幸福，他也使我不幸福！”

马车到了下城火车站。

“去买车票吗？”仆人彼得问。

安娜费了好大劲才明白这个问题。“是的。”把钱包递给彼得，自己也下了车。

来到候车室，坐在沙发上等着，她厌恶地望着进进出出的人，都那么丑陋，那么讨厌！而脑海里，希望、绝望，仍然不停地轮流控制着她。她设想

起见到他的时候，怎么走进去，对他说什么……恨他，爱他……心跳得厉害。

车铃响了。彼得拿着票送她上了火车。她走进车厢，独自坐在肮脏的弹簧椅上。彼得在车下向她招手告别……第二遍铃就响了。上车的人激动行李，喊叫声、笑声接连不断。“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呀！”她厌烦得想捂住耳朵。

第三遍铃声响过，火车起动了。夕阳照着车窗，微风吹拂着窗帘。安娜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噢，生活中没有不痛苦的境遇，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明明知道这些，可还是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我一定要摆脱！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让人生厌，为什么不把那‘蜡烛’熄灭了呢？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火车的速度减慢了，进站了。安娜夹在旅客中间下了车。站在月台上，她问着自己：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她拉住一个挑夫，向他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渥伦斯奇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渥伦斯奇伯爵？刚才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是来接苏洛金娜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

正说着，去给渥伦斯奇送信的车夫密哈尔神情愉快地走过来了，见到安娜，忙把一封信交给她。她撕开信，还没看，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刚才没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渥伦斯奇潦草地写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安娜想到刚才那个挑夫说的话，对自己说，脸上带着恶意地微笑。“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密哈尔说，然后一个人顺着月台走了，走过了车站的房子。

“不行，不能让你折磨我了。”她感到透不过气来。

两个妇女从她身边踱过，又扭头望着她：“这衣服质地真好。”几个青年走过来，也看了她一眼，然后又笑又叫地过去了……

“天呐，我到哪里去呢？”安娜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几个正在谈笑的绅士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沉默下来，盯着她。

她已经走到月台边上了。一列货车缓缓地开了过来，把月台震得发颤。她觉得象是又坐在火车里了。

猛然，她记起和渥伦斯奇初次相遇的那一天，有个被火车压死的人。她立刻醒悟了，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子，走下通向铁轨的台阶，走到挨近火车的地方。她注视着车厢下面，注视着第一节车厢的大铁轮，要找到两轮之间的中心点。

“到那里去！”她站在火车的阴影里急剧地想，“到那个中心去，我要处罚他！摆脱我自己和所有的人！”

她本想倒在第一节车厢的车轮中间，可因为往下取红皮包，晚了，来不及了，又等下一节。一种准备人浴的感觉袭上心头，她划了个十字。这一瞬间，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那辉煌的欢乐呈现在眼前，周围的黑暗消失了……

第二节车厢过来了，那中心点过来了，她扔下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猛地投了进去。

“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为什么呀！”她毛骨悚然了，又想站起来，身子往后缩。

但是，一个巨大的，无情的东西已经撞在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辗了过去！

“上帝，饶恕我的一切！”

生命的蜡烛——她曾借着它的光浏览了充满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人生——摇晃起来，昏暗下去，永远地熄灭了。

四十二

两个月以后，到了最炎热的七月中旬，柯兹尼雪夫才离开莫斯科到他弟弟列文的村子里避暑。往年，他去的时间比这要早。现在，列文一家、杜丽带着她的孩子们，还有老公爵已经在那里了。

这个时候，全国的人都在为斯拉夫问题 激动着，到处在谈论着塞尔维亚的战争，到处听得到人们对斯拉夫人的同情。一批批志愿兵离开俄国到那里参战，帮助塞尔维亚人打土耳其。柯兹尼雪夫虽然感到这件事成了一些有闲人的谈话资料，可他认为这种热情表达了“民族精神”，所以他也投身进去，为运动积极服务，直到七月才脱开身下乡去。和他同去的还有著名学者卡塔瓦梭夫。

这一天，他们两个人到了火车站，正有一批志愿兵坐着马车来了。他们准备去塞尔维亚参战，许多人来为他们送行，妇女们都拿着花束。

“你也来送行吗？”一个老太太走过来对柯兹尼雪夫说。

他认出来，这是一位公爵的夫人，就回答说：“我是自己走，到我弟弟那里去，您是送行来的吗？”

“怎么能不呢？听说已经开走八百人了。”

“不止。如果把那些没从莫斯科出发的算在内，有一千多了。”

“听说，捐助有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你看了今天的电讯了吗？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公爵夫人兴致很高。

“我也看到了。”柯兹尼雪夫点点头，“那条电讯说，三天之内土耳其军队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预料明天要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公爵夫人忽然想起来什么，说：“你知道，那个有名的渥伦斯奇伯爵，今天也坐这趟车走呢！”

“真的吗？”

“我刚才看见他了。只有他母亲给他送行。唉，这倒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一群欢送的人拥过来，挤进了餐厅。柯兹尼雪夫他们也随着走进去。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正亮开嗓子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服务！莫斯科祝福你们！万岁！”

“万岁！”所有人都跟着喊。

这时，奥布浪斯基挤到柯兹尼雪夫身边，脸上笑嘻嘻地，说：“说得真好啊！怎么样，你也应该去讲几句，你多会讲话呀！”

“不，我要走了，到列文那里。”

“那你能看见我的妻子啦！我已经给她写了封信。你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已经被任命为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了。啊，明天，瓦生加也要参战去了。他刚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子！”

奥布浪斯基滔滔不绝地说着，可一听说渥伦斯奇也在车上，他脸上立刻变作愁容。“我去看看他。”就低着头走了。

“渥伦斯奇看见他会难过的。”公爵夫人说，“我从不喜欢渥伦斯奇这

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塞尔维亚曾附属于土耳其。1862年，塞尔维亚人举行起义，要求土耳其撤走军队，在俄国引起反响，发起了“志愿兵运动”。1876年，塞尔维亚人再次起义，许多俄国志愿兵参加了起义。1877年，俄国正式向土耳其宣战。

个人，可这件事把许多事都补偿了。他不仅自己去，还出钱带去一连骑兵呢！”

“我也听说了。”柯兹尼雪夫有所思地说。

车铃响了，人们都朝车门口走去。公爵夫人忽然指着前面不远说：“他就在那边呢！”

柯兹尼雪夫抬头去望，见渥伦斯基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的黑帽，正挽着他母亲往前走，奥布浪斯基跟在他身边，正不停地说着什么，他却一直正视着前方。大概是奥布浪斯基告诉他这边有熟人，他才回过头朝柯兹尼雪夫望了望，默默地举起帽子。他那已经苍老的面孔充满了痛苦，象石化了一样。

月台上奏起了《上帝保佑沙皇》的乐曲，随着“万岁”、“万岁”的欢呼声，志愿兵们登上火车，向送行的人们行礼。火车开动了。

列车每到一站，志愿兵们都受到欢迎，月台上歌声和欢呼声不断，妇女们给他们献花。

列车在一个省城停下来了。因为停车时间较长，柯兹尼雪夫走出车厢，沿着月台往前散步。走到渥伦斯基的车厢时，渥伦斯基的母亲看见了他，忙打起招呼，把他叫到车前。

“你看，我要把他一直送到库尔斯克。”老伯爵夫人说。

“我都听说了。他这是多么高尚的举动啊！”柯兹尼雪夫向车厢里望了望，注意到渥伦斯基不在车厢里。

“唉，经过了那场不幸，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受了多大的罪呀！噢，请进来吧！”

柯兹尼雪夫走进车厢，坐在老伯爵夫人身边。她就诉说起来：“你简直想象不到。六个星期，他和谁都不说话，只有我央求的时候，他才吃一点东西。我们把一切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都拿走了。你知道，他为了她曾经自杀过一次了。”

老妇人的眉头皱紧了：“那个女人，她的下场，正是她那种女人应有的下场！连她选择的死法都是卑鄙下贱的！”

柯兹尼雪夫听着不大顺耳，就委婉地说：“判断这事的不是我们，夫人。但是，我知道，您是多么痛苦。”

“别提了。当时我的儿子正和我在一起。有人送了封信来，他也写了回信，送走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车站上。傍晚，我的使女对我说，有个夫人卧轨自杀了，我就预感是她！我让他们别告诉他，可他已经知道了。他的车夫也在车站上，把一切都看到了。等我跑进他屋里的时候，他，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真怕人呐！一句话不说，就奔到车站去了。我不知道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只是见他们把他象抬死尸似的抬回来，医生说是完全虚脱了。后来，就差不多是疯了一样……”老妇人难受地流下眼泪。

“唉，还提这些做什么。不管怎么说，她是坏女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有什么意思？不过证明她比别人特别罢了。她毁了两个好人：她的丈夫和我的不幸的儿子。”

“她丈夫怎么样？”

“他带走了那个小女孩。我儿子当时对什么都满口答应，可现在他又后悔了，不该把女儿送给生人。卡列宁参加了葬礼，但是我们设法使他们两个见不着面。她的死，让她丈夫自由了，可我的儿子……他为了她，抛弃了自己的前程，抛弃了我。就这样，她都没有可怜他一下，存心把他完全毁了。不管怎么说，连她的死都是一个可恶女人的死法。噢，原谅我，我一看见我

儿子的毁灭，就痛恨她。”

“他现在怎么样？”

“这场战争，真是天赐的拯救啊！这是唯一能使他振作起来的事情。噢，你去和他谈谈吧，他是多孤独伤心啊。他现在牙疼得厉害，看见你会高兴的。他在那边走来走去呢！”

在月台上，夕阳的斜影里，渥伦斯奇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帽子压得低低的，象笼子中的野兽似的，正踱来踱去。每走二十步就猛地转过身。看见有人走过来，他装作没看见。

柯兹尼雪夫觉得在这个时候向他表示敬意是自己的责任，就走到他跟前。渥伦斯奇站住不动了，望着他，认了出来，就紧紧握他的手。

“也许你不愿意见我。”柯兹尼雪夫说，“可我愿意为你效劳。”

“对不起。人生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乐事了。”

柯兹尼雪夫望着他木然的面容，动心地说：“要不要我给李斯提奇 和米兰亲王写封信？”

“噢，一封信吗？不用了，谢谢。去那里死，是用不着介绍信的。除非写给土耳其人。”他说着，露出一丝微笑。

“这对你总会好一些，不过，我听你的决定。象你这样的人到前线去，会提高志愿兵的声望啊！”

渥伦斯奇听了却毫无表情。“我作为一个人，好处在于，我丝毫不看重自己的生命，又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或者击败敌人，或者被打死。我很高兴有适于我献出生命的事业。这生命我不但不需要，还觉得憎恨呢！但是，它对别的什么人也许还有用处。”他的牙又疼起来，下巴忍不住抽搐着。

“你会复原的。”柯兹尼雪夫感动地说，“把自己的弟兄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是值得一个人出生入死的。愿上帝赐给你成功和内心的安静。”

“是的。作为一种工具，我还有些用处。但作为一个人，我是废物了……”牙齿的剧痛使渥伦斯奇说不下去了。他沉默着转过身，呆呆地望着开过来的一辆煤火车。这车和铁轨突然使他想起了她，安娜。那一天，当他跑到火车站的时候，在一张桌子上，看见她血迹斑斑的尸体，浓密的黑头发朝后散开，嘴角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还在睁着的双眼带着可怕的光芒，好象还在说那句吓人的话——“你会后悔的！”

他们初次相遇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他们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现在永远消失了。他只觉得她获得了胜利，使他成了抱恨终身的人。这么想着，他不觉得呜咽起来，牙也不感到疼了。

等到控制住自己以后，渥伦斯奇镇静地转过身对身边的柯兹尼雪夫说：“土耳其人打了败仗，明天可能有一场决战。”

车铃响了。他们分开手，回到各自的车厢里。

李斯提奇，是当时塞尔维亚外交部长，亲俄。

四十三

柯兹尼雪夫到波克罗失斯科意那一天，也正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近来，生死问题使他困惑不解，甚至恐惧。人活着为了什么，他越来越不清楚了。从在莫斯科无所事事地生活一段时间起，这个疑团就经常地、固执地占据着他的心头。

“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生命问题做的解释，那么我接受什么解释呢？”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是无法活下去的。”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开始了他的工作，每天从早忙到晚，农务，家务，处理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差不多占据了全部时间，也没工夫再想那些问题。但是，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境界远不如以前了，不再以为这是要对人类、对俄国、对农村做有益的事情，而是因为必须做而已。祖先留下的田产总得继续下去吧，对哥哥姐姐和杜丽那样的亲戚总得照顾吧；每天不陪着吉提一些时间也是不行的吧……加上打猎和养蜂的嗜好，每天忙个不停，他细想起来，觉得没一点意思，可又只能这么做。

农忙的季节又到了。农民们表现出不一般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收割、割草、翻耕、打谷子、种冬小麦，一天睡不上两三个钟头，吃的只有啤酒、洋葱和黑面包。全俄国的农民都这样。列文也照旧被感染了。

这一天一大早，他就骑上马出去，先到了播种黑麦的地方，又到运燕麦的地方。看过之后，回来和妻子她们一起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了打谷场，想看看一架新的打谷机。

他站在刚盖好的谷仓的荫凉地里，注视着正在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忙碌的人们，还不时看着表，计算着一个小时可以打多少，好确定一天的劳动定额。

农民们卖劲地干着，一个瘦削的农妇，手拿耙子把谷子拢起来，她光着晒黑的脚在坚硬又不平的谷场上吃力地走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细心地抖落着谷穗。还有列文认识的费多尔，正把谷子一把把地放进打谷机里，还一边解着谷捆，一边向别人吩咐着，不时吆喝几句。他那卷曲的胡须上落满了糠皮，衬衫上破了一大块……

列文看着这些，心里却产生了奇怪的想头：“他们这么卖力为了什么呢？我又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干活呢？或许今天、明天，或许十年以后，人们就把他们埋葬了，噢，我也会被埋葬了，什么都留不下来。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一直干到吃午饭的时候，农民们才去休息。列文和费多尔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聊起来。费多尔来自一个较远的村子。那个地方，列文是按合作方式，把土地租给了旅店老板吉里洛夫。列文还知道，那个村子里住着一个生活不错又很有威信的老农民，叫普拉东。

“你说，”他问费多尔，“明年，普拉东会不会租那块地？”

费多尔马上摇摇头说：“他租不起，地租太高了。”一边从衣服上往下摘谷穗。

“可吉里洛夫怎么就行呢？”

“他吗？”费多尔轻蔑地一笑，“他怎么能缴不起地租啊！那个家伙会榨取别人哩，对谁都那么干，连基督徒都不可怜呀！可弗克尼奇大叔（他这么尊敬地称呼普拉东）呢，他会剥削别人吗？有人欠了他的债，他就把人家放走了，自己反倒困难了。这个，全看是什么人了！”

“他怎么把人放走了？”

“人和人不一样啊！有一种人只是为了自己的食欲活着，象那个古里洛夫，只想填他的肚子。但是弗克尼奇大叔是个老实人，他是为灵魂活着，他记着上帝。”

列文听了这话，猛然一惊，激动地几乎喊起来：“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

“您知道这是怎么的呀，”费多尔笑着回答，“按上帝的旨意呀！拿您来说吧，您也是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啦！”列文觉得透不过气来，忙转身拿起手杖，快步离开了打谷场。

一个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涌上心头。列文大步地向前走，体验着从没体验过的心情，费多尔的话仍旧响在耳边。“活着不是为了个人的欲望，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理解的、迷恋的、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认识的上帝活着。费多尔的话荒谬吗？愚蠢吗？”

“那个旅店老板只是为了食欲活着，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人都不能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费多尔却说这是错误的，说应该象普拉东那样，为上帝、为真理活着。这倒使我明白了，我和千百万人，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了？我的痛苦结束了吗？”

列文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了炎热，忘了疲倦，感到浑身轻快。“多么令人快乐呀，简直难以相信！”他走进白杨树林，坐在草地上，又支起胳膊，躺了下去。“是的。我从虚伪中解脱了出来，认识了我的主！”他醒悟了：自己是靠宗教信仰长大的，现在也只能靠宗教信仰，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种信仰，不知道应该为上帝活着，我会成为什么人呢？我一定会去抢劫、去说谎、去杀人。生命本身告诉我：我本来就是用信奉上帝的观念教养大的，心中早就充满了基督教给我的精神，我才做了那些善事，才去爱别人，爱邻居，爱农民……可是，我这么多年却象小孩子一样，不了解这些，还想破坏它，这不就是破坏我用来维持生命的东西吗？现在，到了生命的紧要关头，我才象饿极了的孩子扑向母亲一样，扑向了它！我还不如一个孩子，不觉得以前那些不信仰上帝的想法是胡闹，是对我不利的！”

他仰卧在草地上，凝视着高高的天空这么想着，幸福得不敢相信。“我的上帝，我多么感谢你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四十四

列文从草地上站起来，往回家的路上走。迎面过来一辆马车，走到他跟前站住，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家的马车。

“夫人让我来接您。”车夫伊凡说，“令兄和另一位先生来了。”

列文坐上马车，思想好久恢复不过来。“哦，今后，我和哥哥不会再那么疏远了，不会争论了，和吉提也不会口角了……”

马车转过弯，他看见一群人正向他走来。那里面，有岳父老公爵，有杜丽和她的孩子们，有刚来的柯兹尼雪夫，还有一个，“噢，是卡塔瓦梭夫！”这个卡塔瓦梭夫爱谈哲学，在莫斯科时，列文和池辩论过好几次。“不！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和他辩论了！”

列文下了车，和大家见了面，又问吉提在哪儿。杜丽告诉他，家里太热，吉提抱着儿子到树林里睡觉去了。列文一听，立刻又不高兴了，因为他一向不让把孩子往树林里抱。杜丽看出他不愿意，就又打岔说：“她是想去养蜂场，我们也是要到那里去呢！”

于是，大家一起朝养蜂场走去。尽管列文一再提醒自己。不和别人争论，可当他哥哥和卡塔瓦梭夫说起塞尔维亚战争的时候，谈到渥伦斯奇和志愿兵的时候，他和他们发生了分歧，又管不住自己了，说：“个别人不得到政府的赞同是不能参战的。”

“依你的理论呢？”卡塔瓦梭失笑着问。

“我的看法，”列文说，“战争是残酷的可怕的，任何个人，更不用说基督徒了，都担负不了战争的责任，只有国家能。公民在这样大的问题上，应该放弃个人的意志。”“他哥哥和卡塔瓦梭夫立刻抢着反驳起他来。

“问题就在这！”卡塔瓦梭夫先说，“当政府不能执行公民意志的时候，公民就会自己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于是就发生了志愿兵宣战的事。”

柯兹尼雪夫说的却是另一个道理：“根本不存在宣战的问题。这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的感情所至。和我们同种又同教的弟兄遭到屠杀，我们能不管吗？就是不同教，而是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不知道。我只听从我本能的冲动。对于斯拉夫人这事，我没有那种冲动。”

柯兹尼雪夫听着皱起眉头，不满地说：“你没有，可别人有。现在成千成百的人都牺牲一切为正义服务，或捐钱，或亲自去参战……”

“照我看，”列文开始激动了，“这么大的国家里，总会有些人，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愿意去。加入普加乔夫一伙，或者到西伯利亚去……”

柯兹尼雪夫听得不顺耳，便正言厉色地说：“我告诉你，他们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毫不相让，“八千万人，其余的那些呢，小职员、教师、农民，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柯兹尼雪夫不愧是辩论的老手，立刻抓住了把柄：“如果你想用数学来测量国民精神，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国家还没有投票表决的方式。但是可以看看嘛：知识界在以前，各种团体互相对立，现在都为这件事合成一片了。”

社会各方面都感到有一种力量，使他们朝着一个方向！”

“这倒是真的。”老公爵插嘴说，他是向着列文的。“现在报刊上都讲这件事，就象下雨前的青蛙。因为它们叫成一片，别的都听不见了。”

“什么青蛙不青蛙的，我是说知识界的一致意见。”柯兹尼雪夫只和他弟弟说话。

但是老公爵继续嘲笑说：“只要一打仗，报刊的收入就加倍。他们怎么能不关心斯拉夫人呢？”

柯兹尼雪夫大为愤怒，激昂地说：“有的报刊我也不大喜欢，不过这话说得也太不公平了！脑力劳动的人是以表达舆论来尽责的。舆论一致，说明新闻界尽了职责，是可喜的现象。这使我们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准备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为了受压迫的兄弟，准备流血，准备牺牲。这是伟大的举动，是力量的象征！”

列文听着这豪言壮语，心里不免畏怯了，不知不觉地把话题和内心世界联系起来说：“不单是自己流血牺牲，还要杀死土耳其人。人民流血牺牲，是为了灵魂，不是为了杀人。”

“什么？为了灵魂？”卡塔瓦梭夫惊讶地说，“这是科学家们难以理解的。灵魂？灵魂是什么？”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可以起誓。”卡塔瓦梭夫大笑起来。

可这笑声又被柯兹尼雪夫压倒一切的气势盖住了，他说：“正是基督说过：‘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

列文立刻涨红了脸。这句诺是他平时最感到费解的话，而今天，他哥哥却随口说出来，而且显然认为是很容易理解的。

“啊，老弟，你败了，你完全败了！”卡塔瓦梭夫兴高采烈地喊。

“不，我不和他们争论。”列文想，为自己又忍不住争论起来而生气。

“他们穿着打不穿的盔甲，我却是光着身子。”但是，他心里仍不同意他哥哥的说法。他本来想问：如果舆论是正确的评判人，那为什么有些人进行革命就不象支援斯拉夫人那样合法呢？但是他没说，而是默不作声了。

天阴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大家急步往回走。但是雨来得更快，当他们刚迈上屋子台阶的时候，大雨点就砸下来。孩子们快活地又蹦又笑，等着看即将降临的大雨。

“吉提呢！”列文猛然想起来。

“一定还在树林里呢！”

列文夺过一块披肩，就朝树林冲去。这时候，倾盆大雨从远到近倾泻下来，一道亮光闪过，整个大地象是燃烧起来。他看见树林中那棵高大的橡树正往下倒去，心中一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千万别砸着他们！”他跑进树林，拼命呼喊，找来找去，却不见吉提母子的踪影。

幸好，大雨不一会儿工夫就停了。他这才看见了，吉提和保姆正弯着腰俯在摇篮车上保护着小孩。

“活着吗？平安无事吗？感谢上帝！”列文跑过去，喊着，又生气地看着吉提，冲她直叫：“你怎么啦，这么轻率！”

“这不能怪我。”吉提红着脸说，“我们刚要走，他就尿了……”

列文看了看米加——他的儿子，已经安稳地睡着了，他马上为自己的粗暴而后悔了。“哦，谢谢上帝，我简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背着保姆，他

悄悄地拉住了吉提的手。

吃过晚饭，大家又坐在一起说起笑话。列文和谁也没再争论，他又回到自己的思路上去了：“如果有上帝，那么，他存在的证据，神力存在的证据，是什么呢？”

吉提派人叫他到育儿室去，他赶快就去了。吉提正在给米加洗澡，见丈夫来了，高兴地说：“你看，他会认人了！”

列文走近一看，果然不错，米加已经认出他的亲人了，他禁不住欢喜起来。吉提说：“我看得出来，你开始爱他了。今天过得真愉快呀！”

走出青儿室，列文独自走到露台上，凝视着天空，心中仍在苦苦思索着。他看见南边的天空已经晴朗无云了，而北边却是电光闪闪，雷声不断。每逢一道闪电打来，天上的星星和银河就消失了；电光过去，它们又出现了。

“啊，神力的表现，就是借着启示向人们显露善的法则，它就存在我心中。我承认这些，就是参加教会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参加。上帝存在的证据，这远不是我个人的理智所能认识的。就象这天空，难道我不知道移动的不是星星吗？但是我望着天空上的变化，感觉不到是地球在转动。因此，我说星星在动是对的。对神力的存在，我也只能从基督教显示给我们的为根据。至于世界上其他宗教，犹太教、回教、儒教、佛教，他们的信仰和神力的关系，我就不能解答了。”

吉提走了过来。列文想：“我要不要告诉她我想什么呢？”

吉提没有细问他在想什么却说了别的：“你快到客房去看看，给你哥哥他们安排得怎么样，是不是放上新洗脸架了！”

“好，我这就去。”列文点点头，看着吉提走了。

“噢，我还是不告诉她好。这是我个人的秘密，一个十分重要的，不是语言能表达的秘密。信仰也罢，不信仰也罢，这种情感在痛苦中产生，在我心中扎了根。

“今后，我可能还会发脾气，照样和别人争论，发表不合时宜的意见。我的理智仍然不能理解我为什么祈祷，但是我还是要祈祷。我的生活不会象以前那样了，它有了一种善的意义。我应该把这个意义引进我的生活。我的上帝呀！”

